

蘇聯總文庫

15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蘇 聯 文 藝

15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上海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ЭПОХА 1945

ШАНХАЙ

# 小說

葉密良諾娃  
(Нина Емельянова)

## 外科醫生

(Х И Р У Р Г)

### I

外科主任的固定助手，一位年輕的醫生，被看護們喚做『我親愛的』，晚上到醫院裏來看看昨天由外科醫生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Пет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施行手術的那個受傷的陸軍少校。當他走進走廊把軍帽脫下來交給司閤時，他突然發覺他這樣結果很像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平常的一種漫不經意的風度。他以為這是可笑的，他的臉就紅了一下。他從口袋裏抽出一條雪白的，弄皺了的，但是非常清潔的大手帕來，毫無需要地去擦他那發紅的鼻子的旁邊。

他知道自己的這個不合宜的特點：他會激怒得使他的臉從頸根紅到淺亞麻的濃密的頭髮。這是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在施行複雜手術時把助手責備得出汗，他責備說他握的『不是雅緻的小刀，而是手術刀，所以，我的親愛的，您決然地握住它：您不是在給姑娘剝橘子皮。』不過多數的時候這不是由於騷動和不靈敏，不是由於人們普通爲了它要臉紅

的事情，而是由於出其不意的突如其來的思潮，就像現在一樣。

「喂，怎麼樣？」他問看門老頭說，「不再有人搬進來吧？」

「怎麼！今天到了八個人。」

老者把助手的軍裝大衣掛在發亮的櫟木衣架上，再走到小櫃前去拿診病衣。

「這還是我在的時候搬來的，所以是沒有再有人來。」

助手從司閘手中接了自己的長袍，穿上了，順着樓梯走上樓去，他下意識地模倣着外科主任的步調，自己一點也沒有覺得。如果他繼續注視自己，他還會發見許許多多小事的模倣，而會為這種情形責難自己。這位著名外科醫生的私人的魔力是那麼厲害，以致幾乎所有開始和他工作的青年醫生都經過這個外表模倣的階段。有些人外形的受約束，都留了和主任醫師絲毫不爽的小髭，完全意識地使自己施行手術時的舉動和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一樣。他們努力在洗完手後，也是那樣筆直地，隨隨便便地抬着頭，走近手術檯來檢視躺在檯上的病人。然後，像外科醫生總是這樣做的——右手食指的活動無言地指示應當怎樣在施行手術部位的周圍鋪上消毒紗布。

別人在自己身上發見了外形的模倣之後——先在同志身上發見然後方始在自己身上發見，——便嚴厲地驅除它。後來他們更清楚地發見了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所具有的實在的，驚人的豐富的學識、經驗、智慧、觀察力和透視人的能力，——這在人的生理和精神機構上似乎是同樣的——他把這一切給予自己心愛的學生，而自己並不因此貧困。

「我的親愛的」——外科醫生一向這樣稱呼助手——恰好這個時期正遇着他在嚴峻地驅除對他可侮辱的外表模倣。他和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工作了一年多，在戰爭的開始他的確是預備到前綫去的。但是現在突然地，他好似被啓蒙了似地懂得，他從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處汲取的他內在的豐富還少，他便決定再學習，跟他學習並且探尋那使他成為大外科醫生的主因。

「我的親愛的」走進重傷的病室，搬了一張椅子靠仰臥着的陸軍少校的床邊坐下，他又做得那麼酷似外科醫生，以至連這病室的看護娜泰·伊凡諾夫斯卡亞(Ната Ивановская)都注意到了，而做了一個鬼臉。

那少校剛剛睡着，他的臉是年輕而端整的，因為流血過多顯得非常蒼白。但是脈搏很好，裹在薄棉花裏的施行手術的腳上的足趾很溫暖。他睡得很安靜，呼吸均勻，美麗的白手伸出被外。

他又在鄰室內看了兩個重傷的紅軍戰鬥員——一個是腹部施了繁複的手術，一個還要再度試嘗施行牢固下顎的整形術——便走到走廊裏去。

「您怎麼不回家的？」他問和他一同走出來的看護。

「要走的，」她回答道，「怎麼樣？」

「您這樣要容易生病的。整天整夜地不離開醫院……」

「我的女助手很好。她馬上就要來了，我要到花園散散步再睡覺。」

「瞧，我又捉着你的錯了。那意思說，你還是不預備回家去嗎？」

看護笑了笑沒有回答。

「或者，我們一塊走好嗎？莫斯科城內沉寂而平靜。我來的時候，天空晴朗而肅穆，在城上面昇起了氣球。」

「氣球從花園裏就可以看見……你也知道，除了我外誰都不會時時給他點水喝。」

這個「他」便是下顎受傷的紅軍戰鬥員。

兩人都沉默着。

「那少校很漂亮，和大理石的阿普羅一般，」助手說，「但是我們給他輸血並不會破壞他的美麗。」

「您努力學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說話，還沒有厭倦嗎？」看護不滿地說，助手臉紅了一下，但出乎看護意外的快樂地回答道：

「真的，下次不再這樣了。我答應您。」

他們一同走過醫院裏沉靜下來的大病室。裏面躺着一些復原的紅軍戰鬥員，幾盞小電燈在黯淡的燈罩下燃着，從他們發出的光祇在地板映着光圈。床在暗影中，人們在床上平靜地呼吸着。在醫生走過的左面一張床上的紅軍戰鬥員反了身說夢話道：「你教我，愛費契娜，愛菲瑪，安得列依加，小魚是怎樣捉的？」

「漁夫！」助手愛憐而了解地低語說。

他習慣地暗自注意到紅軍戰鬥員呼吸得深切而均勻，那意思是會醒

受過傷的肺部一切都很好，後來他和看護告別了下樓去。

他已經下到最低一級樓梯，在穿堂中的看門老頭子戴着圓眼鏡，肘撐着衣架欄杆在讀『真理報』。他看見助手，便放下報紙把眼鏡移在鼻梁上。在窗外起了一陣尖銳刺耳，集中了力量由輕而響的使令人厭煩的響聲。看門的把報紙放在衣架上說：

『放警報了，西蒙·伊凡諾維契(Семен Иванович)……』

等西蒙·伊凡諾維契跑上樓時，樓上病房裏已經起了行動。看護和看護兵準備把病人搬進醫院裏的廣大的防空室裏去。雖然每一個人都確實地知道在警報時間自己的責務，但每次的一切情形都不和上次一樣。祇有團結的努力和人們對於個人的生命並不重視，而對於受傷的，信託他們的人的生命的關切是一致的。

這一次在放了警報之後醫院花園外面的高射砲立刻就開始了射擊。在醫院對面街上的，一所房子着了火，當這一區被火照亮着，在街上就投下了三個燃燒彈。燃燒彈那樣地響鳴着，好像它們在空氣中旋轉了又爆炸似的，兩隻落在醫院的大花園裏，一隻落在街角的商店附近。

值班醫生鐵霍諾娃(Тихонова)非常興奮。她的直到此刻以前是平靜的聲音變成不安的，動作也非常急促。雙頰呈着紅暈，她命令趕快把仍舊留在病室內的病人搬到防空室去。

但是西蒙·伊凡諾維契已經在指揮搬移躺着的病人。他和看護，看護兵們一同把病人搬在昇床上，幫助他們搬着昇床從樓梯上下去，重又兩級當一步地跑回來，他時時在感着不平常的興奮，體力、靈敏和判斷力的集中。

西蒙·伊凡諾維契遇着看護和看護兵的發紅的臉，而在它們上面注意到他自己內心也感到的那種堅忍的忘我的表情。所以當醫院區域的高射砲射擊沉寂後，西蒙·伊凡諾維契在走過各個空空的病室時想，這就是從宣戰以來他時時感覺自身所缺乏的：熱情的興奮的和純筋肉的工作，這是人類永遠以為是幫助別人的最有效的形式。

經過這忙碌奔走之夜以後，他們決定在早晨七時之前不去驚動病人。警報是晚間十一時發的，夜間二時解除，病人一直到早晨三點鐘纔回病房。這一天晚了一小時開始。然而醫院毫無損傷地度過夜襲的這消息

使大家增加了精力，這天早晨所有的看護，打掃的人都特別輕鬆而敏捷地工作着。

醫院設在一所壯麗的，但並不十分適用的建築物內。在戰爭之前這裏是外科醫院，一間大的接應室在第一個房間裏，裏面的大窗幾乎達到屋頂。現在那裏面住着恢復健康的人。傷兵們被移到這間病室來時非常高興，他們稱它爲「出口」。

綠色窗簾捲起時，病人就看見淡藍的，明朗的天空和白楊樹的已經發黃的枝頭，在出口的病室裏開始談起夜來的高射砲射得非常厲害，和醫院附近起的火災，很快就被撲滅了。

「已經應用過了，」一個受傷的紅軍戰鬥員說。他的一個右臂穿着敞開的襯衫。在左面捲起的袖子下面突出包裹得很厚的手，這手在肘處曲折着夾在夾板裏，吊在胸口，他坐在床上，用一隻好手去撫摸受傷的手上的手指。「經過了三個月的實習，爲什麼不應用呢？」

「別說吧，」隔壁一排上的紅軍戰鬥員米特洛欣（Митрошин）回答說。他躺在床，繃帶滑落在胸口，他焦急地注視着看護，她早已走過他的一行，但仍舊慢吞吞地拿着體溫表，搖着，重新把體溫表分給他們。「不要讓它發生火災。須要懂得：如果他擲下燒夷彈，那他是想照明這一區，投起炸彈來更便當些。就是說，不讓它燃燒，撲滅它，」他們在辯論着。米特洛欣帶着弄亂的繃帶很不舒服，因而惱怒着看護，因爲她不趕快到他面前來，他咒罵消防隊，因爲他們不能保護醫院對面的木頭房子。事實上消防隊的成績很好，他們沒有來得及撲滅所有的燒夷彈，祇因爲炸彈同時落在幾處地方。從病室的窗口可以看得見燒燼的房子和轉角的商店，它昨天還是快樂而漂亮的。它的牆壁好似生了天花，門窗都朝裏開着，寫着「雜貨舖」的招牌也被搬到醫院大門口。

「我的興趣是要到屋頂上去，可是看護不讓我去，」躺在米特洛欣對面的，耳朵和額部包着繃帶的紅軍戰鬥員響應着說。

「在屋頂上爬，頭要暈的，」第一個受傷的嚴厲地回答道。他的姓是柴道洛希諾依（Задоржний），「瑪依奧洛夫（Майоров），你總要走到委員來罵你一頓纔算。在我看來，這是毫無道理，屋頂上有你的什麼事呢？在你被醫治的期間，你的擔心會恢復的，不然你在樓梯上

會跌下去……」

「看護，」——瑪依奧洛夫迅速而隨便地坐在床上，他撇了啞聲的發條後把腳放下來，「讓我給你拿住繃帶。」

看護整理着米特洛欣的繃帶，一面把上面的繃帶解開，手指以熟練的動作把它捲好。她祇用美麗的黑眼睛向瑪依奧洛夫瞥視了一下，微微地笑了一笑。瑪依奧洛夫趕快把腳伸進氈鞋，拿了繃帶把他弄平整。看護慢理斯條地拉好了繃帶，用手掌把它捲起來，一面問瑪依奧洛夫爲什麼不安安靜靜地躺着。

「我休息得太久了，看護。把我留在這這是完全徒然的，老是用一隻體溫表來治病。」

瑪依奧洛夫明明知道測量體溫不是治病，但是在傷兵中間他們非常高興這樣講法，照他們的意見，以爲一個人已經恢復了便不再需要診治了。

看護包好了米特洛欣的寬大結實的胸部，便走到別一排去。西蒙·伊凡諾維契向病室裏張望了一下。

「佛洛勞夫（Фролов）不在這裏嗎？」他問。

「西蒙·伊凡內契是多麼能幹，」米特洛欣說，「昨夜他也忙得够了……」

「他是我的醫生，」柴道洛希諾依贊同地補充道。

瑪依奧洛夫站了一會，他的新的，爲他過短的亞麻布袍脹滿得像一口鐘——他把腰帶縛在床背上不去用它——他迅速地跳到通樓梯的門口。一個身長玉立的看護從重傷病房出來趕上他，走到樓梯口把門闔上禁止他出入而她便消失在門後，周圍都笑起來。

「瑪依奧洛夫！」躺在一排的邊上的一個紅軍戰鬥員喊他。他的一只脚膏在石膏裏，腳上還吊着一個很重的東西，「把我燈櫃裏的煙草給我一點。」瑪依奧洛夫很快地轉到兩排牀中間的狹走道中，從燈櫃的盒子裏拿了一把淡煙葉，用新聞報紙捲成煙捲遞給同志，給他劃上火。那一個就抽了起來。

「你怎麼的？你自己抽呀。」同志說。

「不，我去打聽無線電的消息。」



瑪依奧洛夫走到樓梯口，可是立刻就回來了。他的生着短鼻子，淡眉毛的圓圓的快樂的臉看起來像惡作劇似的，並且表現他幾乎跌了一交，但是後來撐住了。

『主任醫生，』他低聲說了，慌忙鑽到自己的床上。

但這並不是主任醫生。門上的兩扇小扉都朝樓梯開着，有搭鏈栓着。兩個薄薄的，高高的像腳踏車的輪子出現了，看護兵佛洛勞夫輕快地毫不費力地推着坐在安樂椅裏面的剛搬來的傷兵穿過病房。主任醫師屢次叮囑可以從走廊通到重傷病房去，可是固執的佛洛勞夫憑着舊的記憶和通過寬敞地開着的門時的行動便利起見，總是常常推着病人通過這裏。

受傷的人已經洗乾淨了，換上了藍色的長袍。他的頭部包得祇有鼻子、面頰和左眼可以看得見。佛洛勞夫小心翼翼地推着他，病人們從牀上欠身起來，回過頭來目送他到前面的門口。

看護從重傷病房裏回答樓梯上的一個人道：『是的，是的，當然』，後來便關上了門，跟在佛洛勞夫後面。瑪依奧洛夫還沒有走到自己的牀面前，他趕緊轉入兩排床中的過道中，向米特洛欣霎霎眼，那意思說：『我們馬上就要知道了。』他也跟在看護兵後面走。

不知立刻從何處探聽出來，說新來的受傷的人是駐紮在莫霞依斯克（Можайск）城外部隊的飛行員，他昨夜擊落了兩架法西斯轟炸機。談話的題材立刻就轉變了。

『還年青着呢，』米特洛欣說，他底發啞的，好像朝蠟裏說話的聲音使大家都覺得他是上了年紀了。而他自己雖然還不出三十歲，也認為自己是老了。

『飛行員應該是最強有力的人，』柴道洛希諾依回答說。『他的事情一切都要計算得非常精確，做得不到家——會喪失生命，做得太過火——也會喪失生命，必須做得恰如其份，每一件事上都是如此：在飛行中如此，在降陸時也如此，在戰鬥中尤其如此，就好比我們工廠裏的機器一樣：叮叮一響就把鋼截斷成鐵栓——做得好得不能再好——這都是一樣的，但是在機器裏面心臟不會生病的，而在人裏面或許有恐怖和憂悶……所有必需使神經能夠適應。』

「恐怖——這是胡說，」隔開一只床上的年青的，非常矮小的工兵伏勞加（Володя）響應道。「共青團團員還要害怕這是恥辱。」

柴道洛希諾依想有所回答，但是祇瞥視了一下便不開口了，伏勞加是衆人熟知的狡滑而機靈的小伙子，喜歡開玩笑，和看護兵拉拉扯扯地談不清，總是會躲開量體溫，懇求要兩份甜點心。但這是一回事，因爲人的誇大而去責難他——這又是另一回事，所以柴道洛希諾依便不開口了。

「不，每一個人都要有恐怖的……」米特洛欣固執地開始說，他突然朝伏勞加看着笑了出來。「你可能沒有恐怖，你是個小矮子，可以躲藏起來。而我一到前綫，比所有的同志都高一個頭，好像一座塔似的……政治委員很年青，他的臉快樂而清潔，他遇着我們便和我們談話，但是周圍都是子彈：噓溜噓溜的。可是他並不怕，祇是微笑。當然他也注意到，我們中有誰頭縮在肩上，有誰眼睛在轉動……他笑道：「你聽見的那粒子彈，已經飛過去了……」我想，「嗯，算了吧，那一粒飛過去了，但是這裏聽不見的要多少沒有呢？」要把頭躲起來多麼好，但是很可恥，政治委員說：「看一看，你們都安排就緒了嗎？」我的脚抽了一抽，我的樣子好像我的繃脚帶纏得不好，我就坐在地上，脫下靴子……我在換鞋子，換了十分鐘。我要站立起來——可是無論如何不能把臀部從地上拔出來——在地上更安全些，我甚至注意到這裏是砂質粘土地。土質比我們的土地壞：我們有肥沃的黑土，你去耕它，它就會散開來。我舉目一看，同夥中一半以上都在換鞋子！政治委員狡滑地向我看了一眼。我們這樣便立刻就互相了解了：他和我換，我和他換，我這樣懂得或許他自己也在害怕，事情原來是這樣的。——這樣我就伸得筆直地站起來，不久碰着去攻擊，我想無論如何不要爬出壕溝。但是民衆都走了，我就跟着他們……一點也沒有什麼，後來我也就習慣了。」

柴道洛希諾依不再撫摸他縛在胸前的左手的手指，他站起來，打開燈櫃抽屜，從那裏拿了烟捲，劃上火。

「但是我就不能習慣，」他說，他的像一條直的黑線似的眉毛好像曲折了。「我的神經不安定：砲彈飛翔的時候，胸口就好像在振動。你想：一下子打死了——終生就習慣了！我不能習慣，可是我不會撒謊，

我並不落在同志後面，有一次我想，他們既然支持着，走着，我也能走。去襲擊——這並不是我一生的專門職業。在那裏我們從德國人手裏打下一個鄉村……夥計，你們也從德國人手裏攻下許多居民點嗎，攻下的嗎？那意思是頓點！』

『是的，喏……』米特洛欣開始說，但是柴道洛希諾依的頓點還沒有放好。

『我一看，我的心都燃燒了：我聽不見自己，——但後來每一次鬥爭中都是如此，是怎樣受傷的，我也沒有聽見。激烈的時候就不注意了。』他講在攻擊的時候怎樣跳進德軍壕溝，喊道：『爲了祖國，爲了史大林，』但是自己並沒有聽見喊的什麼，還是後來同志講給他聽的……

『有一次我跳進壕溝，』米特洛欣微笑着，『這事是發生在一個小鎮上。射擊很是劇烈。我聽見腳底下有什麼東西在動，類似蝦蟆或是青蛙的東西，祇是比較大些，這是我壓住的兩個德國人。他們想爬出來，我喊道：『手舉起來！』他們不敢舉手，恐怕被子彈打穿。我想了一想，把他們縛起，就這樣把他們倆個帶出來了……』

瑪依奧洛夫出現了，他坐在床上搖頭。

『嗯，他頭痛得要裂開了。我們和佛洛勞夫把他搬在昇床上。他以手示意，叫我們輕些……我把一切東西都給他放在燈櫃裏：帶鉛筆的備忘錄，捲煙……他的唾涎流得厲害。看護娜泰給他放了一條食巾……』

『他是從什麼地方搬來的？』米特洛欣問。

『從莫霞依斯克郊外的一個地方搬來的，當德國人進莫斯科時，他們是最初上去迎擊而使德國人折回的……』

一個年青的看護在門口出現了，她的臉上和眼中都帶着孩子似的天真的表情，她微笑着說：

『准許到餐室去的健康的病人，早餐開上了。』

五分鐘以後病房裏的十五個人中祇剩下幾個不能行動的。瑪依奧洛夫給他做煙捲的那個人也留下了。

## II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穿上診病衣，把襯衫袖口伸出外面的一塊向裏面塞了一塞，然後順着寬敞的樓梯走上來，工役已用銅桿子把鋪在樓梯上的深紅色地氈釘牢。他傾聽他的堅實的身體怎樣靈便地活動着，在九月的新鮮空氣中散步之後呼吸怎樣使胸部膨脹，——他早晨必定要步行一公里半至二公里——和他身體全部是怎樣的強健而且等待着工作。當夜間西蒙·伊凡諾維契從醫院裏打電話給他報告一切經過良好時，他吩咐第二天的工作晚些開始，但他仍舊照平時一樣準九時來，他想像他的出現會發現一些未完畢的工作，並且使醫生和看護手忙腳亂。但是樓梯上完成的，好似最後一揮，令他很高興。

樓梯是非常出色：它是寬闊的，大理石的。在它上面有那樣多量的明亮的空氣柱，使你以為是走進了音樂廳，而不是在樓梯上。在它中段的平台上，整個牆壁上嵌了一面巨大的鏡子。在欄杆處彎着身體，從上面的平台上就可以在鏡中看見穿堂裏做些什麼。看護們常從這裏觀看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怎樣走進來，脫下氈帽、大衣、穿着上護士長遞給他的診病衣。她總是為主任醫師另外放出一件熨得很平的診病衣，上面的一切甚至連每一粒粒子都是完整的，口袋的角也沒有破。需要修補的衣服，她都給年青醫生和看護們穿。

當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輕快地走上來時，看護從病房的出口俯身向下看。她走過時聽見穿堂處在敲門，從腳步聲，和司閹以及看護長的寒暄聲上她聽出這是主任醫師來了。她想看看，他今天的情緒如何，但是她止住了，努力做得不惹人注目。

看護看見晨光的蔚藍射入的玻璃裏現出一個用堅強明朗的綫條勾劃出來的頭來。巨大的額角再下去成爲一個深深地禿陷下去的，形式很美的頭蓋，美麗而穩定地裝在堅實的頭頸上。濃黑的眉毛、深色的明快的雙目、面部的堅實新鮮的皮膚、黑色的小尖鬚子、被診病衣皎潔的白色襯托着，這一切在這臉上聯合成一種完全特異的獨立的表情，近乎是嘲弄的優越的表情。好像這個人已經習慣了一切都比別人做得好，做得正

確，並且習慣了別人都承認他是這樣的。外科醫生的臉總是這樣的，但是它還有一種特別地纖細的表情改變的特點，這特點單在眼睛中也可以看出，有時還在他的大而美麗的口角旁邊可以看出。

這位一生已經施行過幾千次繁複而精密的手術的醫生當然比其他專門人材，像他那樣活到六十多歲的人的閱歷要多得多，他也習慣了在千鈞一髮的時候，十來個人看着他的臉，努力要從他臉上讀出躺在他面前手術檯上病人的命運。因此他的面部表情也和他的有着美麗而有力的手指和剪得很短的指甲的出色的白手一般地服從他。

智慧、鎮靜、確信、自負、剛硬、銳敏——當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放縱」自己的時候，這一切都可以在他臉上看見，但是這並不是常有的。這發生在手術完成之後或是脾氣發作得最厲害的時候，但這是少有的。大概，他所愛的女人可以看見這樣表情的變化。

看護們認為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比醫院裏所有的年青醫生都可愛。病人們信任外科醫生，但在他面前又怕難為情。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以有力的脚步走過鏡子面前時並不朝自己瞥視，一位看護從欄杆裏趕快跳過來，紅着臉，匆忙地打開病室的門。由她激動的樣子上，連病人和看護們，都懂得是外科主任來了。

「啊呀，多麼快，飛進來好像一隻鳥似的，小眼睛是黑的，頰是紅的，」瑪依奧洛夫說。

「你吹牛也吹得夠了，」米特洛欣回答說。他側臥在床上，他的魁梧的身體隨便地躺着。他是在作早餐後的休息。「是的，真的，沒有理性的人。」

像素來在「主任」出現的時候那樣，看護和完畢了早晨巡視病人工作的病房內的年青醫生們心裏重新想一遍，該做的事都做了沒有，他們在什麼地方須要利用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的偉大的經驗。他的來臨沒有令誰感到是突如其來的；假如新的現象——炸襲莫斯科——使生活複雜化，那末這共同的，一致的工作比以前更厲害地出來反對這複雜的局勢。西蒙·伊凡諾維契，外科主任的固定的助手，已經去迎接他。

招呼以後，他們緩緩地在寬走廊中走着。和平時一樣，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並不打擾助手所說的關於天氣的話，這從窗裏可以看得清漚

楚楚；和莫斯科的夜襲，關於這事人們已經知道了。外科主任開口從不就問病人，在工作之前總要靜默一下。

「不，這次結果的確很好，」助手說。「當屋角上起了轟轟的聲音時，這個女孩杜娘霞（Дуняша）走進病房招呼道：「可以行走的，健康的病人，都跟我到防空室去」，所有的連不情願的人都去了。紅頰的聖女貞德在前面，瑪依奧洛夫，當然在旗幟下……」西蒙·伊凡諾維契不滿地注意到他又說得太噲蘇，態度也不自然，他對於比他地位高的人太隨便而無拘束了，「唉，我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多麼不好，」他想到。

「哈，我的親愛的」外科主任一點不笑地說，「在困難的一剎間找着偉大的事！」後來，顯然他想像着紅頰的小杜娘霞，而想起一段可笑而動人的插曲。他笑了起來。

他們走進值班醫生的房間，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站着和政治委員以及醫生打招呼，他們早晨總是在值班室的。

「我現在收容了一個受傷的飛行員，」西蒙·伊凡諾維契說。「他昨夜保護我們而到我們這裏來了。」於是他便講一點鐘之前兩個同志把飛行員搬來。飛行員是茲華根赤夫（Звягинцев）中尉，二十三歲，用機關槍擊落了一架「亨克爾」。幾乎追到德國人駐紮地的附近而趕上了另外一架，但是已經沒有子彈，便用飛機去撞飛機。德軍高射砲向他開火，他的頭頸靠近耳朵的地方顯然地是被炸彈的大碎片打傷了。但他仍舊駕駛着飛機，降落在離莫霞依斯克不遠的飛機場內。他現在躺在西蒙·伊凡諾維契的病房裏，大概是坐着……」

「原來如此，」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說，「那怎樣辦呢？這位同志把自己的事情處理得非常好。現在要輪着我們了……是嗎？」

沒有人回答他，外科主任開始迅速地詢問這時走進來的病房的醫生們。他提出了一些他必需的問題後，便不再就留在值班室內，而以同樣堅決有力的脚步走到傷兵的病房裏去。助手和幾個醫生陪着他。讓他第一走進紅軍出口室的門。而自己却恭敬地微微朝後一點。

外科主任走進出口病房，在門口停住，將注視投向一排排躺着和坐在牀上的傷兵。慘白的，粉紅的，淺黑的臉帶着閃光的，不安的，或是「寂寞」的眼睛，——有的緩慢地，有的匆忙地轉向門口，注視着進來

的人的每一個舉動。看護趕快來迎外科主任，手中拿着記錄病人溫度和病人的疾病歷史的白表格，那些病人是病房醫師今天要指示給他看的。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在巡視病室時是不說話的，他沉思着，聽看護說的話，看着紅軍戰鬥員的臉和他們白色的綑帶，有時將目光轉移到巨大的窗上，但他並不是在看窗，而是在獨自沉思。他突然出其不意地向醫生或是看護提出一些問句，關於這些問句在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在未發問之前，他們以為是不存在的。

「好，把他的腳打開，把他的X光照片給我！」他命令道，他診察了放在綑帶裏不能動的腳，和突出在棉花外面，好像被水貫過的腳趾，摸摸它們，看着看護從裝着病人歷史的紙夾內迅速抽出的照片，一邊想着一面說：

「把這位同志搬到綑帶間去再來叫我。」他向診治醫師瞥視了一下，後者已經懂得並且猜到，他什麼地方做錯了，什麼地方忽略了，什麼地方沒有看到。

但是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已經輕快地走到第二個傷兵面前，性急地詢問病人的康健。

看護回答了以後，如果那病人能夠回答他，他又問病人，這時由他朝看護看的目光上——贊許的，剛硬的嘲笑——可以完全確準地斷定他怎樣評定她工作的價值。有時這是責備，在這個以後，看護最好努力調出這所醫院，「最好是改行」，像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在巡視病人後非常有禮貌地對她說的，如果看護不認錯，再流着眼淚自己辯白的話，那就更糟糕。

「噯！」外科主任說。「脆弱的神經需要充分的休息，充分的！」他揚起自己的黑眉毛，「我在說些什麼！最充分的休息，」他就大聲笑道：「哈！哈！哈！」

在這間病房內祇要看三個病人，目前一切都很好。外科主任走近瑪依奧洛夫給他拿淡芭菰的那個人床前，他向「主任」訴苦說他的腳發癢得厲害，並且發癢。

「唉，」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說，「你是多麼性急！」外科主任對某幾個傷兵用「你」，他給他們醫治了好久並且和他們熟習了，「你

又要叫脚不發癢……你懂得，你底脚是怎麼一回事嗎？」

「怎麼會不知道呢？脚已經是廢了的，主任醫師同志。我感謝你……」

「我也想，脚已經是廢了……但是現在，我想，就讓它有一點「發癢」吧，嗯？然而，你可用它走一百維爾斯特<sup>⊖</sup>走回家去。」

「主任醫師同志，我走上前綫去！我們的村子還在德國人手裏。我感謝你，我沒有成爲殘廢……」

「唔，唔……」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打斷了傷兵的話頭說。他滿意的，走到看護面前，贊許地看着她底發出光輝的美目說：「病人的情形非常良好……清潔……舒服，」看護臉一紅俯下身去看記錄體溫的表格。

外科主任已經走出病房，又折回來，他看見看護的亭亭玉立，骨格均勻的身材，秀髮如雲，圍着輕紗的三角圍巾，和她後面一排排的人——他們中間幾乎每個人都受過嚴重的傷，但現在他們又重生了而恢復工作了，——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在一剎間承認在別人身上可以用「傷感」這個字，但在自己身上連以爲它是可能的這種思想都不容許有。同時在他身上產生了一種情緒，在這種情緒之下他一切都可以做到。他一生的事業就在這些逐漸恢復健康的紅軍戰鬥員身上。這不單是他的事業，還是這個美麗的看護的事業。他要再表示一次他對她很滿意。

「是，等一下，瑪依奧洛夫在那裏？」他的漂亮的年青的嘴笑着問，當瑪依奧洛夫粗魯地把脚從床上伸出在兩排床中間不闊的過道中時，外科主任說：「瑪依奧洛夫，我每天都聽到關於您的事：您利用看護的好脾氣，到處都有人看見您，祇見不在病房裏。」

「主任醫師同志！您就是爲了這個纜醫我的呀，」瑪依奧洛夫報告道。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便張開了兩手好像說：「對他有什麼辦法呢？」他用微笑來緩和他素來的卓越的表情，用這樣讓人懂得他很滿意，便走了。

「他看起人來像鷹似的，」一個紅軍戰鬥員目送着外科主任說：「

⊖ 俄里名。



他的眼睛像鷹眼。」

「是呀……這樣的人！」另一個回答道。

### III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巡視着佔着這建築物左翼全部的三間紅軍病房，向躺着受傷指揮員們的病室走去。他走到少校床前，他的大腿昨天才施行了手術，由於子彈的穿通，大腿的動脈發生內出血；但是動脈被迅速凝結的血液的血塊壓住，所以外部不會發生出血的現象。在施行手術時，動脈被紮緊了，此刻重要的是在血液循環還未恢復之前足部內要保持熱度。脚用棉花包着，用暖足瓶圍着。少校仰臥着，兩肩高高地倚在撲得很高的枕頭上，用發光和愛撫的目光看着向他走近的主任醫師，他感激他，因為一件可怕的——比德國子彈更可怕的事過去了，而他的脚仍舊得以保全。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走到病人床前，輕輕地搬了一張椅子坐下開始診視，他握着少校的手數脈搏，把掌心放在病人胸口——數他的呼吸，他這樣默默地，問病人的心肺，問他身體的情形，他的眼睛轉到一個亭亭玉立的姑娘身上——一個第三學年的醫學生，娜泰·伊凡斯卡亞她在這病室內代替看護工作。這裏的主治醫師是他的固定助手西蒙·伊凡諾維契，他站在床的另一面，和外科主任對面。

少校目前一切都好。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低聲說：

「仔細注意他的脚，」又問看護道：「新來的同志身體如何？他能說話嗎？體溫多少？」

「他很難過，」看護婦回答道：「他不能躺下來，不能翻身，說話很低而分不清楚，體溫三十七度八，祇能非常困難地嚥一點水。」

「喂，到他面前來。」外科主任便立起身來。

在靠窗右邊的一張床上一個人的背和肩都倚着枕頭坐着，他的頭包着，祇有左半邊面孔露出來，它是年青而鮮新的，生着好看的藍眼睛和淡色的好像有灰蘆着的睫毛。另一隻眼睛在從鼻子上滑下去的厚繃帶下面閃光。

「您好，同志，」外科主任仍舊是那副優越的樣子打招呼道，他努力用愉快活潑的語調來表示他的傷實際上並不嚴重。「你們這話怎樣說法？尾隨在後尾，弄齊了速度撞上去。兩架德國飛機便不存在了，而我却有一個任務把您治好。是這樣嗎？」

飛行員微微地牽動了一下嘴角，表示他是在微笑。

「您叫什麼名字？」

中尉的喉間有嘎聲，好像他噎住了似的。

「謝爾蓋·茲華根赤夫（Сергей Звягинцев）中尉」

「不要多說話了，把手給我。」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朝助手看了一眼，這目光表示茲華根赤夫祇能低聲說話，因為他嘴裏好像含着一個大而笨重的東西。

「我想，此刻就拍X光吧？」西蒙·伊凡諾維契幾問地瞧着外科主任。

「是的，是的，立刻就拍。那裏在一刻鐘以後我再來看。我的親愛的，你去安排一下，這裏的事我和看護來處理。」

「我的親愛的」走了，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看遍了這病室裏的病人。他們大共有四個人：昨天施行手術的少校，腹部受重傷的政治指導員，他有着粉紅色的臉和閃光的眼睛。他想要說話，看護把體溫的表格給外科主任看——寒熱很高；還有一個截去了脚的軍曹和茲華根赤夫。後來外科主任又到鄰室「二號」病房去，（這間病房預算可以住八個人），病人中有神經系周圍受繁複的傷勢和施行接骨手術的都選到這裏來，這事情是要遷延很久的，要等傷口完全清潔了，從戰事開始以來出院的祇有六個人。其中一個便是由西蒙·伊凡諾維契施行手術的。這次的手術由他自己的非常嚴格的觀點看來是做得很滿意。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親熱地稱助手的工作是「有希望的」。

在外科主任走去的第三號病房裏。躺着一些重傷的紅軍戰鬥員。這裏呈露着特別的緊張的靜默，在其中可以聽到睡在門口第一個傷兵的短促而高熱的呼吸。靠窗仰臥着一個年紀不輕的紅軍戰鬥員，他努力克制着，不很響地呻吟着。突然他咬着牙長長地嘆了口氣，外科主任小心而悄悄地走進來，先走到他面前。

這三間毗連的病房祇是用第一號第二號第三號的名稱來區別，——其他的便是「重病房」，這三間房間都歸看護伊凡諾夫斯卡亞管理。

看完了重病室裏的病人，指定了開刀，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又去看過鐵霍諾娃主治的二間重傷的病房，然後到X光室去。那邊檢視的一切都準備好了。佛洛勞夫剛用那輕便的太師椅把茲華根赤夫推來，他靠牆站着，等着什麼時候須要把椅子推近些。

佛洛勞夫已經在醫院裏工作了好幾年。他搬抬病人，給他們沐浴。他承認為自己的責務是『清潔的工作』。他無限制地尊敬主任醫師，使一切人確信主任醫師用催眠術治好了他的飲酒癖，雖然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在佛洛勞夫第一次發了飲酒癖之後，祇不過對他的眼睛直視着對他說：

「老子，你需要把這個傻事戒掉。懂嗎？不然你就要毀了。」

佛洛勞夫陰鬱地說：「懂了」，但其實他祇懂得喝起酒來要小心。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因為佛洛勞夫的熟練、異常小心、同時又確信地對待病人而看重他，他似乎沒有注意到常常有幾天是佛洛勞夫的孫子沙霞（Саша），一個十五歲的小伙子來在醫院裏代替他。

西蒙·伊凡諾維契剛把茲華根赤夫的頭放好了一個地位，X光科的醫生，一個帶着從胸部一直遮到頭頸的橡皮胸圍的少女關好燈。茲華根赤夫看見的那天鵝絨似的不能滲透的黑暗正在包圍着空軍中尉，他等待他馬上可以感覺到或看見什麼，但他什麼也沒有感到沒有看見，他祇聽到電發射輕微的爆聲。

「看見嗎？它在這裏，」在黑暗中主任醫師的奇異的但是非常悅耳的聲音說：「我的親愛的，把他的頭稍微移近遮光板，就這樣……好，現在清楚了，看見嗎？」

「看見，惡魔的有角的碎片，我們要注意。」

看護伊凡諾夫斯卡亞托着中尉的頭，在發光的遮光板上看見一個黑色的，好像平坦的有缺邊的金屬塊，下顎平滑而均稱的線條上的不應有的裂口。後來他們又從另一面看了一看碎片；它在頸椎的黑底上現出是長長的，像一塊邊緣不整齊的錠條。

這位少女醫生拍好照片，開了燈，佛洛勞夫曳着破壞的長靴，把中

尉搬進病房裏去。西蒙·伊凡諾維契睜着眼睛把頭從左轉到右面。舌頭開開發響，他用這個來表示他對於茲華根赤夫事件的將來進程的關切。

「這個碎片怎麼會打穿跑到動脈近邊來的？」他聳聳肩表示詫異，它進行的線程正好應該切斷動脈，但是頸靜脈呢？

動脈仍舊是完整的這件事，雙方都懂得：在這樣大血管的受傷和從它表面來的外部流血的當兒，沒有趕緊的包紮茲華根赤夫是不會活着的。像少校所發生的那樣由於打穿動脈的內出血，而仍舊保持生命的那種情形在茲華根赤夫身上恐怕是不會有的。因為他流血的孔很大，不像少校那樣的被子彈打的小創口。此外，茲華根赤夫駕駛着飛機會更助長他的流血，而不讓它形成救命的血塊。在檢查之前娜泰從中尉頭上除下了厚的，滲透了血的繃帶，又輕輕地用新繃帶把紗布藥棉裹好，遮了傷口，動脈清楚而明晰地跳動着。

在病房裏飛行員和外科主任相互對視着。外科主任用他那黑眼睛的銳敏嚴肅的目光看着他，而飛行員却用獨隻藍眼睛看着，非常直爽，孩子氣的。他的另一眼從繃帶下面斜視着鼻尖。他以為外科主任要走了，他動了一動，用眼睛在燈櫃上搜索着用手在那裏探摸了，便用目光把看護叫到面前來。看護問道：「要拿什麼來嗎？」飛行員作了一個手勢好像要寫字的樣子。看護從燭櫃裏拿了信箋和鉛筆遞給他。

「我的情形怎麼樣？」他寫。

「我的親愛的，須要把碎片拿出來，」外科主任說。

「裏面響得厲害。舌頭也不能動。您想什麼時候可以拿出來？」

「明天也可以，但是爲了手術的成功最好是今天。」

「手術的成功是什麼意思，不成功是什麼意思？」

「成功就是你所說的保持你的「身體部分」：動脈、神經、聽覺、聲音的完整。不成功是部分地失去控制力……」

看護惱怒地瞥視了外科主任一眼：她不喜歡他這樣說。她尤其不喜歡他在手術良好地完成以後，他——有名的外科醫生，年高的人——快活和自負得像個孩子似的，講各種她認爲愚笨的歷史和她認爲是不成功的笑話。可是醫院裏的人都知道他對於人類體內深奧的變更的診斷愈準確和不可思議；要保持或恢復人類的身體部分的工作對他愈是困難；他

在手術之後便愈是高興愈是說得多，好像隨着滔滔的雄辯之流下山來，由一個題目跳到另一個題目。

『我希望，直接的危險不要威脅你的生命。』外科主任已經嚴肅地結束了，『可是我得預告你，手術是在局部麻醉的狀態下施行的，並且是相當的麻煩，碎片很大，要很費一番手脚。你既然這樣會做麻煩的手術，我也會。』

等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走後，茲華根赤夫在紙上寫了給看護婦看：『我喜歡您們的外科主任，而且信任他，最好是今天。』

『是的，生命可以交託給他，』看護回答道。

飛行員覺得有一架黑色的，矇矓的敵機和他怎樣從他底驅逐機裏面出來。茲華根赤夫想不放過敵人，他要追上他，因為生命也信任他。但「亨克爾」帶來了死亡。它自己死了。

擊碎飛機的碎片橫籍着。毀了的發動機，飛機骨架的一部分。推進機的螺旋金屬，燒爐的機關槍，裝燒夷彈的匣子。被它們毀滅的敵人……

事實上茲華根赤夫並來不及看見這個。當「亨克爾」開始落下來時，茲華根赤夫的頭被重擊了一下。他的耳朵裏響起來，器具都向左向上移動，在頭頸深處幾乎是在喉嚨裏面開始發燒，好像要吞些什麼下去。他並不感覺痛，——疼痛是後來才發生的，——但是他覺得他是在向右向下傾側，馬上就要跌下去了。他剛用右手作了一個動作，他的胸口因為有血而感覺溫暖。

現在他以為他是站着看一堆碎片。

看護看見茲華根赤夫在出神，她便躡足走過他身旁到手術室去。

雖然醫院裏全體工作人員整晝夜間的活動是在看護傷兵，然而這一晝夜內是他們興奮的時候，早上也是這樣。

早晨六點鐘開始了看護的瑣碎的和忙碌奔走的工作：收拾房間、給病人量體溫、盥洗、換內衣、分配早餐。這些工作不過是為更重要工作的準備——醫生查病房，但是這活動的充滿了動作的早晨趕走了夜裏堆積下來，滯留下來的麻煩的一切，因此看護們早晨的工作對病人是愉快的，隨着它一切都變得更光明，更便利，更平滑了，好像把疾病的襲擊扔掉得更遠了。每天最主要的事便是許多人視為神祕的，每天在手術室

裏進行的，爲人類生命的搏戰。在十位病房的醫生中有幾個外科醫生，他們都給自己的病人施行手術，常常從致命的危險中把他們救活。但是總沒有一次手術能像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施行的手術那樣引起病人的活生生的興趣、共鳴和興奮。他並不是一直給重傷的人施行手術。有時傷口表面上似乎很好，也沒有加上發炎，而外科主任却給這病人開刀。那就是傷口內將來潛伏着某種危險，這須要懂得，預視到這種危險，並且把它除掉。彼得·亞歷尼得洛維契在這樣的手術中是一位聰明而精確的巨匠。受傷的人知道自己落到外科主任的手中，也體驗到雙重的感覺：如果外科主任自己動手，那麼，手術是嚴重而繁複的；但如果他自己動手，那麼可以希望他除去威脅生命的危險。身體內有一種盲目的，對生命含有敵意的力量，不肯放棄它的據獲物，但是以外科主任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爲代表的，智慧的力量——生命之友——要覆沒那盲目力量的奸計，從它那裏奪回它底據獲物來，旁邊的人看來外科主任每次的手術都是這樣的。

## VI

從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在醫院出現的那一剎那起，充沛的精力便如浪似地滾到外科看護齊那達·泊拉東諾夫娜(Зинаида Платоновна)那邊，她是在開刀時管遞器械的。看護重新將視線投到一列列光輝四射的鋼製的器械上去，它們被放在玻璃櫃裏面的清潔得發光的架上。她選出了今天將要施行的手術要用的十來把鉗子，消毒鍋，探針，小鑷子，和手術刀來。

她底穿着白外衣的小小的身材開始懷着內心的興奮在繃帶間裏走動着，這種興奮在所有的動作和活動的特別的和諧和準確中表現出來。她的臉已經不年青了，有着不平的微帶麻痕的皮膚紅潤而充滿了生氣。甚至連她對待人的態度也改變了。平時她請求她的助手們。而現在竟開始命令遲鈍矮胖的安奴虛加(Аннушка)，後者便更迅速地烹煮器械，換置燦爛發光的捲着消毒紗布的鍍銀筒，拿上輸血用的吸引器——一個帶着橡皮管和洗滌器的玻璃筒。逐漸地在齊那達·泊拉東諾夫娜面前的

一張放在靠近手術室的特定的桌上排列着燦爛的鍍銀的器械，它們排成一種特別的，爲她方便的「戰鬥秩序」。

她的工作是在手術時從一行行排列在桌上的許多器械中拿出正是手術進行時所需要的器械來，把它們遞給外科醫生，而外科醫生平常總要求她做得敏捷而清楚。不過她已經那樣習慣了跟隨着手術的進行，以致她永遠能知道，猜測得出需要什麼，而握着需要的東西，這樣更節縮了等待的一瞬，這需要注意力準確，反應迅速，聚精會神和動作小心，不要用消毒過的手碰着任何外面的東西。也會有過她一剎間不懂得什麼是消毒鍋，什麼是腸鏡，什麼是毛巾，那時就須用意志的努力強迫自己推開那些擾亂她懂得的思想；重新再清楚地去看見。因此在幾個手術以後，她底臉便成爲灰色的，汗流滿面，眼睛也下垂了。她從上次世界大戰以來便和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一同工作，已經工作了許多年，她知道他底要求和怪癖，她非常難得會錯誤，那種情形祇有在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前感覺一種奇異的畏縮時纔會有。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因爲自己的外科看護她能那樣參加手術進行的熟練而非常重視，他覺得彷彿她的手不是別人的手，外科醫生感覺這是他自己的伸長出去的手給他拿需要的器械，而不使他的腦力從主要的工作上分散出去，這主要的工作是用在施手術的部分的最精確和最迅速的動作上的。

雖然在數百次的手術中，外科主任和看護婦總是體驗到這種在工作上同心一致的感覺，但每次在準備器械時，齊娜達·泊巴東諾夫娜總是非常激動，一直到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的堅實敏捷的身體出現在手術室門口時爲止，那時她底激動就立時減低了。

在巨大半圓形的，因着平滑的瑤瑤和鍍銀的平面的光澤的反射而發亮的手術室內，跟着外科醫生走進了在手術時應該來的人或是要來看開刀的人。除了醫院裏的醫生外，還來了大學生——未來的外科醫生和前綫的醫生。他們之中有許多女子。大家都穿着白色的外衣，他們因爲就要看見這位巨匠底煌煌的工作而鼓舞着，在這溫度較高的手術室內臉變得緋紅，他們佔着高桌子旁邊的地方，那上面躺着一個用被單蓋着的人。大學生感覺比會就留在前綫過的青年醫生缺少自信；他們較平時更爲

有禮，更爲親切，他們把較近的地方讓給女子和較矮的同志們。

當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穿着消毒過的外衣，戴着口罩——頭上的帽子他認爲是多餘的，他的肘曲着，把手離開自己的身體撐開，臂上佈滿了水珠，他的指甲剪得很短的細長的手指筆直地互相對着，便這樣走近桌前。年青的醫生們以含有敬意而愉快的目光迎遇他，他好像順着直綫視察了預備施行手術的病人，又迅速地注視了一下他底眼睛。在他們底眼睛中他幾乎永遠遇着詢問的表情，有時是恐怖和驚愕，他努力用笑話去鼓勵病人。在桌子對面的助手醫生用別針別牢環圍在開刀地方的消毒手巾，等待第一下切開，便可以用看護齊娜依達·泊拉來諾夫娜遞來的棉花球來吸收和拭去溢出來的血。

不知是第幾次了，在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面前現出了一幅肖似荷蘭名畫家的油畫，甚至在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臉上也有着和那上面的青年醫生臉上所有的同樣的果敢和爭執的表情。

醫生注視着病人的被碘酒塗得發褐色的表皮，它在雪白的消毒巾圍着的四方形中顯得黝黑。他對醫生們講他割開時期待發見些什麼，並且結果總是不出他所料。他已經習慣以自己對於人體內複雜病理過程的清晰的看法和了解、人體筋肉之排列、組合、相互交疊、動脈及神經之分佈等等知識來自炫，好像躺在他面前的身體內的東西，在他已不成其爲祕密了。脂肪表面的厚薄、骨格的闊狹、筋肉的強弱、都不能妨礙他的視察，從一般的體質上——病人的神色上——他能知道他的一切，毫無錯誤地動手。

他手中握着一把燦然的鍍銀的非常雅緻的很尖的解剖刀，他在一剎間下了手。在皮膚上褐色的平滑部分那樣迅速而有力地劃了一道，使得被他切斷的小動脈都落下去了，血也來不及從那裏噴出來，

這是入手的初步。

就在切開的地方漸漸地被許多發光的像剪刀的，但是鈍端的鉗子圍了起來。它們放在雪白的毛巾上，給它沾上了紅色的血點，它們已經有許多，它們環繞着切開的地方，形成一個鍍銀的金屬環。

外科醫生的手又把切開的地方開得大些，下去得深些，把皮下組織漸漸地開闊，通過人體外層的表皮，潛入到那含有敵意的，不能用藥石



、陽光、溫暖、寒冷治愈的東西那裏去。『Quod medicamentum non sanant, ferum sanant。』<sup>⊖</sup>

助手緊張地，滿頭大汗，努力趕快做完需要做的事，他俯身用鉗子鉗住小動脈，拉開切開的邊緣，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有秩序地從桌上拿了光輝的鋼器傳遞着，她底身體不斷地不慌不忙地在這一小角內往覆地來回着。

騷動、不確信、畏縮的表情都從青年醫生和大學生們的臉上遁去。他們瞧着，以發光的眼睛吸取外科主任的精確的動作，他的穿過重要的生命中心而不驚動它的熟練、他做自己的艱維，有責任的工作時的速度（但他似乎又完全是不慌不忙的）……他們已經互相站得很近，肘部撐在同志的肩上，聚精會神地注視着，連向前進半步都不敢，——不要去擾亂了這雙筋力强壯的白手的準確的動作，他們都屏住呼吸。在他們前面進行着最高貴的戰鬥。他們知道，他們也要臨到這樣的戰鬥，他們在學習……

## V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在手術室前面的一間不大的室內用刷子洗自己的筋力强壯的，裸露到肘，微微的生着黑色汗毛的手，一面和助手談話，他也在近邊的雪白的水槽裏洗手。

『我的親愛的，我要使你確信這種純粹的女性的特質對外科醫生是非常有益的，從它可以得到益處，你就會知道的。』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又一次一次地去刷右手的指甲，用力迸出肥皂泡沫來。談話講到一個年輕女醫生從前線帶來的一件不能決斷的事，她在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的指導之下着手施行手術，她後來勇敢而忠實地處理在膀胱的傷口上縫線的艱難的任務。——她並不遲疑，但是老在校準，就是俗語所說的在動手之前，量了第七次。

『但是你們不可容許這樣的緩慢。你們有速度……』

『我的親愛的，您永遠不要作急促的結束。我也要校準的，不過我

⊖ 藥石不能治愈的，鐵來治。

弄起來時間較短就是了。我的思路也完全照着這個秩序進行。就這樣計劃一切的可能性……」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注視着自己的被熱水洗得緋紅的清潔的手，和由於常洗的纖潔的皮膚，他從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手中拿了一塊濡着火酒的棉花，開始密細地不慌不忙地揩手指和指甲。

這時茲華根赤夫中尉坐在手術室裏的一張高的白桌上。試試要側臥下去。但他底頭剛開始向左傾時，它變成非常的沉重，一切右面受傷部分的疼痛都分佈到整個頭部，這疼痛開始緊壓着內部，兩邊耳朵都響鳴了，脈搏在右邊下顎的角上響而明晰地跳動着。頭痛得立刻就要粉碎成幾千塊了。茲華根赤夫一共不過把頭俯下了幾公分，——而他却以為，他已經把它低到離桌子一半的距離了，——他重新又把頭舉起來。

看護伊凡諾夫斯卡亞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右肩和頭下面，茲華根赤夫便倚着她的手開始慢慢地把頭放下去。這仍舊是一樣地痛，但是這是須要做的，於是他就做了。後來當他底頭躺下來時，它裏面全部充滿了響聲，嗡嗡的聲音，一切都仍舊那樣有規律地煩擾地在右耳下面跳動着……冬……冬……冬。他覺得看護底手在解開繃帶把它拿掉，一陣穿過皮膚的冷氣和碘酒的氣味令他很愉快，人家給他的放在身體上面的右臂打了一針，小心地給他捲上了襯衫的衣袖又給他放下。

後來清潔的白毛巾遮住了他的臉，他剛想說他看不見了，他便聽見外科醫生的平靜的聲音說：「喏，這樣罷」。白布舉起了一瞬，露出了茲華根赤夫的臉。他由下看見了上面的外科主任的臉，他的寬肩，和他的分開的而微舉的雙手，醫生在他看來好像一個阿刺伯人或是在祈禱的阿刺伯遊牧民族。是被白布遮住了的臉的下部像描寫的沙漠中的阿刺伯人呢？還是他的有力的黑眼睛使他像阿刺伯人呢？中尉弄不明白而微笑了。在這時候，他們倆互相注視着，外科醫生因為他在微笑而用目光贊許他並且用目光告訴他須要牢牢地堅持着。茲華根赤夫信任而坦白看了他一下，想要一枝鉛筆，可是白的涼爽的東西重又放在他臉上和眼睛上，不知誰的手結實地握住他的後腦和前額，他就把自己交給這雙手了。

他不能看見，但他和此刻站在手術室內的一切的人有同樣的感覺，

現在他底生命所依賴非但是那一個人的肉體的健康，而且是那一個人的精神的健康。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非常滿意在他監視下剛纔結束的手術。年輕的女醫生注意到、忠實地了解、並且解事地利用了他的幾種方法。這使他很高興。今天他自己也有着那種確信的感覺，他的這樣的感覺是永遠和成功結伴的。並不是他的成功和失敗是視他的情緒而定，或者昨夜過得不好能在他身上發生反應——成功是應該有的，在這種情形或是另一種情形之下也是常常有的。但是在像今天所感覺到的健康狀態之下，工作是順着上昇的直綫進行的，在其他的情形中便得克制自己裏面的感覺。自己要考慮着，而成功是用較慢而緊張的方法達到的。

茲華根赤夫的四面用白巾遮蓋着的頭頸的右部看樣子是結實而堅硬的，這裏的皮膚好像被什麼東西打進去了。離耳垂稍後稍低的被碘酒塗得金褐色的表皮可以看見破裂的大孔，帶着粉紅色的捲邊。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轉動着眼睛，從一個地方起追究着一條路——碎片便從那地方下去到頭頸裏，到他現在躺着的地方，在X光片裏他看見下顎毀壞的一角，和移到下面的碎骨，它們像一個異體在活動，——引起組織的潰爛。他請站着一排中的一個前綫醫生給他把放在窗上的X光照片拿起來給他看。那醫生有準備地拿了照片，對着外科醫生把它舉在有光的地方。後來外科醫生點頭示意又重新把它歸到原處。

在外科醫生向青年醫生們講自己底判斷時，西蒙·伊凡諾維契握着裝着清如泉水的溶液的注射器在開刀的地方斜着把針打進這堅硬的金褐色的皮膚，注射了足夠麻醉這不大部分的劑量後，他便走向前去。

外科主任用順着頭頸的長而斜的切口切開皮層，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用鉗子遞給助手一個小紗布球，手術就開始了。

沉默了幾分鐘。外科主任確信地在像帶子似的橫在切口的筋肉中間給自己開了一條路，碎片在那裏穿過它們，筋肉是裂了，殘損了。在手術室聽見斷續的「鉗子……鉗子！」的聲音和西蒙·伊凡諾維契輕輕的聲音：「謝謝您，毛巾……」

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並不慌忙，但準確而飛快地傳遞着器械。站着離桌子不遠的前綫的醫生們異常一致地輕輕地呼吸着。祇有彼得·亞

歷山得洛維契的堅實的體格在移動着，彎着腰伸手去接器械。祇有他底聲音打破着寂靜：

『半樞！』他說。

『是呀，好運氣，』西蒙·伊凡諾維契回答道。

這是說彈片穿過離頸動脈半樞的地方，頸動脈可以看見，在切口側面有規則地跳動着，在深處的血由此而上昇下落着。西蒙·伊凡諾維契用一隻紗布球緊緊地壓在上面，也顧不到圍着切口，放在白巾上的鉗子和鉗子都跳起來，鏘然作聲……在清潔的筋纖維層上助手注意到一個出血的小動脈而立刻用鉗子瞄準，挾住了它。

看護伊凡諾夫斯卡亞托着中尉的頭，因此離開刀的地方非常近而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這種熟練的小心的人體深處的侵入使她被誘惑了。她想告訴中尉，此刻在他身上進行的事情是很簡單的，而這樣像對付一樣物質似的簡單便是這位巨匠的主要的特徵，這種特徵是對這物質作深刻而精確的研究之後纔達到的。當外科醫生進行到麻醉劑中止效用的地方時，看護從茲華根赤夫頭底抖擻上就知道了，她用眼睛的動作把這事傳達給西蒙·伊凡諾維契。助手馬上就在靠近開刀組織的地方打了一針。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有時問道：

『您覺得怎樣，同志？』

中尉回答道：『嗯哼。』——所有的人都懂得這是什麼意思。

實際上茲華根赤夫所嘗試到的完全不是他所期待的。他期待着外科主任所預告的局部麻醉，那就是疼痛，不舒服，和必需咬緊牙關來忍耐，他已準備好了應付它，並且決意忍受。在外科主任用目光贊許他的那一分鐘，他想要一枝鉛筆，用言語傳達出因着對他親近的，對他好的人對他的關切而使他受到的欣慰，這些人從同志們起，是他們非常迅速把他送到莫斯科的最好的外科醫生這裏來，並且這位外科醫生身上有一種有魅力的單純而強力的東西。這樣使茲華根赤夫想起一個人來，他到處都隨身帶着那個人的肖像。茲華根赤夫想起史大林在他一生困難的日子對他說的話。有着這些話，肉體上的痛苦對他並不是可怖的，他準備照外科主任所需要的忍耐着……

但是除了最初打的幾針是不很痛，但是不難受的之外，——他覺得

他底頭頸裏有一個堅硬的，麻木的軋軋作聲的東西，他覺得這東西在抵拒外來東西的進入，——由切開組織和外科主任的深入其中是沒有痛苦的。頭裏面仍舊是那樣的痛，耳朵裏有緊壓的感覺和響聲，但是這疼痛在減少了一些。因此他欣然地努力在自己的『嚶哼』上傳達出鎮靜而愉快的意味。外科主任和看護都是這樣懂得他的。

手術愈向下，站在外科主任周圍的人們就愈明晰地了解這手術是正確而自由地進行着。甚至當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小心翼翼地用鑷子鑷出一塊鋸齒狀的，黏滿了血的不平的碎骨時，除了西蒙·伊凡諾維契外，沒有人注意到他是怎樣緩慢地做了這個。

『周圍……』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用解釋的語調說，在通過切口的地方有非常重要的血管和神經，外科主任底最微小的不正確的動作便足以鑄成不能補救的錯誤。因此須得非常地小心。他繼續慢慢地向深處去，取出破碎下顎的細碎片。

這時現出了凝結的血塊，皺而破碎的細胞組織的碎塊，在它們中間有一個黑暗的，鋸齒狀的，像鋸子似的，敵人送來的沉重的鐵的異體。此時切口的深度深得可以蓋住外科主任的手指到第二節，但是並不闊。

## VI

『我親愛的，您正確地想像出碎片的形狀了嗎？』外科醫生問。

『碎片的形狀，』助手回答道，『像有着齒狀邊緣的不均勻的四面體。它朝我們側放着，在離我們遠的平面上有尖的突出物。在旁邊——是喉頭神經，在抽出的時候……』

『正是！這一切都完全正確。可是您不覺得在打擊了下顎以後，這碎片——它底速度這樣是頗為不慢的——便轉了彎，而毀壞得比本來要少些嗎？喏，讓我們再來進行吧！擴張器！』手術又重新在完全靜默之中繼續了。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每次的手術中，在專集的工作之後，便有緊張鬆弛的時候來到。外科主任已經不像那樣簡短地要器械了，總是時時在請求時加上一個『請』字，並且開始講起病人的歷史來。這就是，手

術的緊要關頭已經過去了。

但是今天從手術開始已將近一小時，所有的人早就清楚地看見人體最主要器官中間的一塊黑鐵，但還不能把碎片拿出來。它用遠的平面嵌在靠咽喉神經處。並且顯然地，是橫壓在上面。碎片祇有在一種情形下可能取出，——但是它被底下的什麼東西拉住了，或是自己拉住了什麼。在這種情形之下，稍微用一些猛力，便足以使茲華根赤夫終生失掉聲音，而祇能低聲說話。喉頭損傷了沒有，也不清楚。手術仍以堅忍不拔的緊張繼續着。

現在大家已經看見，取出碎片並不是那麼簡單；這是嚴肅的，甚至為這樣一位著名的外科醫生也是棘手的手術。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外表異常沉着地移去和碎片並列的細胞組織，在傷口處容易地結束了它，他偶而和西蒙·伊凡諾維契交換幾句簡短的話，他問：

『您覺得怎樣，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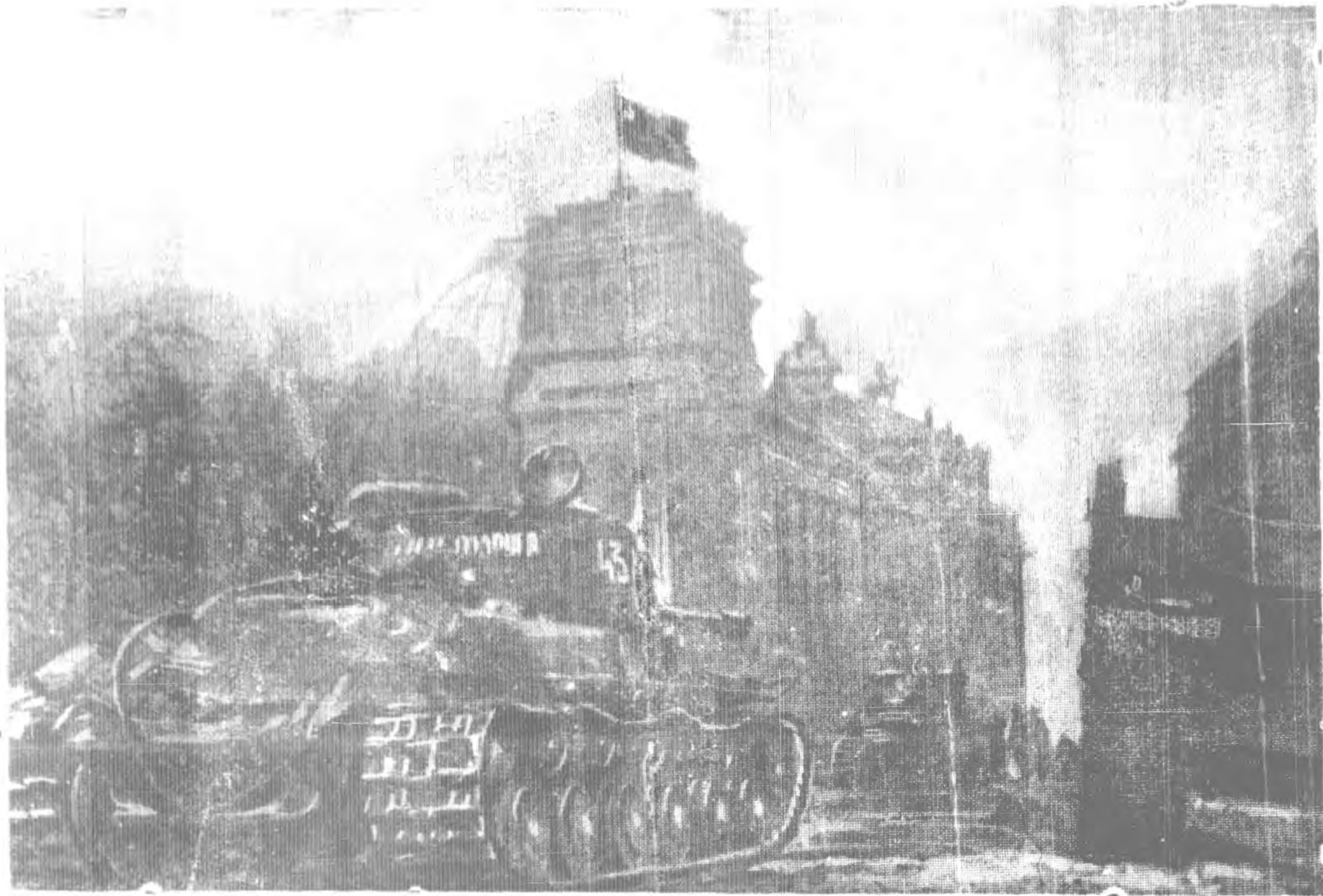
現在這句話不變地，但是愈來愈遲滯，似乎經過長長的路，繞道達到中尉那裏——這是嗎啡和疲乏的作用——聽得回答道『嗯哼！』

『魔鬼似的不順手的碎片！』西蒙·伊凡諾維契說，『主要的是不整齊的邊緣和靠近頸動脈。』他想用言語稍稍沖淡一般的緊張。可是，他說出聲後，他感覺此刻的話是不合時的，他的臉紅了一下便不作聲了。他老是揮之不去地想到某次他曾參加的不順利的開刀的情形，那時聰明的好本領的外科主任微微地用解剖刀掠過了頸靜脈……頸靜脈吸進空氣，嗚咽着：『嗚』的一來痙攣通過了全身，他就死在手術檯上。這個可怕的回憶煩擾地來到西蒙·伊凡諾維契的腦子裏，——這『魔鬼的不順利』的碎片的邊實在是太破碎太尖銳了，在它旁邊動脈和靜脈的外形的位置是太可怕了。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將右手的食指伸進切口捏住碎片，他久久地注意地探摸着一樣東西。他抬起頭來注視着天花板，彷彿此刻視覺能擾亂觸覺似的。他放鬆了手指說：

『在離我們遠的那平面上有一個罅隙，我親愛的，它把這碎片嵌住在被碎片踏碎的筋肉上，我把它弄鬆了一些，還要從左面着手。』他又用左手去探摸那碎片。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蘇聯紅軍戰士在柏林德國國會大廈之上豎起的勝利蘇維埃紅旗。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снимок: бойцы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вступившие в Берлин, подняли 2 мая 1945 года алый флаг победы над зданием немецкого Рейхстага

「好了，」他說「我確信，它會通過的？啊？」

西蒙·伊凡諾維契沒有問什麼，因為這個「啊」就顯出他是在和自己商量。

「現在祇要保全旁邊的血管。如果屈折着從裏面拿出來，主要的鋸齒可以從動脈出來，這是我可以保險的。」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許久在用左手食指來配準碎片的地位，他朝助手看了一下，他們便同時用鑷子鉗住碎片，把它向上移動……中尉的頭抽動了一下，而外科主任的鑷子就滑掉了。

「從頭來！」他說。「把頭拿得穩些！」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在將近五六分鐘中間不改變手指和整個手頸的緊張而不自然的形態，用彎着的手指把細胞組織攔住在側邊，在碎片的後面，一會慢慢地使碎片向上，而一會重新又是阻礙，由他向西蒙·伊凡諾維契臉上的一瞥可以說出這小心的移動是極困難的。看護伊凡諾夫斯卡亞感覺到一陣強烈的神經性的緊張從後腦順着手臂流到手指和手的尖端，彷彿這是她在手指中緊握着鑷子，把帶有尖銳的鋸齒平面的碎片往上拖。她也下意識地高聳着肩，好像體力上幫助拖出這塊沉重的對人體含有敵意的鐵來，她向自己重複地說着：「喂，走呀，走呀……不要滑掉呀。」一面牢牢地握住中尉的頭。幾乎周圍一切的人都體驗到和她同樣的感覺。

在手術室內的深沉的寂靜中，大家都聽到電車在窗外遠遠地行駛着，在轉彎處打着鈴。這喧囂的，活動的，奔馳的生活在大家覺得是異常地遙遠。在手術室內那異常的時間的經過——當在外科主任進行聰明的工作的這幾分鐘內，出席者用思想傳達了自己祝老同志順利成功，勝利的緊張的願望——是那樣充分，似乎並不是五分鐘，而是整點鐘。

西蒙·伊凡諾維契的手在取出碎片時輕快地轉了一個彎，便開始顯著地抖起來，他的面色慘白，眼睛下面流出汗來……

「來一下！」外科主任說，他和助手便以準確而均勻的動作把碎片抓上來，外科主任將它放在白巾上，一時手術室便通過了許多人的輕鬆的抑制的透氣，如釋重負的透氣。

碎片是黑色細長的四面形，下面有隙縫裂開，裏面有凝血。它好像



在毛巾的白地上示威。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緩慢地把手從傷口內抽出來，垂下來讓它休息，似乎它負重負了許久。後來他舉起手，活動一下左手的手指，食指會從第一節彎成直角，因為這一種姿勢擺了很久，一時竟不能伸直了。外科主任瞥視了開刀的腔穴，輕輕地對自己說：「這裏，在這裏還有，」他又弄了一會，又取出二小塊骨頭。他伸着手望也不望地拿了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拿來，助手遞給他的器械：西蒙·伊凡諾維契和手術室的看護現在都那麼容易懂得外科主任的需要。

西蒙·伊凡諾維契把頭偏在肩上，輕輕地在外衣擦着汗流的臉。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用手指拿了鑷子，好像拿剪刀的樣子，助手從齊娜達·泊拉東諾夫處拿了腸線繞了鑷子鈍的尖端，把它縛緊。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解開了器械，丟在毛巾上，後來西蒙·伊凡諾維契又縛住了動脈，而外科主任幾乎是機械地除下了器械，將它扯開。

「瞧，」外科主任伸直了身體說，他用這樣讓人家懂得主要的工作已是完結了。他舉起雙手表示給周圍的醫生們看，他底手指的肌肉是多麼靈活地聽從他。大多數人的手指的第一節祇能和聯着的一節——第二節一同彎曲，而他底手指的第一節却能自由地每個輪流着彎曲。這位巨匠底手的明晰而美麗的動作看來是很美妙的，並且他稱它是「聰明」的。

「外科醫生應該控制自己底肌肉，如同鋼琴家控制每個鍵盤的音一般。在開刀的時候可能需要手指作任何姿勢，就像此刻一樣，我應該保險碎片的行動，和保護最重要的血管。我也習慣了使手指不照它們所要的那樣工作，而依我所須要的那樣工作，您們瞧吧……」

他現在把一個個手指輪流地第一節仍舊直着而在第二節處彎成直角，他強使每個單獨的手指做着不同的動作，一個手指彎曲着，並不牽連其他的手指：它在自己動作中是獨立的。青年醫生們，舉起手來努力摹倣外科主任手指的動作，但他們並未成功：他們底手指似乎互相縛在一塊的。這使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很高興。

「哈，」他自負地說，而他底眼睛也正表現着這種情緒。「我們要在自己底身體上好好地下一番工夫，使它能給我們準確地好好地工作。外科醫生應有提琴家的柔韌而強力的手指，敏感而無誤的。」他着重這

個「無」字。關於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真正地有巨匠底無誤的手指，音樂家和外科醫生同樣必需的手指這件事誰也沒有一絲的懷疑：大家都在工作中看見它們。

「唉，現在過去了，」娜泰輕鬆地但同時憤懣地道：「又開始自誇了！可是爲什麼要這樣呢？爲什麼呢？這樣一位出名的，可欽佩的人怎麼可以像孩子般地自誇呢？」她內心憤懣着，但歡欣而溫柔地用嚴肅的大眼瞧着他。

「嗯哼！」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肯定而快樂地回答着。向助手點頭說說：「我的親愛的，把它做完吧！」他退後一步，用頭頸和顎的動作從嘴上除下口罩。

「嗯哼？」中尉懂得在手術進行事有什麼事發生了，便疑問地說。他沒有注意碎片取出的一剎，可是他開始感到痛，因爲不再給他打麻醉針了。

「茲華根赤夫同志，我可以告訴您，一切都很好，再過一星期，我們要施行一次小小的植骨，我給你弄得連您自己的妻子都看不出創痕，而且，對青年人這樣可以過去，這並不是女人。我還是在革命前碰到過一回事。」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用愉快的光輝的目光，過視了近傍的醫生們，檢查了一下助手的工作使開始說：

「一個出名美麗的女人到我這裏來，請我給她填補頭頸上鎖骨間的小凹窩，她確信這會破壞她穿刻領禮服時的美觀，「夫人，」我對她說「我斷言，您是如此地嬌好。您爲什麼要這樣做呢？您有狄娜<sup>①</sup>的胸，佛勞拉<sup>②</sup>的雙頰，」我說，「小小的缺陷祇有更強調您底美麗。」「不，不，」她說，「我自己知道古代彫像的意味，我請您給我施行手術」。

·哈！我不大歡喜做不必需的事：我沒有功夫。她就走了。到了一個江湖醫生那裏去，他給她在皮下裝了石蠟。我在我的地方重新又看見了那個美人。「哦，醫生」，她懇求道：「這討厭的東西把我毀了。現在我去赴跳舞會時，一切都很好，但是在晚宴會上我每嚥一塊東西時不能使頭頸上不突出一個小球來，像喉結似的」「不，」我說，「夫人，我什麼都不能做，什麼都不……」

① 在希臘神話中月神。

② 羅馬宗教春花神。

他大笑着，被許多微笑的年輕的臉包圍着。

「您！」他突然回過來向今天在他指導下施行手術的，一個小小的，面色慘白的姑娘，完全像叫她在考試時回答問題似的。「我在年青的時候尊重女人。女人走進來時，我習慣了站起來讓座給她。我生活在美麗的，嬌柔的女人中，以為這樣的纔是女人，可是隨着時光的過去，我這句話要怎樣說法呢？我學會了區別！是的！像對每一個人似的，當我臨到要「讓座」時，我便欣快地帶着一點老式的禮貌地讓座給女人」他點頭表示正是這樣的女人他才肯讓座：「我非常讚美您！同志！……」

他看出那位姑娘弄得非常窘，臉漲紅了幾乎要哭出來，他就轉過來向助手說。

「這裏我們暫時不要合上嗎？」後者問。

「兩根腸錢！……茲華根赤夫同志，現在這樣，我沒有替那個美麗的女人做那件事，我要給您做得非常出色，使這次手術可以結束。在這次手術中有一刹那，爲我也是一種「撞擊」……」

但是茲華根赤夫沒有回答，麻醉劑的效用已經過去了，他底整個的頭好像被疼痛控制着，甚至連牙齒也難受地劇痛起來。

「那女人好看嗎？」西蒙·伊凡諾維契問，他用消毒紗布蓋上開刀的地方，上面再用一塊藥棉花，他仍舊緊握着手向娜泰·伊凡諾夫斯卡亞作記號，叫她把中尉的頭抬高些。他後來從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手裏拿了闊的紗布繃帶，開始包紮起來。

「好看極了！」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回答，「美狄奇維納絲<sup>⑤</sup>(Венера Медицейская)不過如此！或是像我的小姪子不久之前讀成「民團的維納絲」(Венера Милицейская)。大概這也是**有根據的**……」

「像夜鶯婉轉地唱着，」娜泰想，她捧着中尉的頭，注視他的目光是多麼暗晦，他的臉是多麼蒼白，她便驚惶地向西蒙·伊凡諾維契看了一眼，「這裏的人疲乏了，瞧是多麼地困憊，而他什麼都不管，祇要自誇就得了。西蒙·伊凡諾維契又是在談女人！可是我又是做什麼呢？難道可以拿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和別人打比嗎？他是多麼奇妙：快樂和幸福得像個孩子似的。他底臉多麼好看，幾乎像韃靼人似的。親切而率

⑤ 羅馬神話司美與戀愛之神。

直的……」

她拿了西蒙·伊凡諾維契遞給她的繃帶，開始包紮中尉的頭，她把繃帶弄得使他睡起來很服貼。西蒙·伊凡諾維契離開手術檯問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道：

「可以把咖啡精給他嗎？」

他們一同走到洗面盆前去洗手。安奴盧加把裝着一塊塊染血紗布的外科用盆拿出去。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給中尉打完了針，把使用過的器械蒐集在鍍銀的浴槽裏，走到一張白凳子面前坐下，把手放在膝蓋上，現在已經不怕觸着衣服了。

「非凡的手術！」一個前綫的醫生說，他朝着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他底年輕的明朗的眼睛放着光輝。

「啊？是啊！所以我要勸告你們在這等情形之下……」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認真而沉着地說出些他認為對青年醫生有益的知識。

但娜泰·伊凡諾夫斯卡亞幫着佛洛勞夫小心地把中尉擡在可移動的輕便的桌子上，當佛洛勞夫把它推出手術室時，她捧着茲華根赤夫的頭，和他並排走着。

担心的瑪依奧洛夫在走廊的門後等着。

「看護」他問，「怎麼樣，平安嗎？」

娜泰點點頭，瑪依奧洛夫輕輕地和佛洛勞夫並排走着。枉然地努力想幫助他，並且同情地注視着中尉的臉。

## VII

看護伊凡諾夫斯卡亞給茲華根赤夫安排好，用枕頭平坦地撐着。使他底頭和頭頸舉起，這樣可以減除頭部加給頸部的多餘的壓力，這壓力力要增加疼痛的。她在不知不覺中過了將近半小時。雖然看護在許多瑣事上要照料受傷的人，但娜達老是不住地在感覺剛完結的整個手術的過程。她想起外科主任一切的動作和言語。並且彷彿個別地看見各個人，好像在一幅出色奇妙的圖畫上。她想「在生命中有過這麼許多奇妙的事。看見這樣的手術——這是在同一時間內看見了生命和藝術。那位醫生

是怎樣地瞧着……而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

『來，讓我看他，』跟在她後面輕輕走近的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說。

這時娜泰用溼紗布包在手指上給中尉擦口；她離開床前，讓外科主任看。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將洗過的黑色碎片放在燈櫃上的桌布上：傷兵愛留給他們帶來死亡的子彈或碎片做紀念。現在——它被外科主任底準確的手變為溫順而無害的了。

『他想喝水，可是不可以』看護婦解釋道。

『是呀！今天他的困難的日子。夜間是您值班嗎？』

外科主任顯然地是要她夜間給開過刀的人值班。娜泰依她自己所想的和照她猜測他的意思而回答道：

『是的，是我值班。』

『您別聽她，』在病房裏現出的西蒙·伊凡諾維契一本正經地說，『如果我沒有弄錯，她已有兩夜沒有回家去了。今天我們要叫她回去。』

『如果是這樣，那當然要回去，』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說，他揚着眉毛，用這樣冷淡的動作來表示事實上他是無所謂的。

『您怎麼的，西蒙·伊凡諾維契，』娜泰回答，『我幾時會離開過開刀的病人的？您別要求我這樣做。』在她底明朗而纖潔的臉上露出一種執拗的表情。

『瞧她是怎樣的？』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以慣常的目光注視着看護說，但她微妙地覺出他是非常地滿意她，她的臉便紅了一紅。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向她鞠了躬便和手一同走出去。

茲華根赤夫很難受；他呻吟着，在牙齒劇痛時，他想搖頭，適度的微微的動作似乎可以鎮靜裏面爆裂的作痛的東西。可是他把頭在枕頭上微微地移動了一下，他覺得不舒適並且不好了。坐在他牀前的看護重新替他整理好。當她敏捷而舒服地使他躺着後，他似乎感覺痛得好些。

看護伊凡諾夫斯卡亞有一種看護必需具有的特質。但是當許多姑娘們都努力要獲得它時，伊凡諾夫斯卡亞從沒有想過它，也不努力想去獲得它，甚至不知道自己具有這種特質。她會異常靈敏地，不使病人痛苦，給他安排得使他舒服地躺着，感覺痛苦的減少。他休息着，驚異另外

一個人怎能猜出怎樣給他弄得舒服些的。

她等待茲華根赤夫握住她底手安靜下來打瞌睡了。那時她輕輕地拿出自己的手來，輕輕地離開牀前。她的值班時間在早晨就結束了，她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所要做的事。

每次看護伊凡諾夫斯卡亞預備下班時，她總體驗到一種類似嫉妬的感覺。她以為，別的看護總不能像她自己那樣把一切的事都做得那樣關切而合時。她知道從剛進醫院就和她們一同工作的那個高露碧娃（Голубева）——（他們學院內的學生，祇比娜泰小一歲）是不會漏掉或是遺忘什麼需要的事情的，可是娜泰總是固定地延長她底值班時間。她喜歡在醫院裏走來走去，晚上當沒有舉行手術時，便去看看手術室，到下面去看看護兵怎樣熨平和摺好清潔的內衣，走近病人而感覺自己是一個大家庭裏，在那裏永遠可以找到事情做。她也喜歡她白天可以在看護的值班室內休息：這使醫院和家接近起來。今天在上夜班之前，她要好好的一睡一會。可是當她看見看護高露碧娃躡足走近中尉牀前看他是不是睡着時，娜泰感覺到一陣惱怒。

『本來是這樣，現在卻去關心新的病人，可是勞謝夫（Лосев）呢，她一定忘記把餅給他了。』

娜泰順着走廊轉進第三號重病房。在門右首躺着西蒙·伊凡諾維契的病人紅軍戰鬥員勞謝夫，看護走近俯下了身去看他。

勞謝夫在看護走來之前一直用嚴峻正經的目光瞧着自己面前，瞳孔轉向她那邊，軟弱地回過頭來。他底雙頰上有着燃燒的紅暈，臉上長着于思于思的黑鬚，大眼睛，瘦得顴骨高聳着而頰却陷進去，臉是平靜的。看護在燈櫃裏搜尋了一下，換了一只空包。

『給這藥了，』勞謝夫懂得，『我不痛……』

他們講到關於他不斷地感覺的疼痛和這疼痛在服藥後減輕了。

『您要什麼嗎，勞謝夫？』

勞謝夫微微地動了動頭並沒有回答他是不是要什麼。

娜泰輕輕地坐在椅邊上。勞謝夫總是引起她底不安，因為她不知道怎樣去幫助他。不看疾病，在這魁梧的男性的身體中跟着清楚的，嬰孩底似的，輕快的，均勻的，明確的搏跳，可以感覺在他裏面流動着的生

命之和諧與有秩序。在勞謝夫體內發生病痛時，他沉默着緘口不語，似乎在諦聽着裏面怎樣和紊亂，和身體內發生的敵人在進行着生命之搏戰，他的傷勢是非常沉重的，打進腹部的碎片惹引起了嚴重的腸病，勞謝夫帶着初步的腹膜炎被送進醫院。祇有開刀纔能救他，西蒙·伊凡諾維契把勞謝夫放在手術檯上。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注視了助手底工作說：

「非常嚴重的事……」並且嘉許西蒙·伊凡諾維契擬定的手術之進行和最進步的應用細菌學與連鎖狀球菌學。但過了暫時的減輕之後，勞謝夫的情形又惡化了：腹膜炎就在目前。

現在看護注視着那人的疲乏而困憊的臉，他底痛苦是暫時停止了，她努力屏除能妨礙他休息的一切。

斜斜的日光落在窗上——窗是朝西北的——把玻璃底光亮的長方形映在牆上，勞謝夫底牀就靠牆擺着。枕頭上橫着黯寬的，帶有虹色邊緣的，玻璃上反射來的光輝。它直照着勞謝夫底眼睛。他背轉頭，用像鳥兒底眼皮似的纖細的，戰慄的眼皮遮護着眼睛。但是他底閉着的眼睛仍舊感覺光，有一樣東西掠過了他底瘦臉，抽動了口部和頰的筋肉。

娜泰把一張椅子搬近床前遮住光線。因為要使陰影更闊，她便在椅背上放了一條毛巾，還拉拉四面的角。

走近走廊，她在門口和西蒙·伊凡諾維契撞了一個滿懷。

「可要給勞謝夫滴劑嗎？」她問。

「不，不要動他。他睡了嗎？」

「剛有一點朦朧。」

「把給他指定的藥劑給我看。」西蒙·伊凡諾維契看了寫着指定藥劑的紙頁，劃去了些一樣什麼藥。

「很有趣，你們家庭中相互間的關係有些特別嗎？」

娜泰微笑了一下，在她們家庭中來不及有「有些特別的關係」。她門大多是在門口，出去工作或是工畢回來時遇見。

「不，我以爲一點沒有什麼特別……什麼溫情都沒有……怎麼？」

「您好像能代替人家感覺似地，您會使人避免不必要的痛苦，而您自己並不覺得結果怎會這樣的。」

「不，我在努力……」姑娘率直地回答道，「人在疼痛，他底呻吟會妨礙旁邊的人。」

「不是妨礙旁邊的人，疼痛對病人本身是有害的。甚至在疼痛時有暫時的休息也是重要的。」

「這個如果不知道，那麼就會覺着的。」

「感覺總是在知道之先的，關於疼痛的問題——是一個麻煩的東西。有一句愚笨粗俗的俗語說：痛一會——會停的，但是痛了就有一樣有害的，他不需要的東西停留在機構中。須要學到一種本領使人能『避免不必要的痛苦。』

「您知道，」娜泰說，「我所以曾經想過：爲什麼女子比男子容易忍受生理上的痛苦，我時時留意到這一點。這不會是因爲這種生理機構在生命中必然地要受到生產的剝痛所以練成了對付痛苦的極大的毅力吧？我說的話是很愚笨嗎？」

「不，當然一點也不愚笨。」

他們走下去到穿堂裏。娜泰走近電話。

「打回家嗎？」

「不，打到學校裏給媽媽。」她看着西蒙·伊凡諾維契脫下診病衣，拉整了襯衫，他由於這種手勢，突然變得天真而年青些了。這手勢現在對許多人很普遍的。

「您知道，我此刻到那裏去嗎？到考謝夫尼基（Кожевники）去。消防隊的姑娘們要讀外科術。那邊工廠裏有一個小團體……如果有什麼事，電話號碼我給您寫在這裏牆上。」

娜泰告訴了母親她今天要值班後，就走到看護休息室去。她將外衣掛在小釘上便在沙發上伸了個懶腰。立刻從腳到胸部來了一陣變化，她的腳變得輕鬆些，胸部溫暖些……她就睡着了。

## VIII

晚間的醫院和早上完全另是一番光景。當娜泰走進出口的病房時，愉快而紅潤的杜娘霞捧着一大盆的麵包，一排一排地分派着。病人們知



道此刻要叫他們用晚餐了，趕快把自己的事情做完。在米特洛欣的床上大家互相彎着腰，他們底頭幾乎要相碰了，米特洛欣自己和一個高個子的喬治亞人（他的繃帶包到膝部，伸直了腿）下完了一盤棋。拐杖也倚着床站着。

和米特洛欣並排一行上的柴道洛希諾依把從口袋裏摸出來的備忘錄上的紙片陳列在膝上。整理好了，用心地用一隻健全的右手把每一張整整齊齊地包好，重又放進去。在他後面不遠的地方有一個人俯着剃得光光的有青斑的頭在燈櫃上寫信。在四隻床角上『步行的』病人，互相倚靠着坐着，半躺着。他們的繃帶是十分輕的。他們聽着這位同志休息一下，改變着易變的面部表情，講述在『自己生活中的故事』，屢次被他那響亮的笑聲打斷。娜泰已經知道，當她要走過時，講話的人就要沉默一會，大家都靜下來目送着她，因為這一羣人晚上所講的話不是全部，更正確地說，祇是一小部分，是看護們不能聽的。

果然是這樣的。祇有講故事的人向看護那邊點頭微笑着。

娜泰走進手術室時天已經完全是夜晚了。那裏面是寂靜，清潔，廣闊，像在博物院裏一樣。寬闊的窗的半圓形展開了一幅暮色漸沉的天空底無垠的，光亮的空間，立刻天空的破灰燼似的雲遮蔽着的落日像煤一般地燃燒着。

圍着紗布巾的看護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坐在平常分佈着器械的桌旁在清潔器械。她的態度安適而自在。她底膝上鋪着硬毛巾，她用那樣敏捷而有力的動作去擦它的金屬，以致冰冷的鋼在她手中變成溫熱的。在移在一邊的手術臺上放着敞開的，鍍銀的滾筒，在它旁邊放着一大堆整塊疊着的紗布。

希望着的正是這般簡單的，女性的，好像家務似的工作。娜泰走近手術臺，用眼睛搜尋着剪刀。她在紗布底下摸着了它。便站在桌旁，開始把紗布剪成同樣的四方巾——預備明天要消毒的——，捲在滾筒上。

『您的飛行員怎麼樣？』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問。

『今天他很難過。但他是十分地忍耐。這樣一個自制的人。』

『他使我想起維邱虛加（Витюшка），』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嘆息道，『我今天在開刀時着急得好像為親人一般地不安。』

『噢，既是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來施行手術，您是可以不必担心的。』

『不，您知道，事情是說不定的。』

『您和他一同工作了這許多年，還要疑惑不定！真的，您認識他有幾年了？』

『二十七年。』

『那是，』娜泰默自計算着，『那還是從上次世界大戰起嗎？四分之一世紀的工作！』

『是的，不過不是所有的時間都和他一同工作。在護士學校畢業後，我跑到一個病院裏，他在那裏是外科主任。那個醫院設備非常良好，所有的看護都夢想到那裏面去。各種至尊的貴人都到那裏去：沙皇的姑母們和一般的貴人。』

『我怎麼像你們那裏怎樣看護傷兵的。』

『看護得非常好。你知道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你可能想像他的傷兵不被必需的看護圍繞着嗎？』

『此刻是不可能了。那時候他還年青，不是這樣富有經驗的醫生，那時時代不同，對待人的態度也不同。』

『你聽聽看，他的態度是怎樣的。一個看護到我們醫院裏來，幾乎像公爵夫人似的。有一次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來給自己底病人包繃帶，要過氧化氫，但是她找不着。「哈，」他說，「我看您是在不適當地用過氧化氫。您相信我，為病人它是極端有益的。」她底頭髮是染色的，並且的確是用過氧化氫染的。他底眼睛是尖銳的注意到了。他一直是這樣的。他曾這樣罵過那些太太們。頓腳！』

『但您為什麼說，不是所有的時間都和他一同工作的，他出門去了嗎？』

『是我出門去了，我決定在前綫上更有益些，我準備去做一個流動看護隊看護。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向我說：「哈！您要強烈的感覺嗎？」我回答說是為了有益處。「是同樣的，」他說，「可以救人：祇要在受傷後立刻善於給他包紮上，就可以用長期的看護來救他，有益處，到處都是一樣的。」但是我終於走了。我跑到上次的華沙大撤退中。有

許多受傷的事件。

「有一次派我到前方繃帶所的聯隊裏去。晚間開始把受傷的人搬來。繃帶所在一間大病房內。一個青年的外科醫生在包紮，施行必要的手術。一個已經上了年紀的聯隊看護兵在幫忙，還有我。這樣一直到早晨我們纔空閒些。傷的人送出去了。新的沒有。我們的外科醫生去休息一下。我們和看護兵值班。

「我見了這麼多的外科醫生，」他不時抽着煙，一面講，「沒有一個像我在日俄戰爭中在前綫遇着的那位。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又有決斷，又敏捷，在最困難的形勢下，在射擊之下還施行手術救人性命。但他還是非常的年輕，他已經不讓兵士流掉許多血，像我們的尼古拉·華西里維契(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今天一樣。」

「是的，那個外科醫生，」看護兵講，「並不忙着截斷，他在困難的前綫情形之下仍舊努力救下人的手或腳。沒有一個別人像他那樣。」

「但我却回答他：『不，也有不比他壞的，』我就開始講給他聽關於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的事，但是他的耳朵不靈。『我相信您，』他說，『但是，您要是知道我們的……』但我又重新說：『我以為，我們的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我的看護兵側耳聽道：『您叫他什麼？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嗎？那我的也是，』他說，『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原來，我們說的是一個人……你瞧，是多麼巧。」

娜泰沒有說什麼在沉思着。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站起來拿掉膝上的毛巾，把它捲好，開始那樣愛好而準確地把清潔的器械放入櫃內，好像把它們放入博物館的陳列櫃似的。

## IX

春日的小河總是橫斷這條小路溢到柏油的人行道上。逐漸地，年復一年，柏油被沖洗而破裂了，而人行道也愈來愈窄了。現在近房子處從那裏剩下狹狹的一條小路，要走過這條路，必須挨着牆走。

西蒙·伊凡諾維契走過灰色的大房子，軍服外套的袖子擦着牆發響。在這柏油路地帶內有一樣慣常的情形。他曾經一日之中要順着它

跑過幾次。西蒙·伊凡諾維契看了看那所房子的牆壁。那房子被大門的石頭的拱形圓頂分爲兩半。門還仍舊是原來的。

當把他從鄉村搬來時，父親就在那邊的門口站着。西蒙·伊凡諾維契在自己面前非常清楚地看見他。一個不大的人，生着瘦削有病容的臉，憂鬱的眼睛，他底眼睛很好：在裏面蘊蓄着溫暖的，對他（西蒙）愛憐的光輝。現在他在那邊站着……瞧着兒子，希望他留在城市中。但是他終於滯留下來了。大家都說他底父親是個酗酒而軟弱的人。但是他並不軟弱。不是，他不過在外表上似乎是軟弱的，有皺紋的細頸子，在人面前總是拘拘束束的，可是他知道什麼爲西蒙是較好的，而把他留在城中。除西蒙·伊凡諾維契外，如果不算那個兄弟，（他就住在他那個兄弟家裏），他一個人也沒有了，他還伸了手向西蒙告別。

這樣西蒙·伊凡諾維契又開始回憶起父親來了，他非常輕悄地順着這條路走，希望回憶得更多些。

父親是莫斯科城下雪雅諾夫（Сьянов）村的一族，在自己底父親死後沒有和兄弟析產，他是一個好木匠，在里保特將軍采地內做工，采地在泊赫拉（Пахра）後面，離雪雅諾夫村不遠。他每星期逢禮拜六回到妻兒住着的家中。在西蒙·伊凡諾維契的記憶中產生出孩提時遙遠印象的溫暖而鮮明的斷片：印在布簾帷上大紅花、迷霧的清早木柴在俄國爐子中的爆裂聲、被刀削光的桌子、母親底溫暖的柔毛的手帕和母親自己——都是非常地模糊而遙遠。父親似乎永遠是從路上來的：門開着，而快樂的，可笑的他便在門口出現了，腳踏着拍子，把西蒙抱在手中，把他拋到天花板，一面唱着，「伊凡·枯齊米契！伊凡·枯齊米契！够了，停止吧！」這是非常滑稽的，但母親不知爲什麼在生氣而哭泣。後來在小屋中來了許多人，喧鬧着，爭執着，有時在打架。父親在早晨是沉悶的，面色慘白，完全不快活了。有時西蒙早晨睡不着他，他已經走了。

父親總有準備好的釣竿。星期日他帶着兒子到泊赫拉去釣魚。在西蒙的母親死後，父親開始帶他到里保特的屋子裏去，他選了些小木板在工作台近邊釘起來，父親是在那隻工作台上做工的。西蒙不記得父親在里保特的生意什麼時候被停掉。他祇記得父親的右手變成彎曲的了——

在粉刷屋子的時候父親從樹上跌下把手折斷了。現在父親更常常坐在泊赫拉釣魚，但是他回家以後，便打開窗子，大喊道：

『盜用公款的人，流氓！一隻牛身上想剝三張皮。誰須要偷東西？我們須要，可是對不住，我們知道廉恥！他的采地還嫌少，房屋還嫌少，讓我們來從大兵腳上把鞋子脫下來，他就赤着腳去打仗！』當鄰人們來到草屋裏，他便嚷道：『你們去看看報紙，看他們怎樣評判的軍需官的主任們的……他在烏拉爾（Урал）嶺有最富藏的樹林，管理人們坐着，他們的主人反而在受審判：正義而寬大的法庭……』他展開「分文報紙」，他是照着那份報紙教西蒙識字的，在那張報紙上印着一個標題，「里保特將軍訴訟案」。他們要判決嗎？抓緊了口袋！他們對鱸魚有那樣的網使鱸魚都會跑到網眼裏去。不公平的裁判！』

由於常常的一杯在手，父親的手開始抖起來，他做木工也做得不好了——他不能適應用左手來鉋，而右手是又不正確又無力的。因此他沒有去打仗。他的兄弟去了，可是一年以後打傷了回來了：他的頭老是抽動着，彷彿是對什麼東西表示驚奇。

父親的兄弟在鄉村裏是出名的做事得心應手的人：他養着蜜蜂，六個孩子全都活着。在從前他是按照列寧所蒐集的統計材料中的擁有五十二分之二十七的馬匹的主人之一。不過他是一個愛好勞動，不喝酒的人，在革命之後經營得並不壞。在這時間內列寧住在戈爾基（Горки）。

這件事西蒙記得很清楚。開始有汽車經過雪雅諾夫村，和西蒙同年的堂兄弟艾郭兒（Егор）特別喜歡這些汽車。他們常常沿着道路跑着戈爾基去，有時是吊在卡車後面。

西蒙底父親那時用他那跌斷了而又拙劣地接起來的手對付着做些工作。同村的人拿各種家常零零碎碎的工作給他做。他是各樣都來得：他會縫馬頸繩、補鞋子、修鐘錶。當雪雅諾夫村合作社的一個店員偷了東西被發覺後，須要趕快有人替代他，父親就暫時到店裏去做事。在那裏表露了他底一種特質：他底嚴峻的，幾乎是陰沉的誠實使人們同情他，這樣一天一天地他就留着工作了。逐漸地，他竟成爲一個需要的人，甚至他竟變得直爽些了，可是他時時復發的酗酒妨礙了一切。實在，雪雅諾夫村的人並不以爲這是大壞處並且引用俗諺說「吃醉和聰明——是他

的兩件利益」，而且這店員的一切都非常有秩序，可是西蒙底父親在釀酒後是陰鬱而寡默的，不讓別人有所制裁或辯白。

西蒙和艾郭兒常常一同去釣魚。有一次孩子們在泊赫拉遇着一個陌生人。

在泊赫拉，西蒙知道河岸的每一個曲折。知道在什麼地方好釣魚，知道在早晨由水中湧出綿屑似的霧的時候和晚間水平靜的時候河面上會出現許多圓圈，魚就在那裏捕捉蠅蚊。夏天早晨孩子們走近高河岸下面的神祕的地方，發現它被佔住了。

那是一個闊闊的，結實的人，他坐在方格子的墊子背朝着他們，上衣拋在草上。他手裏有三枝竹節，他將它們一枝和一枝交疊着，轉過來就成了一根細長的釣竿。西蒙用肘碰了艾郭兒一下，他們便走近些。綠色的釣絲浮子，——擊過的，光滑的，裏面插着鵝羽莖，——都是漂亮的，好像用來真正地釣魚是不適合的。

那人敏捷地把釣絲投入水中。停在一塊地方的浮子開始顫動起來，在水上浮動的垂直的釣絲開始被風吹動，變軟了，躺在水上。漁夫拉開了釣鉤移動了浮子。把小鉤的灣弄得淺些。西蒙緩步走向前面，小樹枝發出聲音使那人回過頭來。他底沉重多肉的臉看起來並不老。他命令式地向兩個孩子點頭，這個祇可以有一個意思：「不要響」，便又重新投下釣竿。

當漁夫一隻一隻地拉起了二條鱈魚時，第三條跳下去了，它在空氣中閃出銀光又飛到草上撲着，跳躍着，彎得像鏟刀似的。西蒙衝過去用手蓋住它。他把魚握在手中遞給漁人。那個人，瞧也不瞧，向孩子指着放在繩上放入水中的其他兩條魚。西蒙懷着擔心人家要不信任他的戰慄，努力要把第三條和那二條併在一塊。這樣就成立了一個祕密的協定：西蒙幫助陌生人除下魚，掘蚯蚓，捉蒼蠅，這一切都是出之人的最卓越和最年青的能力：對新的東西感覺驚奇而把自己生活中重要的地位讓給它。

應該說，來了一了有趣的人。他住在有尖屋頂，圓陽台的屋子裏，在繁生着松樹的森林區上，他是一位醫生。給列寧治病的。

過了一星期，西蒙與醫生之間建立了友誼。醫生走到泊赫拉的岸上

，已經在張望西蒙在那裏，甚至還送了他竹釣竿。

「我不需要，」西蒙搖頭說。

「爲什麼？」

西蒙在大清早走到沒食子灌木叢前，分開樹枝，仔細觀察它們，那一根是比較均勻些。他用小刀把它橫截下來時，感到新鮮而涼爽的露珠從樹葉上濺到他底臉上和肩上時，他是不善講述自己底感覺的。後來用刀輕輕地敲去樹枝上的葉子。它們發出澀辣的氣味。剝掉了綠皮，在他手中便有一根韌而有力的溼潤而發光的釣竿，如果試用舌頭舐舐，便有一種特別的，微甜的味道。西蒙喜歡這樣的釣竿甚過一切竹釣竿。

「到底爲什麼呢？」醫生問。

「就是這樣，」西蒙回答：

「就是這樣——那意思說你不知道，但是一個人關於自己的一切都應當知道。你從什麼地方來的？」

「從雪雅諾夫。」

「父親在那裏工作？」

「在合作社做店員，我底父親是好……」

「我底父親爲別人並不是特別的好。可是我喜歡他。」

「我底父親會喝酒。」

「這就壞些！喝酒的人要偷東西。」

「父親連刑人的一個哥貝克都不取。」

「他偷取自己底健康。健康——這東西比金錢還難得到。」

他們一同走上泊赫拉的險岸，醫生沉重而響聲地呼吸着，他停下來透一口氣。

「你看，雖然我是醫生，可是我不能給自己另裝一個心。」他說。  
從泊赫拉下來時，孩子們吹哨着大喊道：

「西密—奧·第盧念夫，旅行家！」

「這是叫誰呢？是叫你嗎？」

「是叫我」，西蒙說他預備要做一個旅行家。

「你爲什麼要這樣呢？」

「爲了要渡河去勇敢地戰鬥。」

「我大概在自己小的時候也是這樣釣的，所以就做了醫生。」

西蒙不懂得。

「你想醫生不需要勇氣嗎？大約比旅行家需要得更多些。每一件事，如果人要把它做得好，需要有勇氣。」

西蒙懷疑地看着。醫生停下來透了一口氣不滿地道：

「你以為事情就是這樣做的嗎？你要抓住它，可是它堅持着。每樣東西都像這樣。鱸魚這樣也是釣不上的。一切的事都要求熟練。這樣，旅行家，釣鈎還是拿着吧！」

另一次醫生笑着說：

「喏，這樣意思說你要走了，打開新的境界而坐在河邊上釣魚嗎？」

「嗯哼！」

「這樣是不會有的，兄弟。」

「怎樣纔會有呢？」

「有的要終生才能達到這個新境界。而不能生活在其中。爲了要達到那裏氣力已經用完了。那時你對人們說：生活吧，同志們，這裏是爲你們的地方，要保衛它！這樣，旅行家……」

西蒙那時不了解醫生說的什麼，他想問他，但是他們很快地便不再相遇。不久父親把西蒙帶到莫斯科送他到一個私人經營者處去學習鐵接技術。他那時是十二歲。

有一次西蒙和艾郭兒沿着泊赫拉河岸跑。他們在頑內戰的遊戲。突然間艾郭兒停止了不再射擊「白色的」西蒙並且用眼睛指示上面低聲說：「列寧！」兩人靜下來開始瞧望着。

那被稀疏的白樺樹圍繞着的草地到泊赫拉的河邊便突然斷了，在這河的高岸上，在高高的老白樺樹下有一隻凳子。此刻列寧坐在上面。他注意地瞧着自己面前，孩子們瞥視了一下他在瞧什麼。下面是青色的泊赫拉河被風吹起了漣漪。漣漪是鮮綠色的，一點一點的，好像是由河岸上的灌木反射下來的，灌木把自己底顏色給了漣漪，而自己仍舊是那樣鮮明的綠色的。在對岸展開平闊的草地。在右面草地與河流突然斷開的地方隱隱約約地可以看見一座木橋，在木橋後面是雪雅諾夫村的灰色的房屋。再右邊些——是鐵道的路線。火車頭沿着鐵道把白色的煙底渦卷



擲到天空。拖着好像玩具似的火車到卡西拉(Кашира)，泊赫拉的左面突入高岸，形成輕快美麗的弦形，在那裏重又隱約可以看見草地和在它們後面的——孩子們知道——是石坑，在那裏有蛇，人們在那裏斫白石頭——石灰岩。

奇怪的是列寧坐着，注意地釘視着每天可以看見的東西。孩子們站了一會，然後靜悄悄地下來走到河邊，走過水邊的低低的小路，可以不致打擾列寧，他們久久地記憶着並且在自己中間談着這次的遇見。

在一個冬天的寒冷的晚上西蒙被老闆差到柴赤泊去買麵包，他聽到周圍的人都說列寧死了。他吃了一驚。後來他是那樣地惋惜列寧，於是他決定今天就到鄉間父親那裏去。可是在火車站上簡直不能通到櫃台到火車上去：有那麼多的人在乘車。西蒙穿過月台爬進車室。擠在穿黑皮襪的人與戴大棉毛巾的婦人中間。雖然是十分寒冷，但他在他們中間是溫暖的。

他在家中沒有遇見父親便又跑到戈爾基去。已經是夜裏了。白樺帶着被雪鋪成的厚厚的柔毛的樹枝聳立着。深而和平的雪鋪在樹林中和公園內。無疑地，列寧曾經坐過的那隻凳子也被雪掩蓋着了。在有圓柱的房子前面的圓形通道上有一條寬敞的車馬過往的路。沿着那條路開來了些載客的汽車，它們停下來，車門打開了人們便忽忽地走出來。巨大的花圈在黑暗中可以顯出自己底輪廓。從窗內和開着的門內透露出的光線照亮了寫着黑字的美麗的緞帶。西蒙立了好久。他感覺好像有冷氣從外面到房子裏來，房間裏增加了許多人和花圈，這一切都是冷的，簡直是從嚴寒中來的。這個冷氣帶走了最後的溫暖，列寧是在這溫暖中生活和呼吸的。現在如果要有人來住在這所房子裏，那已經不是他，——一個活生生的簡樸的人，西蒙在泊赫拉險岸上看見的那個若有所思地注視着他們底簡單的草地和村落的人了。西蒙凍壞了便回家去。

早晨他們同父親去看人們怎樣把列寧從他住的那所房子裏抬出來。他們和那人們一同走出鄉村。在走的當兒，他們越過穿皮襪和麂靴的男子，裹着肩巾的女人和穿小大衣，裹着母親的十字紋的頭巾的孩子們：在明朗的天空下非常寒冷。整個的雪雅諾夫村都去了。在他們後面跟着腦夫林的人……在戈爾基公園的小徑上也聳立着白色的，平靜的白樺樹

，清新而皎潔的雪在太陽下閃爍着，天氣是爽快而清明的。西蒙和父親從左面擠到石級前，停在平滑勻稱的圓柱旁。艾郭兒來不及和他們一同來，他已經不能擠到前面，便爬到白樺樹上。

當二扇門一同打開時，先是開始有人拿着花圈走出來。花是鮮花，西蒙想，它們立刻就要凍壞了——天氣是這樣地冷，他突然忘記了花和冷：棺材抬出來了。蓋着紅……西蒙想要細細地看看列寧他是不是像那次他和艾郭兒看見的那樣。可是父親那樣嘎聲而沉重地呼吸着把他駭住了。他望了一眼看見父親在哭了。

他自己也由於一種他不會訴說的情感而感覺非常抑鬱。當抬棺材的人開始下台階時，西蒙看見了列寧底臉，方始懂得什麼是『死』。這意思說『它』要來時，便毫無辦法了嗎？……這意思說，無論誰也不能逃避死亡嗎？這怎麼是這樣的呢？誰都不能嗎？這不會的。他不會相信這件事有一天會在他身上發生的。

列寧被抬着走在整齊而閃光的樹木中。一羣人在周圍走着，有人跑在前面，人陷在雪中直到腰都，但是他們竭力不破壞整肅莊嚴的行列。後來人羣從斜坡的山上下來到雪雅諾夫橋上，橋上的木板凍結起來在人們的腳底下軋軋發響。在當時以及後來，過了許多時後，西蒙總感覺有一種特別親切的氣氛，他總是想起列寧。

當他和父親從蓋拉西莫伏車站送了喪車，走到鄉村時，父親講給西蒙聽，有一次列寧到他底合作社裏來。列寧買了一盒火柴並且和店員談了一會。

『他和我談話。好像我能教他一點什麼，而不是他能教我點什麼。他問，農民什麼東西買得多些，需要什麼。而我和他說話就像此刻和你說話一般。後來他說：「我聽見人家講到您已經不止一次了。您是正確而誠實地在工作。」並且握了我底手。』

從這一天起西蒙開始在訪問父親之中尋着了喜悅。他喜歡看見在飽得光潔的木頭櫃台後面的穿着黑上衣的父親底消瘦的身體，和他要巧妙敏捷地，精確地稱一塊放在天平秤銅盤上的麵包時的努力。

他們和父親一同走到泊赫拉，走上它那險岸，看雪雅諾伏和諾夫里，看仍舊行駛其間穿過田野和草地的鐵道，西蒙驚異土地的形狀是在逐

漸地不知不覺中改變着。他以為既是經過這樣的革命，一切都應該立刻轉變了的。可是父親講他的從前起初在莫斯科的建設，後來在里保特家時的工作情形，和以前誰住在這塊土地上。西蒙習慣地注意到那些地方的深切的轉變，起初它們幾乎是不惹人注意的。

他開始對父親講到自己底工作和自己學習的志願。他要做一些比在鍛接作場內工作更好的事。

二十歲時西蒙到工廠去。一年以前他加入共青團，又過了一年他被召入軍隊。他回到莫斯科，便進了醫院。

西蒙童年的印象怎樣反響了他底選擇，他沒有想過。目前西蒙·伊凡諾維契以為他把這事看得很清楚。父親坦白地告訴他自己生活全部的辛酸。這生活，在別人開始改善自己底生活之前恰巧是被破壞了的。可能的他父親是先導人物之一：他又笨，又誠實，而且懂得許多。

有了着落，西蒙把父親接到莫斯科自己的地方來。他們之間建立了特別的友誼：在表面的表現是嚴峻而吝嗇的。父親爲了要使兒子高興，克制着好久不喝酒，但完全戒了又不能，他常常生病。但是西蒙却要讓父親有安逸的晚景，他一面工作一面攻讀。

攻讀對西蒙是那般地容易而簡單，使他不能相信怎會有人學業不成呢。怎樣有人不會呢？很快他就要知道一切。但是愈到後來要知道一切便是愈困難。一方面更有興趣的是：登得愈高，地平綫總是擴張得更闊。在外科學的演講會上西蒙聽到了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這就是他底醫師的特長。

「醫生——是死神的助手，」父親老是開玩笑說。他是異常地把自己兒子的引以爲驕。父親在戰前因爲肝臟和腎臟的病死去。雖然兒子已經是醫生，卻不能替他裝上另一隻肝腎。

## X

西蒙童年遇見的那位醫生正確地告訴了他健康是困難得到的，如果一個人把自己底心弄疲倦了，沒有一個醫生能給他換一個的。可是關於事情他說得最正確：你要抓住它，可是它堅持着。

結束了醫學院後的第一個時期他起初跟着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工作，外科醫生的燦爛的手術和它們的不變的成功使西蒙·伊凡諾維契嘆服了。不久它們就開始壓服了他。拿外科醫生手術時舉動的精確和自己底胆怯不決定的樣子來比較，他臉紅了，並且因此而更手足無措了。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不能克制地使他拘束。

他自己所做的一切的事在西蒙·伊凡諾維契看來是一個孤立無靠的人底工作。那個人不能單獨地讓他去行路——他會迷路的。祇有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時刻站在他旁邊的那種情形方能把他從絕大的錯誤中救出來。但是小的還不算。他看人體不像外科醫生看它那樣。他推測的是一樣，而尋着的却是另一樣。

第一次閃光的出現是當西蒙·伊凡諾維契注意到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也常有探尋、失望、不滿意自己的困惑的日子。啊，意思說，連他也碰了一種難以捕捉的，似乎是不大的，然而又難以克服的障礙。西蒙底醫學知識還不够。可是他從書本上懂得一件事，從經驗上又懂得另一件。於是他便開始蓄積這種經驗。

戰前他覺得他已經獲得了許多。可是當醫院裏開始抬來了傷兵時，他底經驗重新又變得渺小了。須要全副武裝去和敵人播種在我們土地上的死亡鬥爭。

各種部隊都有自己的技術。同樣西蒙·伊凡諾維契也應該有自己的。可是關於這一方面他突然失策了。他在生命中還沒有遇到過這個：對自己力量的懷疑打倒了他。他開始躊躇他到底有沒有方法來精通他從事的那種技術呢。最後的時期，當他想到勞謝夫底手術時。這種懷疑更增強了。

在這整整的三個星期中西蒙·伊凡諾維契總是一會希冀着好的結果，一會又感覺好的結果是不會有的。他又想他是不是正確地做了一切去救勞謝夫底生命。

但是生命是好奇的。勞謝夫——一個三十六歲的人、西伯利亞人，獵人、集體農場的團員——底主要的特徵是驕傲。不論他在講什麼，顯明地，他總是以他怎樣生活，在什麼當中生活而來自誇，他以他自己本身，以自己過去的健康和自己生命中的成就而驕傲。

『我是西伯利亞人，我是獵人，意思說，我很值錢，』他說，而且明白地這個人真正是很值錢，並且堅實而強力地抓住了生活而生活着。因為別人有了這樣的創傷即使仍舊活着，也要弄得意氣銷沉了，但是勞謝夫不要銷沉也沒有死。

『勞謝夫，你對於自己有多麼高的理解，』有一次瑪依奧洛夫對他說。勞謝夫用諺語來回答道：

『把自己估價得高些，人們總是要抑價的。』立刻又糾正道：『雖然也有人們不減低我的價錢。』

西蒙·伊凡諾維契從看護伊凡諾夫斯卡亞那裏聽說勞謝夫是一個聰明而有趣的人，可是他克制了自己和他談談的願望：勞謝夫將生命依賴於他的醫學藝術的感覺和勞謝夫也許因為他們醫術低劣而心中責備他這一點阻止了他。幾天前西蒙·伊凡諾維契在重傷病房內觀察看護伊凡諾夫斯卡亞給一個躺在窗口斜對着勞謝夫床的哥薩克人注射鹽水針。佛洛勞夫底孫子沙尼加靠近勞謝夫坐着。勞謝夫愛沙尼加因為他使他想起了自己底兄弟。對於沙尼加，勞謝夫是一個有趣的人。這次沙尼加把他在街上聽到的談話傳達給勞謝夫，說德國人已經非常逼近莫斯科了，並且在十月革命紀念日之前要佔領它，然後到伏爾加河上那時就要締結和約了。

『他要佔領莫斯科？毒死他——他拿不到的！』勞謝夫說。『你不要想這個。民衆要支持着的。這些玩偶算什麼呢。——勞謝夫輕蔑地稱德人為『玩偶』——吹些什麼牛呢？這樣你知道。主要的打拳者在市集上走着召喚道：「喂，誰和我來？誰來打我？」他把大家一個一個地都打倒了。但是兩人下了決心，一個在前，一個在後向他撲上來，就會把他打倒了。對嗎？」

可是沙尼加顯見地還沒有被說服，他說道：

『要是打不倒呢？』勞謝夫回答的話在沙尼加看來好像謎似的：

『我們看吧！你不懂得嗎？俄國人民是真正的好漢會撐得住的。』

『說得好，勞謝夫，』西蒙·伊凡諾維契道，『不過事情已經是很不容易了。』

『關於這件事用不着想它是容易的還是困難的人家說，「着手去做事。」既然弄上了手你就丟不開它。意思說。去做啊！眼睛害怕——手

去工作。」

「敵人是非常狡猾的，勞謝夫叔叔，」沙尼加說，「學校裏的先生對我們說的：狡猾的。」

「能偷偷地走近一個狡猾的野獸身邊更覺得高興些，沙尼加。你要去追一隻兔子呢？還是去追一隻貂呢？你選那一樣？明明地你是去貂追：它是狡猾而寶重的猛獸。它抓住了牡鹿的脊髓，吸它的血。這樣的生物弄死了一個大野獸。」

「難道德國人是寶重的野獸嗎？」

「德國人本身並不寶重，可是他抓住了大而寶重的巨獸的軀體。」

沙尼加想了想這是什麼意思：「抓住了我們的土地，」便搖搖頭。

「抓住我們底祖國？是嗎？」他知道他說得對，可是勞謝夫不知怎樣又把這話轉過來。

「我們叫它祖國，還叫——俄國，還叫——蘇維埃共和國聯邦，但德國人叫它「生活的空間」——就是這樣！」勞謝夫底眼睛轉在醫生身上。

「是——呀，」西蒙·伊凡諾維契不安地說。

「非常的侮辱，醫生同志，」勞謝夫說，「這是「生活的空間」。似乎他們不當它是有人居住着。它對我們的民族是血緣的，並且屬於民族有幾世紀了。空間——的意義：是空的，為他們來生活的空曠的地方。那我們是在那裏呢？把我們從名單上除掉了嗎？我們建立生活已經幾百年了，並且還帶二十四年。」<sup>⊕</sup>

「他們就這樣預測，勞謝夫，但這是不會的。」西蒙·伊凡諾維契說着也慚愧，因為他覺得這個「不會」是勞謝夫底手所造成的，而不是他底手。

「明明地不會！他們對別人的東西是非常貪婪。我爲了這個要照着全部的地理和他們總算賬。爲法蘭西——有的，現在爲比利時。爲挪威打殺了一個軍官：我喜歡挪威人民，他們像西伯利亞人。」

「但這西伯利亞人是誰呢？」沙尼加問。

「西伯利亞人——這是鍛鍊過的堅實的民衆。這是機敏的民衆，喜愛工作，不怕寒氣，尊重自己，那就是真的西伯利亞人。」勞謝夫嚴肅地似乎一點不連開頑笑的樣子說。

<sup>⊕</sup> 蘇聯革命以來已二十四年。

他躺着，人是陰鬱的，蒼白的，帶着透明的黃色的手，西蒙·伊凡諾維契注視着他，一面感覺——不是那種正直地，又不是不正直地——因為沒有在他底疾病中觀察出什麼究竟來而在他面前是有罪的。甚至假如一切都觀察到了。一切都做得對。他總是要感覺有罪的，似乎西蒙·伊凡諾維契是個較爲渺小的人，而勞謝夫卻比較大些。或許須要生活的是勞謝夫，而不是西蒙·伊凡諾維契。

『您受的是怎樣的教育，勞謝夫？』他問。

『生活的實地經驗多些。學校進了兩年！我被黃金毀了：我總是渴望到西伯利亞廣大而卑濕的松林地帶去，是這樣的——我們有一個經營的集體農場。我的小兄弟在我這裏做聯絡員，我和他安排下了詭計。生活啊！』

西蒙·伊凡諾維契就是努力要維持這種生活，可是他不能夠。

他做了複習的手術，弄清潔了腹腔。腸內的一部分引起了疑惑：或許是該去掉它……。第二天勞謝夫底體溫下降了。西蒙·伊凡諾維契希冀着，等待着。到底新方法有時也會行奇蹟的。可是第三天勞謝夫底溫度重又上昇了，他底腹部變爲堅硬的，劇烈的疼痛重新又來了。第三天傍晚來到醫院後，西蒙·伊凡諾維契悄悄地走進勞謝夫睡的那間病房。看護婦維多利亞（Виктория）靠他底牀坐着，他們談到一封信，那封信大概是他快要接到的。

『我等不及接到了。看護，您接到時已經沒有我了，您讀了便寫封信給我母親，』勞謝夫呼吸困難地說，他懷着那樣的表情來平靜地確定那爲他剩下不久的生活的期限，似乎是在奉公誓時出門之前命令佣人一般。『叫她不要把伊凡留在家中。這小伙子要去就讓他去吧……。』談話是關於勞謝夫底兄弟：西蒙·伊凡諾維契從娜泰那方面知道，他要求進航空學校。可是母親不放他去，她想所有航空學校出來的祇有飛行員，所以爲小兒子擔心，「我讓你們倆去打仗，而小的一個無論如何不放了，」她寫道，「我底心這樣地痛，他十六歲就要從軟牀上睡到板牀上——一共不過……。」

看護婦要安慰勞謝夫便開始說他還要自己寫呢，可是她底聲音是半信半疑的。西蒙·伊凡諾維契感覺勞謝夫覺到了這個。而看護婦自己也

懂得。

「好，我來寫，勞謝夫，」她說。

西蒙·伊凡諾維契沒有勇氣走近勞謝夫。此刻人躺在病房裏，生着着，可是已經懂得很快就有一個時間來到，而這裏就要「沒有他」了。生活將要沒有他，再過些日子，看護婦也要做完「沒有他」的，最後一件簡單的事——覆母親一封信，要她不要留住伊凡。勞謝夫底和一種原始的狂暴的力量搏鬥的機構似乎在讓步了。或許，在這個情形之下有一種醫生們所不能克服的，在他們預見之前就有的東西。而他們底力量又不足去戰勝它？

西蒙·伊凡諾維契要正確地知道：這東西是不是能克服的，還是在什麼地方有他底錯誤，可是誰也不能回答他這個，所以他苦惱着，一面考慮要使勞謝夫的疾病有轉機還可以做些什麼。

## XI

在繃帶間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西蒙·伊凡諾維契和鐵霍腦娃醫生都瞧着看護伊凡諾夫斯卡亞給剛搬進醫院的姓卡里奴虛庚（Калинушкин）的紅軍戰士底脚上除下濡滿了血而變硬的繃帶來。他躺在榻子上，伸一伸直頸部的筋肉，痛得苦眉皺臉。他努力要看一看他底脚上是怎麼一回事。他底蒼白而披着小汗珠的臉突然回轉過去。如果不是鐵霍腦娃趕快扶住他，他底頭就要滑過放在他頭底下一隻不大的枕頭了。

「因為脚的緣故空氣是多麼窒息，」他說着，他的瞳人跑到眼臉下面去了。鐵霍腦娃把藥棉蘸了阿摩尼亞水拿近卡里奴虛庚底鼻子。他吸了便張開眼睛。

「忍耐一點，」看護伊凡諾夫斯卡亞說着用剪刀剪開繃帶乾燥的部份，並且立刻除去包紮，像除去厚疤似地，把它扒在盆裏。

「我沒——有——什——麼，」紅軍戰鬥員緩慢地說，他愛憐而請求地笑了一笑，「忍耐。怎麼，我底脚很壞嗎？」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這時沉默着，看着右足正中脛骨的被彈火所傷的折斷處。骨頭被粉碎成碎片。創口的邊緣呈着令人不愉快的慘白色。



，好像出膿似的。他沒有回答。

『把他的腳舉起來！』他斷續地好像發怒地命令道。佛勞洛夫從把卡里奴盧庚抬進繃帶間後，就靠門站着，照一向的習慣背倚在柱上，漠不關心地看着穿白外衣的人們怎樣在繃帶間內走動着。佛勞洛夫聽到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底聲音便趕快跨到檯子前，把左掌伸到卡里奴盧庚底黃色的有裂紋的腳踵下面，右手牢牢地抓住折斷的腳底腳趾。他把它拉近自己，一面敏捷地而仔細地把腳舉起在金屬箍圈上面，這裏面鋪着灰色藥棉薄片。娜泰迅速地從檯上把箍圈拿掉，佛勞洛夫的瞥視中仍舊含着那漠不關心的樣子，但也是那樣敏捷地把腳放低些一面繼續着把它向自己拖。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從藍色的，塗着瓷釉，放在小桌上的小盤中取出一副黃色透明的橡皮手套，敏捷地戴在手上。他注視着卡里奴盧庚底腳，目光轉到他底激紅的發腫的表皮上，他從繃帶間的看護手中接了探針，細心地將它伸入創口深處。卡里奴盧庚呻吟着，眯着眼睛，右手抓住桌邊。後來他慢慢地睜開眼睛透了一口氣。外科醫生後來在他創口上所做的一切活動他都已經強固地，沉默地忍受了。可是由他肩部底動作上，從他底明朗的有一點樸實的，青灰色眼睛中的表情上，和眼睛下面以及額上出的汗，都顯見他是多麼艱難地忍受着。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視察了一會創口。

『該死……爲什麼是這樣的情形呢？』他舉起疑問的，黑而濃密的眉毛。『看護，告訴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叫她預備器械，哦不是！您到那裏去？暫時準備夾板……喂，那個看護去告訴……』

『那個看護』，一個年輕的實習生，在外科醫生面前很羞澀，她從繃帶間跑出去，伊凡諾夫斯卡亞迅速地開始調換箍圈裏的棉花薄片。後來繃帶間的看護用一隻長鉗，好像啣在鳥嘴裏似地，不碰着什麼，拿了一小堆消毒紗布蓋在卡里奴盧庚足部的創口上，娜泰用寬繃帶繃住紗布並且把繃帶纏住了腳。

西蒙·伊凡諾維契注意到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底情緒在改變着而且被一直生長着的內心的重壓分了心，他的忍耐力就要消失了。他便俯身開始從下面診察卡里奴盧庚底腳。可是他捉住自己診察足部的動機並

不是單爲了對傷兵有益處，而是表示他是在忙着診察，他便紅着臉伸直了身體。看護伊凡諾夫斯卡亞瞥視了他一眼，他們互相了解了，並且用目光贊同了暴風雨時間內的誠實無欺的行爲。

卡里奴虛庚底脚被小心地放在夾板裏，當他底脚踵觸着鑿子時他重新又呻吟了。

『夾板要包紮起來嗎？』看護問道。

『用不着，』西蒙·伊凡諾維契回答。

『那一隻脚也折斷了嗎？』外科醫生問。

『也是的，』卡里奴虛庚似乎因爲弄成這樣而感覺抱歉似地回答着。

從外科主任用眉毛表現的迅速的暴怒的，如同閃電似的兆候上，看護伊凡諾夫斯卡亞開始解開那隻放在普通的長木板上的左脚，那脚從足踵一直包到鼠蹊，先用繃帶，上面又用繃腿布包上的。

『佛勞洛夫，握着，』當木板開始落在檯子上時她說。佛勞洛夫也像舉右腳似地，把卡里奴虛庚底左脚舉起來，不讓它在折斷的地方傾側。

卡里奴虛庚底大腿上有一個不大的碎片的創傷，大腿骨也折斷了，碎片從大腿底後面可以摸得着，位置微微橫着。

『是的』外科主任沉思地說，他注意地診視着創口和折斷的地方。『全在這裏？』

看護伊凡諾夫斯卡亞指着卡里奴虛庚底胸部。那人趕緊說道。

『看護這裏一切都很好，我駭了一跳：那裏要把脚截掉嗎？』他轉動了眼睛，竭力要它們和近邊穿白外衣中間的任何一人底眼睛相遇。他們爲什麼不爲他底脚做些什麼，而祇是瞧着呢，這真是可怕的。

『當真，我就完了嗎？』他重又詢問地說，那時有一個結實闊肩，留着黑色尖鬚，白外衣袖子捲到肘上的人伸出手來，用透過黃色透明手套的半透明的手指開始上下按大腿上的創口。順着腫脹的，內部似乎注膿的脚上的不大的孔中流出發黃的膿的細流。那窒息的氣味透過落在檯子上的棉花上的阿摩尼亞氣味，重新又開始達到卡里奴虛庚那裏。

『充血，』外科主任說了那些和他並排站着的人們懂得的話。可是卡里奴虛庚祇懂得是爲他怎樣不好。他重新向前昂起頭來斜視着。

『諾，您瞧！』外科主任用那樣的語氣說，好像他相信在這裏不能

期待到什麼好結果，「急促和沒有知識的結果，外科刀有嗎？」

「在沸騰着，」在繃帶間工作的看護回答。

「來，我們和那隻腳一同做……來輕輕地包紮一下，看護伊凡諾夫斯卡亞，夾板暫時用不着。」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底發光的黑眼睛和紅軍戰鬥員底青灰色的溫柔而不安的眼睛相遇了。外科主任雙足叉開，胸部微微突出似乎在等待中振作精神，當娜泰包紮卡里奴虛庚底脚的當兒，他一面瞧着一面想着。

卡里奴虛庚被一個人底沉默弄得很擔心，他由那個人底命令式的語調和周圍的人們對他的服從上懂得那個人是這裏的主要人物。特別令他擔心的是他說的：「和那隻腳一同做。」可是他並未決定要再問一次。

「您在那裏弄成這樣的？」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問道：「大腿是在那裏打傷的？」

娜泰詫異地瞥了外科主任一眼：她沒有注意到什麼傷，但是他，一向都是這樣，連最細小的地方都看到。

「沒有防備……坦克車」卡里奴虛庚回答地，他由「主要人物」的聲音上感覺，他對他（卡里奴虛庚）是和善而關心的，祇是聲音中的音調是堅硬的，這音調在他聽來似乎是屬於另一個人的。娜泰趕緊在包紮着，她看見了從大腿外面創口的上面有一大塊皮下出血的青紫斑。繃帶在最後的旋轉時可透視地蓋上了它。

佛勞洛夫因為握住卡里奴虛庚底脚老是支持着不動的姿勢而疲乏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檯子上。便慢慢地伸一伸直。

「握得多麼敏捷啊！」卡里奴虛庚稱讚道。他有點高興因為他們那樣關切地包裹他底另一隻腳；大概，事情還沒有壞到那樣地步。「謝謝你，我連覺都沒有覺到。」

「我們這裏的一切都是敏捷的」西蒙·伊凡諾維契說，「您就會知道的。」

「還有什麼呢？同志們支持着嗎？」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繼續固執地問。

「爲什麼要同志們呢？我們還是打毀了第一隻坦克的時候，伏赫林就被殺死了。德國人向我們射擊是痛苦的……鉤住我的已經是第三輛坦

克了。它自己也完結了……」

「那麼你們有多少人呢？」

「我和伏赫林。」

「你們毀滅了三輛坦克車？」

「三輛。」

「最後的兩輛，意思說，是你一人毀滅的嗎？它們離開您遠嗎？」

「不，近的。我們的小林中有伏兵。伏赫林開始用穿甲彈射擊第一個人。可是不，他匍匐着！非得用手溜彈阻止他們。德國人從坦克升降口爬來。伏赫林向他撲過去……這邊第二輛坦克從白樺樹後面把他射殺了。我一瞧，我底伏赫林仆下去了……唉，卑劣的東西們！我握住手溜彈，我底槍彈帶放在靠灌林的地方……一個……第二個……後來就用瓶了……可是當第三輛走近時，我就倉皇失措了：我在自己旁邊找不到什麼……我知道在樹旁邊靠近伏赫林還有槍彈帶，我就爬到那裏。它在徒然地掃射着。我聽見，腳上似乎被斧頭的柄打了一下。我爬着，可是已經不靈便了。胸部這裏有嘎聲，不讓呼吸。我用手抓住胸口向樹邊去……」

卡里奴虛庚講得簡單而詳細，他停下來休息一會。大家都靜靜地聽着。

「而它已經攀上來了。它那樣地舉起白樺，以致樹枝掠過地面沙沙作聲。我就在這裏受傷了。他們想——我是完結了，便打開升降口，而我把整個的槍彈帶向那邊……卑劣的東西們跌下去了，他媽的……諸，總之把坦克止住了。」

在談話中他不止一次地咳嗽着，經過長長的談話後，卡里奴虛庚好像努力要抑制咳嗽似的，把着臉漲得通紅。

「可是您不可以繞過去逃走嗎？」鐵霍腦娃擔心地問道，她底大的含有母性的身體俯向卡里奴虛庚，似乎渴望着庇護他，保衛他。

「往那裏逃呢？同志們在後面堅守着。把希望寄托在我們身上。在作戰中後退是不能容許的……你記着同志底生命，他便保全你底……」他看見大家都沈默着，就問道：「主任醫師同志，您想我的兩隻腳怎樣？」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看着躺在他面前的年輕的，纖弱的身體，雙足帶有繁複的折斷。胸部還有什麼毛病。大腿的折斷是最後的創傷：這個渾身負傷，骨頭折斷的青年對付了第三輛坦克車。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注視着那青灰色的不安的眼睛。他須要回答這個問題。

「卡里奴虛庚，您方才說過：『您保全同志底生命，他也會保全您底』，外科主任不準確地重複了紅軍戰鬥員底話。『我想，我會保全您底……他想說『生命』可是說了『雙腳』』。

「謝謝您，」卡里奴虛庚回答道，似乎他一切的驚訝都被外科醫生底這一句話解決了，他底眼中射出信賴的光輝。『現在——這沒有什麼，我會忍受的。』

「等一等，等一等，」外科醫生似乎想起了一件事說，『您怎樣說的：『胸部有吹口嘯的聲音？』還是怎樣的呢？爲什麼不讓你呼吸呢？』

「這是，當子彈打到胸口的時候，我一聽：在創口內有噓噓的聲音……我壓制着……沒有什麼，並不怎樣困難，不然……現在醫生已經給我把它縫起來了……」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冷冷地，幾乎是輕蔑看了西蒙·伊凡諾維契一下，又把目光轉到看護伊凡諾夫斯卡亞身上。

「如果先去診視胸部的創傷，而不先去診視四肢那是更對些，可是在大醫院裏的人們似乎也忘記了他們關於前衛中所知道的東西了。我們不知道有怎樣的意外的事情在等待着我們。他身邊可有什麼小紙片嗎？」

「可是卡里奴虛庚是從那個繃帶所送來的。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西蒙·伊凡諾維契說。他們說到敵人從飛機上轟炸的第一戰綫的地點。

娜泰迅速地包紮好卡里奴虛庚的胸部。

「意外的事情」真正地等待着。胸部有兩個子彈的傷口。一個是不關緊重的：子彈斜擦過第一根鎖骨。僅僅炸開了皮膚。第二個在右乳下面，打穿了肺……在這裏，毫無疑義，曾經動過手術。打穿的孔在第九根肋骨上，快要到橫腹，而不在背上。西蒙·伊凡諾維契診視了，用卡里奴虛庚不懂得，贊同的語調說。

「肺氣病。肺被用密封的縫綫縫到胸部薄膜創口的邊緣上。胸膜底腔……顯見地……和血與空氣脫離了……」說着這個，他把左手有一點

冷的手指按在卡里奴虛庚胸部創口較低的地方，用右手的手指敲着它們，把左手上下地滑着，重又敲着。「肺部幾乎完全復原了……但是這裏……聽見嗎？另外一種聲音。」他伸一伸腰，「胸部的手術非常好。但是沒有顧到腳……」

「腳沒有來得及看一下。第四天上纔把我送到繃帶所。進行着劇烈戰事。看護兵爬到了，把我整個包紮起來，給了點酒和麵包。把我拖到小林那邊的戰壕裏。簡直是不可忍受。我躺着，一點力氣都沒有。等把德國人擊退了就把我抬到繃帶所。一個那樣年青的醫生給我包裹了胸部。「這裏，」他說，「您需要不可緩慢的手術，」他們給我嗅了點什麼，以後的事情我就不記得了。我醒過來——被載在汽車裏。孩子們講：從櫃子上把我搬來的。當搬進汽車時，德國人老是用機關槍掃射……許多人又第二次受傷了」。

西蒙·伊凡諾維契在迅速而敏捷地包紮着卡里奴虛庚底胸部：寬的紗布條結實地一條壓住一條，繃帶轉過腋下在背後面現出了，在那裏把被日光曬焦的紫銅色的頭頸和白皙的年青的身體用顯著的界限分開。這個身體，卡里奴虛庚帶着它終生是那麼方便，以至他完全沒有注意到它，而沒有把它和那整個的喜悅聯繫起來，這種喜悅便是由這身體而體驗到的：可以活動、奔跑、游泳、看見田地、樹林、人物、感受愛情、對人們的友情等的一切可能，現在它為卡里奴虛庚是沉重而不方便的了，它躺在櫃子上，別人已經知道對它怎麼辦。每一個動作都惹起卡里奴虛庚的疼痛，連續地使他記起來，哦，他這裏有腳、有手、有腦、有胸部在痛着。別人竭力做得使他少注意到自己底腳、手、和胸部，而卡里奴虛庚也祇能信任地把自己託付在那些人手裏，他們比他更知道，對他底身體怎麼辦。他重又信任地用自己底眼睛尋到了主任醫師底眼睛。

從這一點鐘起，甚至是從這一分鐘起開始了外科醫生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和那個黑暗的，沉重的，頑強的逼近紅軍戰鬥員卡里奴虛庚的東西的搏戰。

甚至連外科主任用來命令趕快準備繃帶間來施行手術的聲音，——在手術室內，照可能，祇能施行清潔的手術——甚至他底聲音的聲調也像指揮戰爭一般。

「準備，不要遲滯！」他扔下手套，走到洗手盆前面。

## XII

好久沒有人記得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走近手術檯前時所懷有的那樣的深刻的聚精會神，那樣的沉默。靠近他站着的醫生們：西蒙·伊凡諾維契，鐵雷羅娃和給麻醉劑的，黑黑的綽號「小黑炭」的年青醫生拉斯庚（Ласкин），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娜泰，甚至連佛勞洛夫也換上了清潔的外衣——大家都感覺到外科醫生所遭遇的是不平常的。

除了西蒙·伊凡諾維契，幾乎所有的人開始都用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在診察卡里奴盧庚的創口時，因為醫生容許的初步包紮的紊亂而大發脾氣的理由來解釋這種不平常的情緒。右足創口的情形尤其不妙。醫生本來應該給他放一根排膿管，或者即使給他放一小塊紗布也好——可以比較容易地把膿吸出來；爲了這個應該從下面劃開一個裂口：傷口打開的孔隙還不够大。在大腿上也預測要取出那塊那樣接近表面的碎片。這樣可以避免創口污穢的發生和組織內積膿的危險。可是假如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真正地會不滿意那個醫生，那麼大家豈不已經聽得卡里奴盧庚本人說的，那個醫生祇是來不及做完一切需要的手續。他們還以爲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在因爲過去錯誤的診察而生氣。在那次診察中似乎一切都顛倒過來，從末尾到開頭。甚至連紅軍戰鬥員底詢問和小紙片也是在末尾的，但其實是應該從它們開始的。

這一切都不是那麼一回事。

西蒙·伊凡諾維契比別的人們更懂得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卡里奴盧庚底敘述使他自己也激動了。他清楚地看見在自己面前蹣跚蠢動的坦克——黑色鋼製的龐然大物，——和站着對抗它的年青的單純而率直的小夥子，生着明朗的眼睛，纖弱而年青的身體，它並沒有什麼保障的去抵抗向他而來的槍彈不入的鐵的巨物。這也應該惹起外科醫生的激動的。被他克制的激動非但沒有鎮靜下來，反而得到了一種尋找出路和指導他底思想的巨大的力量。

卡里奴盧庚對於在這些和他自己一樣的人們中間的自己的地位是有

一個完全明晰的觀念的。他做了一切他所能為他們做的，但是這件事人們並不常常成功。在可怕的時候，卡里奴虛庚——祇被那樣的武器保護着，那種武器需要大膽、敏捷、意志力、自我犧牲、那就是祇要人類最好的品質——，是可怖的沉重的機械底克服者。他相信這位同志會為他做好他為同志所做的那件事。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是預備做好它的。卡里奴虛庚的任何一個創口，拿它個別來說，外科主任已經在幾百個委託給他的身體上克服過了。可是集合在一塊而又被受傷者底一般的衰弱情形強化了的這些創口是可怕的，並且簡直在威脅着卡里奴虛庚的生命。

為人類生命的鬥爭是外科醫生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底職業，他每天去作這個鬥爭，鎮靜而慎重地打了勝仗。遇到鬥爭以盲目的，艱難的，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所憎恨的力量底勝利作結束的那些情形大部分是可以解釋的，並且他總是預視到結果的。在那裏已經有一樣不可克服的，早先就預測到的東西，外科醫生所以和它鬥爭是因為他底職業必須要鬥爭到底。他鬥爭着，一面看見已經是死，而不是生在佔着優勢。可是，抓着人體中最後的生命之芽，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由於不能援救這個已經微弱的生命所感覺的不是無力，而祇是明晰地感到的學識的貧乏。如果學識更豐富些，那麼，可能地，這次鬥爭會被他得勝的。

因此在他外科的實地經驗的每一個死亡情形後，關於這個他要想得很久，但是他並不在病院或是在醫院裏大家看見他的地方想。而是在家中想，在那裏他底同事幾乎沒有人看見他。他考慮，記錄下來，精密地研究人類思想和技巧在類似的情形下所能做好的一切，和他，外科醫生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能用什麼方法更擴大他底人類學識的界限，這界限永久在動搖着被人類推開着。如果他找到自己底錯誤，那他就嚴峻而正確地批評它。

現在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明白地看見，為生命的鬥爭可以怎樣並且應該怎樣在卡里奴虛庚底身體內進行。

假使他是會安慰自己的，他就會想，在這樣年青力壯的身體內鬥爭可以進行得很好。可是算盤不能打得太如意了，進入人體的細菌——是最強力、最危險的敵人，在賦與的機會中它們底活動範圍是非常廣泛的。應該期待着在胸氣病時常常發生的別的無害的，輕的發炎。我們已經



不談右足的折斷是非常的不好。當猜到外科醫生思路進程的西蒙·伊凡諾維契把這個指給他看時，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便蹙眉了。

明顯的，卡里奴虛庚是在動搖的平衡的情形中，在那裏死亡還沒有比生取得優勢，可是它每一分鐘都可以取得。外科醫生的最微小的疎忽可以決然地，不可挽回地改變一切：現在在這一邊或是在那一邊加上一個輕微的重量都要視醫生而定。因此外科醫生底工作已經不單是清潔創口和將折斷的的骨頭放在正常的地位，主要的是要先預視到敵人可以用來在卡里奴虛庚身體內突進的方法；和它將要用來抓住它自己的對卡里奴虛庚致命的，勝利的詭計。

外科醫生是不能容許敵人獲得這個勝利的，可是要使這個勝利不成功，有兩種方法：一個方法比較容易——截斷右足的方法，用這個方法身體可以免除一切細菌的過剩，這些細菌生長在大腿骨污穢的折斷處邊緣地方，並且是愈來愈生得多的。那些細菌由那裏沿着淋巴系愈來愈深地進入身體內部。另一個方法——保全着腳，可是反之，一般傳染的危險性增加了。

選擇保全卡里奴虛庚性命的比較容易的方法呢，外科醫生可以安心，他是會正確地行動的，可是僅僅是正確地行動還不够，需要做一切可能的，那就是設法救下右腳。選擇第二方法呢，外科醫生便冒着危險——在這方法中也許正巧隱匿着那危險的【最小的疎忽】。這可能使卡里奴虛庚底情形不可挽救地惡化。除了這兩種普通的方法外或許有第三種，可是還須要去發見它找着它。

當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走近手術檯時，今天應該給麻醉劑的拉斯庚看見了卡里奴虛庚底準備施行手術的腳說：

『我們用類似撤退地點的方法來做它，直接從一個地方搬來了好幾天沒有包紮。由這一點上可以斷言，敵人一天一天地愈來愈逼近莫斯科了。』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聳了聳肩：

『斯拉庚同志不懂得，有着像卡里奴虛庚這樣的人們，敵人要一天一天地離開莫斯科了……』

由外科醫生在右腿受傷部分所劃開的第一個裂口，西蒙·伊凡諾維契已經懂得，他在用長的解救的切開的代價來尋找保全腳的可能。他重

新使自己特別注意外科醫生具有的對人類身體最高的學識。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在這工作中的非凡的勇氣幾乎是革新者的勇氣。無可非難地精確地通過組織的深深的切開，似乎顯露了外科醫生自己還不知道的在這突然的靈感的一刹那剛獲得的新作風。他工作的驚人的速度和準確令人想起他底最好最重要的手術，那時西蒙·伊凡諾維契由於在這個人底威力面前感到的欣喜的驚愕而準備要哭了。

對一個優秀的外科醫生這是一個不足道的手術。可是對一位巨匠是沒有不足道的事情的，打碎的骨頭的碎片突出在傷口上像手掌那瘦闊的地方上，在破碎的，失去自己底均勻的，枯萎而有膿的，駭人地向外捲着的筋肉中間，西蒙·伊凡諾維契看着發腫的腳無論如何不能把敏捷，迅速，動作底想像和它聯合起來。可是在這人體醜惡的崩壞中間有一隻勇敢的同志的手在美麗而適宜地活動着。

西蒙·伊凡諾維契注視着這隻手底動作，他想和這個工作比較起來，他自己所做的是多麼膽怯的，沒有成熟的動作。關於這一點他清楚而無情地理解了，同時他感覺自身內也有做同樣工作的能力，當被外科醫生切開的創口內顯出了活生生的，綢子般閃光的骨頭底碎片時，西蒙·伊凡諾維契在其中看出了在崩壞中重新又產生出來的那個生命底基礎，雖然祇不過在一點鐘之前診察創口的時候，他還在想卡里奴虛庚底右脚完全不中用了。

不錯，這是普通手術之一，可是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在其中感應到新的思想，並且顯見的，它在支持着，因為它是有益而需要的。

看見這個的祇有西蒙·伊凡諾維契，或許還有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因為她今天在準備器械時並不是切都是順利的。

當手術開始時，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沒有看見卡里奴虛庚底傷勢，而祇從「那個看護」那裏知道了要應用的器械，她便像平時一樣把一切要應用的都選出來。可是當外科醫生斷續地要「流愛爾」——這是一種鉗子，用來剪斷創口內有病的，不平的在它恢復時不需要的骨頭的。——她用顫戰的手遞了一柄她預備好的流愛爾。但並沒有第二把準備着。流愛爾的事平安地過去了。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弄完了骨頭的一端。——用鉗子取出許多嵌在軟組織上的小碎片，要道：

『剪刀！』

由於粗心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還要第二把流愛爾，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慌忙地拿了剪刀用小環把它倒轉送到外科醫生手面前。可是她做得那樣不靈巧，以至它底一半——外科手術用的剪刀是不釘牢的——落在地板上了。

『剪刀！』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重複道。

沒有第二把剪刀。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並沒有手足無措，她叫別的看護遞一把從繃帶間拿來的已經烹煮過的剪刀，並且用火酒把它燒一燒，她自己就疑問地注視着外科醫生，拿給他一把解剖刀。

『剪刀！剪刀！』外科醫生喊道，他面紅耳赤暴怒地睜圓了眼睛『您幾時纔給剪刀呢？』

這時看護用火酒燒好了剪刀，畏縮地把它遞給外科醫生。但是他粗暴地看了她一眼，並沒有注意到剪刀。

『給我剪刀呀，您爲什麼站着呢？』他再一次喊道，最後他看見了，便從她手裏把剪刀搶過來。『這是對他多餘的一點小東西。』他指着給麻醉劑的拉斯庚手中的小藥瓶道。『不需要！』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加重最後一句的語氣看了拉斯庚一眼。娜泰注意到外科醫生底眼睛閃着怎樣銳利暴怒的閃光。拉斯庚底面部的表情是漠然的，他站着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的樹葉已經枯黃瑟縮的白楊樹梢。在樹枝上有麻雀飛過着。他並不是一直數着開刀者的脈搏，（那是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所要求的）而是數了以後，放下卡里奴虛庚底手，有兩分鐘的光景也不重新再去握它。娜泰想要有一陣暴風雨……

『他底脈搏怎樣？』外科醫生嚴厲地問。

『很蕭條，』拉斯庚考慮地回答道。

『怎……樣的？』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喘着問。

『方才是八十四跳。』拉斯庚回答道，一面竭力探摸着脈搏。

『不要方才是，不要方才是，親愛的先生，而要現在的！注意，須要注意瞳孔和脈搏。沒有醫藥教育也可以數麻雀的。』

拉斯庚鼓着腮，紅着臉，可是他底動作並未因此而加速。

『看護伊凡諾夫斯卡亞，來代替疲乏了的同志！』外科醫生命令道

。這是一種侮辱。拉斯庚從聲肩走了，娜泰趕快站在他底地位，整了一下口罩便把着脈。

手術繼續了將近一小時，經過在右腳受傷地方施行迅速而緊張的工作後，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已經安詳地從左邊大腿上取出了碎片，劃了兩條深的切口，放了一根排膿管。兩隻腳是那麼堅牢地裹在固定的繃帶中，可以把創口打開，弄清潔了，包紮上而不碰着正確地放在折斷地方的骨頭。左腳上掛着重東西，它牽曳着筋肉，不讓它收縮，不讓折斷骨頭的兩端互相壓着。

西蒙·伊凡諾維契和娜泰在兩隻腳上放了繃帶，在外科醫生稱讚他們底工作時，卡里奴虛庚已經完全醒了。他躺在床上慘白的，半張着嘴，眼臉抖動着，好像重新又假寐了。他底腳似乎被桎梏在甲冑中，甚至從旁面也覺到它是沉重的。

手術終了後，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脫下橡皮手套。可是他親自督察着甚至還幫助把腳放進夾板，然後他離開檯子，踏着橫在地下的半隻剪刀，而回憶起來在開刀的時候他是怎樣叫喊的。

『謝謝您，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他說，這話聽起來好像是道歉。

『沒有關係，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她懂得了回答說。

西蒙·伊凡諾維契在強烈的內心鼓舞狀況之下走出了手術室，那時他想和一個人分享由同志的成功而嘗試到的欣喜的感覺。在這欣喜中並沒有混淆着一絲的嫉妬或惡意。

他想起列席茲華根赤夫開刀的年青的醫生們稱這次開刀是非凡的。他們想在這樣良好的醫院裏和在像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這樣的外科醫生那裏是應該這樣的。就像西蒙·伊凡諾維契在自己工作的開始時一樣，他們認為在任何情形中外科醫生的這種診察是一種不變的，由悠久的經驗而成就的；可以改變的祇是視手術而定的各個診察底配合。現在西蒙·伊凡諾維契看見不變的應診之印象是表面的，而實際上外科醫生的無誤的精確的動作在他工作進程中是更新着，改善着。他底每一次手術並不是已發見診察底機械式的重複，而是在既定條件下在其中探尋最大的便宜行事。雖則茲華根赤夫的手術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今天的手術更是非凡的。在這手術中明白可見的是困難的克制，任務的固定的解決，

還不單是爲了自己，——一個巨匠和外科醫生，而是爲了躺在他面前的人——西蒙·伊凡諾維契就是爲了這個而愛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的，並且認爲他是一個偉大的，真正的人。

### XIII

茲華根赤夫施行手術後非常良好的經過使醫生們和看護們很高興——這像在逃避過了厲害而嚴重的危險的事件中一直有的現象——大家都對中校非常注意。使他受傷的那種情形還是三個月戰爭以來的第一次並且是不平常的事件。直到目前爲止醫院裏還沒有拾來過使用互相撞擊去毀滅敵人飛機的飛行員。

醫院內所有的工作人員都認爲茲華根赤夫是一個了不起的英雄，一個不但是引着飛機去撞擊的人，並且當他危險地受了傷還要引飛機回來到飛機場時他也未失去鎮靜，冷靜和信念。照他周圍一切醫生和看護們底意見，他是已經和生命告別了把它交付與祖國了，祇有奇蹟纔使它回到他那裏。

連在各個紅軍戰鬥員的病房中都研究着茲華根赤夫撞擊的問題。有一次西蒙·伊凡諾維契聽見伏勞加——出口病房的傷兵，具有把自己底意見弄成不合理的特長——和自己的鄰人，一個年青的鍊鋼工人在爭論。鍊鋼工人是共青團團員，一個可愛的青年，他發表意見說撞擊法——也是最高技巧的一點。每一個名手在自己的行業中都要高昇到這一點，不管他是鑄工，熔礦爐匠，還是建築師——技術的最高點總要求有勇氣和忘記自己，反之自身也要含有完全良好結束的能力和鍊鋼工人爲什麼要重視茲華根赤夫的高妙的技術較個人的勇氣更甚。

『單單是勇氣——這是好的，』他說，『但是要能够做巨匠而又有勇氣。茲華根赤夫沒有什麼特別英雄的精神，可是他的知識達到自己技術的最細小的細目。這就是了。他由於自衛的本能把飛機引回飛機場，當然，他自己具有性格的非凡的力量。喏，每一行的名手不會沒有性格的。』

『會有怎樣的自衛本能呢？』伏勞加憤憤地反駁他說。『好久以前

在人類的意識中就向資本主義的遺習宣戰了。喂，這一種本能爲我們是一種遺習，因爲祇有卑怯者總會被它控制。」

鍊鋼工人反駁着激怒着可是伏勞加仍舊爭論着一直到醫院的政治委員走來並且在這爭論中贊助鍊鋼工人爲止。

政治指導員喜歡談到茲華根赤夫底撞擊法。傷兵們談到這事，便估計着，他們接近的人當中誰會能作同等價值的行爲，他們一會兒想起一個能担得起這付擔子的同志；一會兒想起帶着獵鎗去打熊的祖父；一會兒又想起從失火的屋子裏救出三個人來的父親——勇敢的事實在當時幾乎是例外的。政治指導員注意到每個人體驗茲華根赤夫受傷的故事，好像是自己的事，是自己親近的人所忍受的一樣，可能地他們並沒有茲華根赤夫所有的特質。可是人們通常體驗和接近英雄底形象是和體驗普式庚或萊蒙託夫所創造及描寫的愛情一樣，是以他們自己的，可能是比較微弱的情感去體驗的。假如在一點上，詩人的地位是值得尊敬的——提高了人類的感情，那麼英雄的地位也是同樣值得尊敬的，因爲他，除了自身的英雄行爲以外，——拯救及援助同志們——還把幾千人提高起來提高到使他們能了解和感覺他們裏面也有同樣的英雄的元素。

現在醫院裏有另外一個人，完全不像茲華根赤夫，他有着闊闊的孩子的臉，短短的鼻子，畏縮，甚至好像害怕到那種程度，（佛洛勞夫和看護講卡里奴虛庚在包紮的時候怎麼開始感覺窒息）一開頭在他身上就沒有感到什麼英雄的氣質。

可是經過手術以後，醫院裏所有的人都知道卡里奴虛庚遂行了一件多麼困難而重大的事，和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親自怎樣爲他施行了普通的不繁複的手術，可是是這怎樣做完的啊！於是有一種觀念開始達到大家的意識中以爲外科醫生不單要幫助重傷的紅軍戰鬥員而是要幫助一個特殊的人，他是一個普通射擊部隊的戰鬥員，外貌非常拘謹，但是在非常困難的情形下他會爲自己，爲同志履行了指揮部委託給他們的一切。

第二天在卡里奴虛庚被安放的那間病房裏來了瑪依奧洛夫，米特洛欣和醫院的政治委員——謝爾蓋·雅洛夫李維契（Сергей Яковлевич）來訪問他。瑪依奧洛夫和米特洛欣問勞謝夫，他和他是從同一地方來的。

勞謝夫用他那熱情的大眼睛瞥視了同志們一眼，關於他們對卡里奴虛庚的問句他說他們自己應該懂得事情是嚴重的，這小伙子傷得非常厲害。勞謝夫看到的主要的一點是卡里奴虛庚是要成為有腳的呢，還是沒有腳的呢，因為他是個年青的小夥子，他還要在地面上走許多路。同志們和他同意，並且談到用撞擊法戰鬥的困難。他們並沒有討論擊敗坦克那個人底英雄性質，而是開頭研究毀滅敵人機械最正確的方法。他們又轉變了話題來擁護卡里奴虛庚。

然後他們懷着友情——產生這種友情是不需時間而祇要人類底知識的——走近來，非常同情地，丈夫氣地，不帶絲毫的憐憫去看他。卡里奴虛庚睜開眼睛想要說什麼，可是米特洛欣微帶粗魯地阻止他道：

『躺着，躺着，好……以後再說吧。』

看護伊凡諾夫斯卡亞告訴政治委員卡里奴虛庚是一個非常的人，他自己並不懂得他是怎樣的英雄。

『是呀，是呀』謝爾蓋·雅各夫里維契說，他微帶嘲笑地瞥視了看護一下。

政治委員知道進入醫院的所有的受傷者。他是一個老人。足跡幾乎走遍祖國所有的區域，他幾乎向每個人提起他底祖國，像是他所熟知的地方一樣。傷兵們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同鄉』——政治委員幾乎向每一個人都是這樣招呼道：

『那麼您是從片錢恩來的嗎？怎麼樣，我知道，結果，我們幾乎是同鄉。你到過巴盧瑪考夫區嗎？柴免特契呢？那麼這完全是很近的。喏，可是我曾在茲那免司克住過；一個長長的村子，有七維爾司特長，從前那裏是地主凱勒爾的田地……』

『那我們的國營農場就在那裏，』傷兵精神抖擻地說，『您離開那裏好久了嗎？』

『我就是在那個凱勒爾那裏做牧羊的……』

談話就繼續着。

政治委員在革命時或史大林的五年計劃期間會到過其他各區域。病人們很高興和政治委員談話，他報告他們各區的許多經濟情報，通常他的周圍總聚集着一大堆聽衆。

這一天當西蒙·伊凡諾維契走進值班室時，政治委員坐在寫字桌邊。在他前面深紅的氈毯上放着磨壞的黨員證的小冊子。政治委員理着它們，仔細地拿了每一本，注意地視察着褪色的，在什麼地方有姓名的墨跡滲開的小冊子。

『難道又來了這麼許多嗎？』西蒙·伊凡諾維契問，他指着那些新來的黨員，他們應該把自己的文件交給政治委員保管。

『是呀，來了呀。』政治委員說，『你瞧……』

政治委員抬起他那雙頰凹下去的枯槁的臉，眼旁橫着整個皺紋的網，他的眼睛有一種水手似的，可以看得非常遠的本領。

『已經非常多了！』西蒙·伊凡諾維契仔細地檢查着小冊子道：『奧西泊夫·華西里，生於一九一七年……有過一個奧西泊夫·阿爾海普，是使火藥爆炸和敵人同歸於盡的英雄。孩子們在什麼地方打死了。黨員證整個都碎裂了。』

『是呀，孩子們死得很慘。所以這樣，西蒙好友，今天一共祇來了一個人。一個營長司特盧考夫（Струков），看見了嗎？』

『是他的汽車被炸得粉碎的嗎？我還沒有看見他。』

『那末你聽着……』政治委員就講這十四本小冊子是司特盧考夫少校交給他的，『它們的故事是這樣的。』

『司特盧考夫和他底戰鬥員們守衛邊境。他們以「數字優勢的力量」和敵人打了三天；司特盧考夫沒有告訴政治委員，進行着怎樣的戰爭，以及是怎樣進行的，——他還有衰弱呢。可是經過長久而頑強的戰爭後，指揮和戰鬥員們都懂得他們是陷入重圍而且是不能突破了。那時，在這次戰爭前剛加入黨的戰鬥員之一，費道洛夫·拉夫林梯——這時政治委員看了那些小冊子一眼，抽出一本讀道：費道洛夫·拉夫林梯·枯席米契，生於一九一七年，俄國籍，工人，來自高爾基……——提議集合黨員證，將它們一塊都埋在樹底下，不要讓敵人獲得它們。如果有人仍舊活着出了德國人的包圍，就讓他把它們帶到祖國的土地上。』

『大家同意了，集合了小冊子。除了三本以外，它們都是新的，指揮剛發出來的。費道洛夫把它們包在一塊破布裏說：『活着的人如果能出去，用這件事可以證明他是黨員，可是我們如果被打死了，用什麼來



證明呢？如果我們當中有人生存着回祖國是多麼好。」他們把黨員證埋在地下，開始和德軍戰鬥。

「十四個戰鬥員和自己的指揮爲了祖國一同躺在她境界的地方上。清晨，耳朵在野蠻的戰鬥後被震聾的，遍體鱗傷的營長張開了眼睛看見他睡在樹林中和同志們並列着。周圍是寂靜的。司特盧考夫糊里糊塗站了起來，包上他左手的堅實的殘餘部分，這手昨天在戰鬥時是費道洛夫給他包上的。他向自己底戰鬥員行了禮便走了。他走到木材商的草舍裏，他在那裏一直躺到復原，扮裝了，搜集了德軍分佈在何處的情報。過了一星期，他回到他們的黨員證埋在那裏的那棵樹旁。司特盧考夫把它們掘出來藏在自己身旁來到自己人那裏。

「在每一個村莊前，他重新埋了小冊子，走到搜查的人那裏，然後再回來，重新得到了它們，那時就把它們帶過來了。過了六天，他走到我方的射擊部隊那裏。他們和指揮官從那裏乘了汽車赴莫斯科，碰着飛機掃射，到了城裏他們兩人都受了傷。

「我問他，」政治委員說：「如果德國人抓住了你們呢？」「我有手榴彈」他回答，「我會扔的。可是這些黨員證是那些躺在森林荒地上的被該死的敵人包圍着的呼聲，我不敢欺瞞他們底信任。我把他們底呼聲帶到了祖國……」

「老實說，這種行爲是不能算爲對的……」政治委員沉思地繼續說。

「這是非常有俄羅斯特徵的，」西蒙·伊凡諾維契反駁道，「行動是不像應該的那樣正確，而完成這個行動，在本質上，或許是不對的，但是他是那樣地熱情而有靈感，所以他是超乎正確之上的，我也會要像司特盧考夫那樣行動的。」

晚間西蒙·伊凡諾維契到司特盧考夫那裏和他談了將近一小時。司特盧考夫和會經過非常艱難情形的傷兵一樣，他看見和他一同戰鬥的人們在行動中的果敢和英勇，但並不認爲自己的困難是特別的，而祇是簡單地談起它。

「這是什麼一回事呢？」西蒙·伊凡諾維契問自己道。「爲什麼他們都是講到同志比講到自己多，並且隱瞞起在戰鬥中表現出的好的東西

呢?』他想這已經是每天送人進醫院來的第四個月了，他被他們底英雄行爲欽服得五體投地，而他們自己却以爲他們並沒有做了什麼特別的事。

西蒙·伊凡諾維契也懂得人們所以不能講他們在戰鬥時是怎樣的，祇是因爲人類底記憶力本能地要屏除這種回憶，拒絕恢復那種暴怒，痛憤，怒火中焚，激怒，以及那種全身力量的最高度的緊張，在這次戰事中人類正是懷着這一切向敵人撲過去的。人們想像自己是不能達到在戰鬥時他們所有的那種身心全副力量的高揚的。

『那麼人身上是從那裏來的這股力量呢?』西蒙·伊凡諾維契自己問道。

## XIV

在卡里奴虛庚施行手術以後不久，在莫斯科開始了科學學院醫學部門的會議。在倫敦組織了一個爲建立英蘇兩國醫學工作者中間的合作和交換學識的英蘇委員會。蘇聯醫學已經向國外的同志們有所申說，有所建議。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現在常常要去赴聚會和演講會，但是在醫院裏，（在那裏他是主任醫師），仍舊一分鐘不停滯地進行着爲受傷戰鬥員底健康與生命的戰鬥。由前綫不出名醫生開始的爲紅軍戰鬥員卡里奴虛庚生命的戰鬥仍舊繼續着。

最近幾天，醫院裏開始到了較多的傷兵，傷勢也比較新些：前綫在逼近莫斯科。西蒙·伊凡諾維契工作得和外科醫生相等地施行着最嚴重的手術，當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赴兒童醫院去給殘廢兒童施行手術時這裏便由他代替。

『我們親愛的，我從未想到，』他向助手說，『我會像現在這樣強烈地感覺，可是去給殘廢的孩子施行手術不能不感到從創世以來控制着人類行動的兩種情緒：憐憫與憤怒。』

有一次西蒙·伊凡諾維契和外科醫生一同出門去做一個十歲的殘廢男孩開刀時的助手。後來有好幾天他一面走，一面在眼前看見那右面臉上的可怖的傷口，發腫的滿佈着雀斑的鼻子，和在左面慘不忍親的，巨

大的，好像貫注了水的跟臉下面的唯一保全的蔚藍的兒童的眼睛。

像在戰爭開始時一般，西蒙·伊凡諾維契重新又進退維谷了：他由於敵意，凌辱，對自己祖國土地和被弄得這樣殘廢可怕的孩子們的憐憫而發狂了，他重又感到自己要投入戰鬥的必要。他想，他要是在前方的某處遭受着和戰鬥員們同樣的危險總比較好些……

可是他已經沒有工夫去想到前線了。這一所大醫院整個的住滿了傷兵。在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手中似乎集中了精力的支配，他在每個人身上把這種精力高揚起來去戰鬥，可是外科醫生愈來愈頻地叫助手來聽電話道：「我的親愛的，你自己盡力去處理吧，我被留住了。」西蒙·伊凡諾維契就接受了命令。

對於他時光的過程似乎在加速着，西蒙·伊凡諾維契有時發見自己是在一種連自己也不會料到的轉變中。但是他沒有工夫去觀察自己。

在兩三天中發生了許多事件。運來了一些新傷兵。卡里奴虛庚底溫度頑強地維持着，不啻他能得到一切最新的藥品，可是他是顯然的衰弱了，他底胃口也很壞。

有一次包繃帶時，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在等佛洛勞夫把卡里奴虛庚抬來，他問西蒙·伊凡諾維契，他想病人的情形怎樣。

西蒙·伊凡諾維契非常希望卡里奴虛庚的情形是好的，可是他看出情形並不好。他仍舊以鎮靜的意味回答了。

「我的親愛的，您在違反您底良心，」外科醫生說，「我想，我和你這樣說是不相宜的，不是嗎？」

西蒙·伊凡諾維契歪着頭：在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底聲音中，和「我和你」的句子中有一種特別的，把助手抬高和外科醫生同等地位的意味。

「您懂得，這個寒熱的不變是什麼意思嗎？」

「懂得，」西蒙·伊凡諾維契回答說。

「那麼您想，當須要毫不就擱地把腳截去時，在您面前的那個外科醫生是在從事於有害的慈悲嗎？」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我沒有想這個。」

「那麼您在想什麼呢？」

『我在想，我並沒有看到更比較便宜行事的手術，如果這手術救不了卡里奴虛庚，那末截足也救不了他。』

『我怕這不是那樣的，我的親愛的。』外科醫生轉身到繃帶間去。

可是繃帶顯出的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壞：卡里奴虛庚右足的情形甚至比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所預測的還要好些，他指給西蒙·伊凡諾維契看，怎樣放排膿管比較好些，他滿意的說道：

『哈，我想，這裏一切都正常地進行着。您想怎樣，是怎麼一回事呢？』

西蒙·伊凡諾維契就在繃帶間裏聽診了卡里奴虛庚確信地回答道：

『是胸氣病的關係，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

『噢，有什麼法子呢？我們將要戰鬥。』外科醫生說。

卡里奴虛庚底溫度的爆發突然發生了，當時它已經是沒來由的，並且也不能用別的理由來解釋它怎樣重新在創口又產生進步。在巡視病房時，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注意到病人的臉上和眼睛裏的改變。

『卡里奴虛庚，您覺得怎樣？』外科醫生坐在他床邊上問道。這一天他底情緒非常好。

『不怎樣，好的。不過就是腳好像又重了些。好像被鍊條鎖着。』卡里奴虛庚微不可辨地說。他會晤外科醫生時總是毫不感到拘束、畏懼和卑屈，——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感到各種各色的人在他面前時，由於他底真正的，或是他們所想像的優越，總是不變地體驗到這一切的。外科醫生拿着他底手，搜摸脈息。

『這是怎麼的？』他擔心地問。『又有溫度了嗎？我的親愛的，包紮的時候你在面前嗎？』

『包右腳的時候，我總在，雖然伊凡諾夫斯卡亞看護並不需檢點。』

『相信我，我們大家都需要檢點的。那末，伊凡諾夫斯卡亞看護，讓他到繃帶間去……』

不一會去包繃帶的米特洛欣停在繃帶間的門口。

『您怎麼不走過去呢，米特洛欣？』走在他後面的看護問他。可是她聽了一下，她也決定去不開門而退出門口，一陣彼得·亞歷山得洛維

契暴怒的聲音傳到他們那裏。

「他這是向誰？」看護問。

「不懂，」米特洛欣回答道，「罵得很厲害，最好等他罵完了。」

「是呀，」看護猶疑不決地說。「我們等一會進去。」

這時在繃帶間裏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向伊凡諾夫斯卡亞看護圓瞪着眼睛，頓着腳罵道：

「您沒有權利去弄壞別人的工作。懂嗎？一個人的責任是尊重同志的工作，繼續它，而不是去破壞。一隻螺絲旋可以破壞整個的機構。您懂得這個還是不懂？……」

伊凡諾夫斯卡亞筆直地握着卡里奴虛庚的左足，像佛勞洛夫平常握的一般。他今天沒有克服那誘惑<sup>⊕</sup>竟沒有來上工。西蒙·伊凡諾維契用揮發油擦乾淨了卡里奴虛庚膝部上面的大腿，每按一下，大腿外部表面的創口內便有膿流出來。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迅速地將器械分置在小桌上。

卡里奴虛庚情形的惡化是因為伊凡諾夫斯卡亞看護在換繃帶的時候忽視了大腿上的一大塊腫瘤。它的創口已經好到大家都習慣地認為它是「好的」那種程度，所以看護在包紮的時候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右腳上了。

此刻一看見卡里奴虛庚解去繃帶的腳，她便殘酷地責備自己，可是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的叱罵在她身上發生了影響，以致她要認為自己是被侮辱的，但是毫無過失的。

「哈！我們說：忠實於工作！在前綫上，在要去做嚴肅的工作之前，大家要向黨部裏遞申請書。可是您在想什麼呢？」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嘆道。「不吉利的溫度的上昇！我知道這些羅曼蒂克的小腦袋！」外科醫生瘋狂似地用手在自己底頭上作了一個裝飾的，好像螺旋狀的記號。西蒙·伊凡諾維契不顧周圍整個的嚴肅性，幾乎要微笑出來：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的叉開了腳和通紅的臉的姿態是異常的滑稽。助手看了看看護一眼：她保持着鎮靜。但是爲什麼要她單獨來負責，當他自己底過失也並不較少呢？

⊕⊖指酒。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他說，「在這裏我也像伊凡諾夫斯卡亞看護同樣地有過失。」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眼睛轉到卡里奴虛庚身上：卡里奴虛庚被駭住了而不敢起來，外科醫生便平靜下來。

「我的親愛的，您該知道，」他平靜地說，「我在開刀時總喜歡說……」

「安奴虛加，」西蒙·伊凡諾維契叫道，「您來替換伊凡諾夫斯卡亞看護……」

胖胖的安奴虛加走上前來，小心翼翼地握住卡里奴虛庚底脚。伊凡諾夫斯卡亞走到洗手池前。

「他朝我頓足這件事是可怕而不可忍受的，」她一面洗着手，一面覺得對不住外科醫生和卡里奴虛庚的感覺愈來愈遠了。「現在我已經決定到前綫去或是到地區委員會去告訴他們，我準備履行需要的一切，讓他們把我和我們的共青團團員一同差出去，不過這麼一來以後，我無論如何也不待在這裏了。」

西蒙·伊凡諾維契在卡里奴虛庚的大腿上劃開以後她所完成的一切，在她看來，好像是另外一個人代她做的。她拿着藥棉，繃帶，聽見外科醫生和西蒙·伊凡諾維契底聲音，看見安奴虛加底紅頰，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底緋紅的臉上的小麻子，可是她感覺自己遙遠地離開了他們：「請吧，」她想，「您儘管罵，儘管頓脚好了。我總是要走了。」

等繃帶包好了，西蒙·伊凡諾維契走到手術室裏。

娜泰站在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面前，她勸她道：

「娜托契加，你別激動……」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說。

「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你說的什麼話？我無論如何不再待在這裏了。」

「娜泰，您這算什麼！」西蒙·伊凡諾維支吃驚地看見了這位姑娘底朦朧的兇惡的眼睛，「爲什麼呢？您是惱怒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了嗎？」

「我一輩子都要記着，他怎樣朝我頓着脚罵我的，這就是了。」

「是的，可是從某種觀點看來……」

「您高興怎樣看就怎麼看法。這是可恥而卑劣的。意思說，大人物

便可以兇惡而粗魯的嗎？如果他不去克制自己不良的本能，那末蘇維埃的大人物和其他一般的人中間還有什麼分別呢？」

「娜泰，您怎麼的，您怎麼的，這算什麼不良的本能呢！您瞧，這是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呀！」助手急切地說。「我再也不會相信，您會被觸怒了，當您自己是有過失的……」

可是娜泰已經走出了手術室。

在走廊裏和她迎面走來了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他微微地揮着右手，好像用它向後面扔什麼東西。他和看護走到並排便停下來：

「伊凡諾夫斯卡亞同志，您生我的氣嗎？」他好心地注視着她問道。

娜泰想說是的，是生氣了，說她不懂得，他怎能竟然用這樣粗魯的叱罵來攻擊她。如果她把一切都像她所想的那樣說了，外科醫生就會明白，而一切也會好好地結束。可是娜泰回答道：

「難道在看護和主任醫師的關係間，還有生氣和被觸怒的可能嗎？我們祇是一同做自己的事情……」她回過身來就走了，一面注視着剛被她注意到的，走廊裏的三角形和菱形中特別的磨得發光的鑲木地板。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狐疑地看着她那消瘦的，因為穿着白外衣而顯得非常輕逸的身材，他站下來，躊躇了一下。後來他回過身來向樓梯上的出口走去。

「我們……祇是……一同做自己底事情嗎？我們……祇是？哈！這個正巧我也不懂得。」他走過娜泰身旁，並不看她。她繼續走着，老是注視着鑲花地板，數着她走過的窗子：「一……二……三」拉斯庚迎着她走來。

「我非常同情您，」他握住娜泰底手彎，帶着無可非議的模倣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的親昵而庇護的態度俯身說：「當我聽見的時候，我不相信……」

「是的，我今天受了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的責罵了。」看護用冷淡而不忠實的語調說。

「可惜無論你，我，或是醫院裏的任何人都不能保險不受這個。今天臨到我，明天臨到您。已經罵您了嗎？這……」他做了一個手勢，表示他找不出字句來，「您永遠是在自己底崗位上：日以繼夜地，您爲了

受傷的戰鬥員忘記自己和自身底健康……」

拉斯庚繼續說了些什麼，可是娜泰已經不再聽了。

她迅速地離開他，順着走廊走着，她僅僅是克制着不要跑，她旋風似地跑上樓梯，跑過鏡子面前，她聽見出口的門砰上：是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走了。她站了一會，看見自己伸得筆直的，看見自己的惶恐的臉，和從外衣袖口突出的無助的小手。她想像她怎樣跑到下面，匆忙地穿過門房，就這樣穿着白外衣不穿套鞋走到街上去。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沿着花叢走，堅硬而結實地跨着步子，一面微微地揮動右手。

她可以說：『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原諒我，』她可以看着他那對待她冷淡而含有敵意的臉再重複說一次：『原諒我。』她會懷着欣喜看出這美麗而稍帶冷淡的臉上的改變。

『我非常，非常地高興，』他會說，『您要着冷了，難道可以這樣的嗎？……』他會挽着她的臂，肯定地回醫院去……。

娜泰嘆了口氣，慢慢地上了樓梯到卡里奴虛庚睡的那間病房去。

## XV

卡里奴虛庚底性命似乎懸在一根細髮上。他完全安靜地躺在他的長病房內，肩埋在枕頭裏，好像遠遠的親昵而疲倦地看着向他走近的人們。他底眼睛仍舊是那樣光亮而微帶質樸的，但是現在它們表現着由於在他身體內進行着的不斷戰鬥而發生的過度的疲勞。今天在他眼中又是顯露着當卡里奴虛庚底肺部發炎進步發達時所顯露的那種溫順，這是外科醫生和西蒙·伊凡諾維契非常不喜歡的。

佛洛勞夫不變地在說，卡里奴虛庚已經不久於人世了，因為佛洛勞夫在卡里奴虛庚來的那一天聽見好像有人在繃帶間裏呼喚他，他回過頭去一個人也沒有看見，但是事情總是這樣的：在人臨死之前有人叫他的。

『飯桶！那末這是叫你，又不是叫他呀，』西蒙·伊凡諾維契說。『你再去頑一次，那裏一定要叫的，那你就看出來了。』

『那您自己去看看，西蒙·伊凡諾維契，』佛洛勞夫調解地說。『卡里奴虛庚活不成了。』



西蒙·伊凡諾維契有時自己也這樣想，但是他想卡里奴虛庚是會活的，他不許自己懷疑。在重複開刀的那一天，他晚間很晚來到醫院命令每半小時給卡里奴虛庚一匙香檳酒，在必要的情形下給他樟腦，如果心臟衰弱了，就趕快打電話給他。維多利亞看護留在卡里奴虛庚旁邊幫助娜泰值班，這樣可以使卡里奴虛庚不要有一分鐘的單獨。

那天沙尼加替代佛洛勞夫在醫院出現了。他幫忙把卡里奴虛庚搬到病室裏，站了好久，注視着病人：他一直在想，這樣一個不大的，最普通的小伙子怎能打毀三輛坦克呢。

「你怎麼的，」沙尼加問，「你怎麼能對付三輛坦克的？你用什麼打毀它們的？」

但是伊凡諾夫斯卡亞看護不准他和卡里奴虛庚談話。於是沙尼加便靜悄悄地，竭力不喧嘩地，開始收拾，把那些破壞病房秩序的東西歸在原處。

除了卡里奴虛庚外，在裏面還有三個人。一個人睡在靠窗的左面，在卡里奴虛庚底頭後面。因此那個人不能看見他。這是遊擊隊員畢斯考夫（Песков）。他在醫院裏是最年輕的，沙尼加非常想和他做朋友。可是畢斯考夫的病狀是非常惡劣，所以他幾乎不斷地呻吟着。他渾身都被打碎了。他自己連翻身都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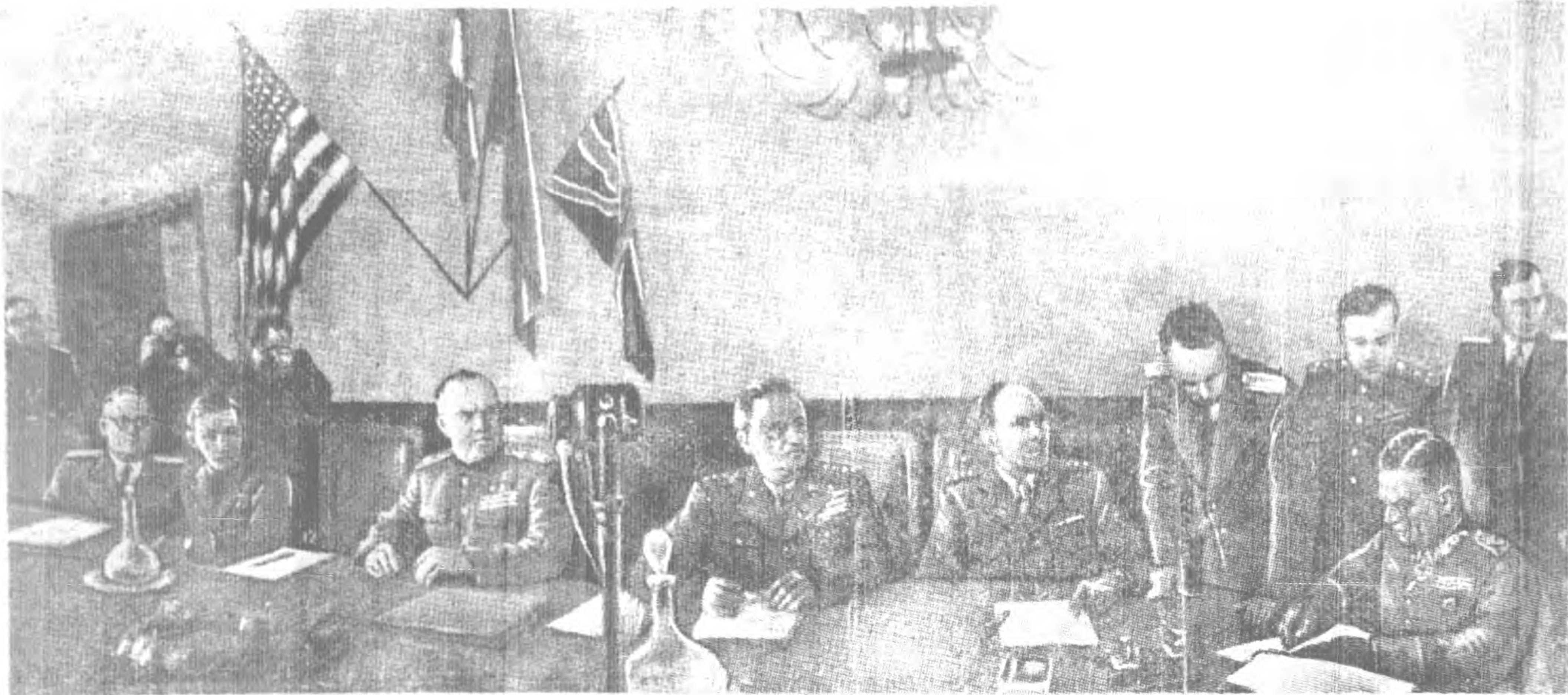
他老是向看護訴苦，說他底腳趾痛。可是不止一次搬他到繃帶間的沙尼加知道他並沒有腳：德國人把他底雙腳都燒掉了。

「他怎麼說腳趾呢？他是沒有什麼腳趾的呀。」有一次沙尼加問伊凡諾夫斯卡亞看護道。

「這樣的事情是常有的，沙尼加，」看護答道，於是沙尼加便想：「一個人是多麼惋惜自己的東西，他總是感覺到它的。」

第二個傷兵睡在卡里奴虛庚牀對面，他老是在寫信。和他談話談不成，因為他是烏茲別克人，俄文懂得非常少，他祇有和第三號紅軍病房的高個子土耳其明人談話，那個人包着被稱為「Гилпократ<sup>⊕</sup>底帽子」的繃帶，他走到同志面前，好像他是戴着回教徒的捲頭巾。這烏茲別克人肝臟的傷已經恢復了。他是蒼黃而瘦瘠的，常常用餅乾和白麵包去款

⊕⊖Гилпократ古希臘古語。



簽署德國無條件投降書。自左至右：蘇聯代理外交人民委員長維辛斯基，聯軍司令部代表空軍元帥泰德，蘇聯元帥樹柯夫，美國將軍史派茨，法國將軍傑拉特·特·達西尼。右為德國戰敗軍隊代表凱特爾元帥簽署降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снимок: подписание акта о безоговорочной капитуляции  
Германии (8 мая 1945 года)**

待沙尼加，沙尼加很不好意思去拿它，可是終於拿了。

勞謝夫是病房中的第三個人。

在醫院裏沙尼加感覺有些畏縮。雖然他向學校裏的孩子們自誇，說他在這裏是自己人，他底任務並不重：他幫助看護們安排病人，抬他們到繃帶間去，給傷兵們預備沐浴。病人都愛他，請他吃糖，並且給他烟捲。他拿了烟捲，做出一副這對他是很習慣的樣子，他把它們藏在外衣的口袋裏，有時給祖父，可是多數的時候在市場上出賣來做蹠骨遊戲的資金。普通當佛洛勞夫『生病』的日子，沙尼加一清早來，到上課以前走；後來便要到傍晚下課以後纔來。這天西蒙·伊凡諾維契在傍晚走的時候把沙尼加叫到面前告訴他，卡里奴虛庚和勞謝夫今天病勢厲害，沙尼加最好在值班室裏過夜，也許看護會需要他的。

夜來了。在醫院裏，夜給正在恢復以及輕傷的傷兵們帶來了休息和夢，可是到傍晚在重病者身體裏戰鬥的力量動搖得更厲害了，克服呢還是向敵人屈服呢？醫生和看護底功力是在支持這些力量，盡可能地平服生命的猛烈而厲害的動盪。

晚間卡里奴虛庚覺得病房似乎變得高一些了，天花板奇異地發光：有什麼東西在窗外閃光，一會用綠光，一會用紅光照亮着房間。卡里奴虛庚沒有把這事告訴看護，他不要使她想，這不過是他覺得這樣。其實呢，是沙尼加忘記了放下窗簾，所以紅綠燈⊕⊙的光反射在天花板上。卡里奴虛庚覺得整天走過他旁邊的人們，不是實際的那些人，也不是在某種昏迷中遇見的那些人。似乎，他們走過，與他毫無關係，雖然他們不知爲什麼向他俯下身來，把藥瓶和玻璃杯放在燈櫃上，一會打開他底胸部，一會打開他底手臂打針。白天還可以分辨誰進來，誰出去，可是到了夜間，不知怎樣一切都紊亂了，甚至當他問一件事時，連他自己底聲音似乎也是從遠處達到他那裏的。

他不知道，他底溫度昇到三十九度九分，可是這對他變得方便些，好像他底體重變輕了些，由此他底身體躺在床上也輕鬆些。有一東西溫暖地經過他的脊背，磨折了他兩天的戰慄消失了，他祇是要想喝水可是又不便不斷地老請看護做這個。他在自己面前看見一張圓圓的，年輕

⊕⊙指揮交通的信號。



的臉生着靈敏的大嘴。在白色的三角頭巾下面可以看到淺色的平滑的頭髮底狹狹的分路。——這是幫助娜泰的年輕看護維多利亞。病人們叫她『我們的書記』。可是在晚間很晚的時候在病房中突然出現了給他開刀的那個帶黑鬍子的醫生，他底外衣擴開了，在它下面可以看見很好的黑色西服。他走近卡里奴虛庚，把椅子移近牀前坐下了拿住他底手。卡來里奴虛庚想說他記得的事情，但是不知怎樣說了『召喚了工兵隊，』後想了一會又加上『那邊的橋失修了……』

醫生先坐在卡里奴虛庚的牀前，詳細地問了看護娜泰，後來站起來走到窗前。在那裏他在看不見的鄰人那裏滯留了好一會，所以卡里奴虛庚沒有注意醫生怎樣走的。

當看護走進來告訴一個人說『晚上十點鐘』時，他想夜已經是過去了。她拿來一盞冷水，維多利亞拿了一塊布浸濕了，絞乾了，放在卡里奴虛庚額上，卡里奴虛庚覺得在他旁邊的頭後面躺着一個從前錢直接送到這個醫院來的那個同志。

『伏赫林，』他說。『我想你已經完結了，可是瞧你在那裏！你從什麼地方受傷的？』

但是伏赫林沒有回答。祇有維多利亞驚惶地瞧着卡里奴虛庚。

『小姊妹，您到伏赫林那邊去，』他說，『他有什麼地方不舒服，他呼吸很困難。我已經包紮好了……』

娜泰走進來，維多利亞告訴她，卡里奴虛庚想彷彿是在戰鬥中失去的那個同志躺在這裏。

『我不是想，』卡里奴虛庚慢慢地說，『我似乎覺得伏赫林……我在記憶中，』他閉上眼睛。他想像他是躺在樹林裏雨後潮濕的土地上，附近某處砲火射擊着。他睜開眼睛，在他上面的是高高的天花板和屋角，可是射擊仍舊可以聽得見，好像大砲便在很近的地方。

『這是高射砲在放射。沒有發警報，』看護娜泰忽忽地說。『您別害怕：有什麼事發生我們會把您搬出去的。』

『怕什麼呢？我已經習慣了，』他回答道，娜泰重新走到卡里奴虛庚看不見的鄰人那裏，年青的看護就留下他近邊。

『我看，』卡里奴虛庚說，『看護坐一下的工夫都沒有。該死的敵

人引起了怎樣的事！我從前是多麼強健的，而現在對待我要像待一個小孩子似的。我已經看見她三夜了。』

『她是誰？』維多利亞從卡里奴虛庚額上拿掉熱的布，換上一塊新鮮而冷的，又重新問道。

『看護。她是你們高級的一個，不是嗎？名字叫娜泰。』

重又有什麼東西更迭了，卡里奴虛庚覺得自己是在路上。他和同志們一同走並不感覺自己的身體。他底腳踏著。像從前一樣，那個帶黑鬚子的醫生和他並排走着命令道：『一點不許遲滯地準備！』

當他重行覺得在牀上時，仍舊是夜間，低低地垂在病房中央的電燈從暗色的燈罩下照亮燈櫃的邊緣，放在它上面的深盤子和盛着水的小茶壺。四周靜悄悄的，似乎沒有一個看護在病房裏。睡在卡里奴虛庚對面的勞謝夫在夢中呻吟着。在頭後面看不見的鄰人沉重地呼吸着，後來他困難地說出一句話來，請求道：

『娜泰看護，瞧瞧，街上下雨不下？』

『不久之前下的，現在停了，』看護回答道，卡里奴虛庚纔明白，看護並沒有走開到什麼地方去，在度着這漫漫的長夜時，看護就在旁邊；當他自己茫然自失不知道自己怎麼辦的那個時候，她知道爲他做什麼。他便開始安心了。

『兄弟跟我來到了，』仍舊是那個沉重的頓聲的聲音說，『我的兄弟等着我，我要走了。』

『躺下，畢斯考夫，』看護底聲音說。『你不能到雨裏去。你要安靜地躺着！』

『我的兄弟在叫我，』卡里奴虛庚底鄰人說。『沒有工夫躺了。命令我去偵察。我已經要走了。小姊妹，扶我一下。』

卡里奴虛庚懂得，鄰人不過是覺得他要去偵察去，而事實上他是那樣地軟弱，以致他連自己起床都不能。可是卡里奴虛庚仍然以爲鄰人要到非常遠的地方去，看護在幫助他起來，拖着他說：

『畢斯考夫，抱住我底頭頸，這樣你可以容易些。』

卡里奴虛庚用眼請尋搜年輕的小看護，但是沒有尋着。他想喝水，可是他聽見娜泰看護在有事，便沒有叫她。祇動了一動乾枯的唇，而沒

有看見看護給他拿近一隻茶壺，他便從壺口吸了水。

卡里奴虛庚不記得已經經過多少時候了。由窗外灰色的光，他知道是早晨了。右腳痛得厲害，他在身體內感覺那樣的重荷，好像他走過了一條困難而疲勞的路，現在他渾身都碎了，疼痛着。

淺色頭髮的年青人現在坐在椅子上和他並排。

「你從那裏來的？」卡里奴虛庚問。

「我是佛洛勞夫底孫子。我把你從繃帶間搬來的。不記得了嗎？」

「記得，你底祖父呢？」

「喝醉了，」沙尼加說，「他時常這樣的。」

「他這是怎麼一回事？可是主任說嗎？罵嗎？」

「不然怎樣呢？當然要罵的。我底祖父是一個要人：「當他清醒的時候，」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說，「他是無價的。」」

「那意思說，他是個好人？」

「好他是不好的：他在家罵架，打架。我爲了他又得第二次缺課了。此刻有戰事，我不計較，可是在太平時候是非常苦惱的。從他那裏得到什麼呢？他罵着：「你不要來指示我！你要長成佛洛勞夫，佛洛勞夫——是醫院裏的第一個人。」」

「他是個敏捷的老人，有本領的人，」卡里奴虛庚說，可是沙尼加搖搖頭。

「你怎麼的，」他問，「第一次這樣向坦克衝過去嗎？」

「爲什麼是第一次呢？我有一個好朋友，姓伏赫林，我和他被指定到隱匿所裏：去撲滅坦克……」

「去撲滅他們是可怕的嗎？」

「不然是怎樣呢？還要怎樣可怕……」

「伏赫林在那裏？」

「死了……給我喝一口水。輕輕地，別吵醒了人！」

沙尼加把小茶壺拿近，壺口傾向卡里奴虛庚底嘴，後來他放下茶壺，開始頻頻地呼吸。

「你爲什麼？」卡里奴虛庚問。

「畢斯考夫死了，」沙尼加說，眼淚迅速地從他眼中流出來滴在外

衣上。

「唉，可憐的孩子，」卡里奴虛庚說，「他今天夜裏就是這樣頂備去偵察的嗎？他是你底好朋友嗎？」

沙尼加點點頭開始望着旁邊。

從這一天起卡里奴虛庚開始漸漸地復原了。

## XVI

戰爭的技術愈發展，戰爭帶來的重傷的人愈多。在醫院裏老是有那樣受重傷的人，要使他們恢復是不可能的。九月的末尾死了幾個人，西蒙·伊凡諾維契關於這件事認爲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西蒙·伊凡諾維契非常害怕勞謝夫要死去，好像怕要失去一個親人似的。

勞謝夫底體溫比正常的還低，他總是衰弱下去。而勞謝夫雖是衰弱而消瘦的——人底影子一般——但是仍舊活着。他和沙尼加與看護們談話，甚至開頑笑說如果現在秤他，那便就是他底皮和骨頭準確的份量……，勞謝夫不顧敵人對他身體所完成的一切，而仍舊繼續活着的這件事幾乎把西蒙·伊凡諾維契駭住了。勞謝夫比他和從底學識更強些。

西蒙·伊凡諾維契不變地感覺到他想到了勞謝夫。假如他打開一本醫藥雜誌，他就驚異他怎樣常常地開始遇到和勞謝夫底病狀相同的病狀記錄。似乎有一個人故意給他塞進來，提醒他……以前這個不是這樣投到眼簾中的。他在診視新運來的傷兵時，他也看見指定必需採取些什麼方法去幫助勞謝夫的那些路綫。

他明白地懂得，勞謝夫身體裏面構成了接縫使腸不能貫通，最壞的是現在西蒙·伊凡諾維契想像中重新在替勞謝夫開刀，而這次手術是順利地經過了。

晚上很晚的時間，西蒙·伊凡諾維契照習慣走到勞謝夫那裏，看見他仍舊是那樣情形。他底無力的，黃得透明的手仍舊那樣放在被面上，嚴肅而深刻的是他那巨大的熱情的富有生命力的眼睛的注視。真的，這身體中具有的生命之力成爲拯救這身體脫離痛苦的障礙。勞謝夫使西蒙·伊凡諾維契很高興，並且像「一塊小板」似地向他伸出右手。從前勞

謝夫總是遞給他左手，醫生在左手上把脈，可是最近他開始遞右手給他——這是和醫生打招呼，好像和親人一樣。這使西蒙·伊凡諾維契非常感動，不知爲什麼使勞謝夫在他底眼中成爲更爲無助。西蒙·伊凡諾維契就在勞謝夫底這隻手上找着了脈開始數起來。脈是微弱的，不均勻的，從很遠的地方達到他，他也知道勞謝夫底戰鬥在異常深的某處進行着，並且這戰鬥是艱難的。

『啊呀，我底手像女人的手一樣了，』勞謝夫微笑着，溫柔地發出『女人的』這個字的聲音，『變白了，軟弱了，連湯都送不到嘴邊了。可是敵人就在門口。』

『是呀，敵人在門口，』西蒙·伊凡諾維契道：可是這時候勞謝夫在想着一天一天逼近莫斯科的德國人，而西蒙·伊凡諾維契却想到威脅勞謝夫生命的敵人。

此刻他坐在勞謝夫床前，把一切又在腦中檢查了一遍。

因爲他在想像中施行了手術，所以西蒙·伊凡諾維契要給勞謝夫施行手術的決定還是今天早上產生的。他把以前他想像要防礙這手術的東西都推在一邊了。被推開的東西縮小了，而且成爲不存在的了。

須要摒掉的主要的東西便是由他自己施行手術呢，還是請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在場，請他決定用什麼方法做的躊躇。勞謝夫底極度的衰弱是困難而危險的事實，可是它成爲要看外科醫生中誰人給勞謝夫施行手術的情形而定的了。多耽擱一天不過是徒然減少病人底力量：除了手術已經沒有希望了。勞謝夫底偉大的心是主張開刀的。他所以主張要西蒙·伊凡諾維契施行這次手術是因爲他對於這將要施行的工作的一切過程有一個明晰的了解和預期。西蒙·伊凡諾維契能走上唯一可能的和正確的方法。

可是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有一種優越，不單是在這次手術中，而是在任何別一個手術中。除了技術上完成的診治外，外科醫生還具有手術時必要的冷靜，這冷靜容許他完全擺脫對躺在他面前病人的個人的情感。

關於這種外科醫生良好工作必要的條件，西蒙·伊凡諾維契自己也推測過，並且想起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所講一個的對這個有關係的故事。

有一次手術以後，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講他底同志，一位良好的



外科醫生擔任給自己底妻子施行手術。她生的是乳房炎，這婦人要叫丈夫自己開刀。可是當外科醫生看見面前檯子上自己底妻子時，他感覺那樣地缺乏自信，以致假如可以的話，他就會拒絕的。這位好外科醫生便這樣施行了一次膽怯而無能為力的手術。過了幾天病人的情形是非常的惡化，以致手術非得重來一次不行。另外一個外科醫生給她非常容易而順利地做了。

『所以，同志們，』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那時說，『有時人們責難我們，怪我們懷着不關心的態度去「切」人們。這最深切最有害的錯誤不會是醫生的冷淡。可是冷靜，和擺脫對繪在他面前那人底個人關係，——這是的！「有害的憐憫」為外科醫生是不可容許的。如果他裏面有這個，他便不是外科醫生。並且，到相當的時候對於這東西的了解要臨到每個人的。』

西蒙·伊凡諾維契不但不能做到擺脫對親近的人底個人關係，甚至對每個人都不能做到，他自己不知道有時能做到不。

西蒙·伊凡諾維契在他自己施行手術時永遠是激動的。他底激動是雙重的：在施行手術時他怎樣舉動的思想擾亂着他；還有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所說的那種「有害的憐憫」。在勞謝夫的情形中，這是特別危險，因為西蒙·伊凡諾維契和勞謝夫是那樣地熟習，他覺得他完全是自己底親人。

此刻，他看着勞謝夫底熱情而富有生命力的眼睛，他想要此刻就把他放在手術檯上，對他比在槍林彈雨中背上背着一樣東西把它從戰場上背出來還要困難。

『醫生同志，您底希望是舉我起來，』勞謝夫說，『是呀，看起來，是不成功，有什麼東西在裏面搗亂，它是什麼呢——又看不見它……』

西蒙·伊凡諾維契在勞謝夫那裏坐了一會便到走廊裏去。走廊中點着藍色的小電燈——令人不愉快的，死沉沉的光。他朝手術間的門看了一眼，便看見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她坐在桌邊擦器械。

『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您坐到多麼晚啊！』

『家裏現在祇有我一個人；兒子出門去了，我在這裏和在家裏一樣

• 可是女人在家沒有事情永遠坐不住；總要找到些什麼須要做完的事，  
我想起來我有一組新器械……」

西蒙·伊凡諾維契站了一會，摸摸自己底新生出來的小鬍子說：

『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請您不要走，我大約要需要您。』

他迅速地沿着走廊走到醫生值宿室裏。它是空的，他開了電燈，走近放上桌上的電話，拿下聽筒，撥了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的號碼。「告訴呢……或者用不着說，直接就做呢？是嗎？」他聽見熟習的聲音。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我決定立刻給勞謝夫開刀，您記得他那裏有……是呀，是呀……』

他回到重傷病房走近勞謝夫底床前。維多利亞坐在卡里奴盧庚近邊，勞謝夫一個人躺着，閉着眼睛。

『勞謝夫……』西蒙·伊凡諾維契一面喊他，一面注視着張開了的，巨大的，圍着一圈暗影的眼睛，他感覺他底心好像與一樣習慣的東西脫離了，好像從非常的高處墜落下來了，『勞謝夫，我決定立刻給你開刀，您以為怎樣？』

『這是您底事，』勞謝夫輕輕地回答，西蒙·伊凡諾維契覺得勞謝夫底眼中露出了不信任。不，是一種小閃光，像是嘲笑，……不，不是嘲笑，而是西蒙·伊凡諾維契所期待的；『再活着……我不會拒絕……』

『那麼，這樣就好，』西蒙·伊凡諾維契說，他感覺他身體內每一個肌肉都有巨大的活力。在皮膚裏面有它的富有精力的神經末梢的感覺，（這神經末梢不知怎樣一來把它弄得結實而堅固了，）和斷續而強有力的心跳——一切都很好。他走進手術室，開了門口的電燈門闕，欣然地看見巨大的照明的道具在手術檯上面炫目的地點着。

『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請您預備一切，不要耽擱——為勞謝夫開刀，』他便關上了門。

當西蒙·伊凡諾維契走進已經預備好的手術間時，陳設底莊重的嚴肅和簡單使他感動了。大電燈的光向下照着手術桌。在上面和四面的燈光透過乳白的玻璃燈罩平靜地，溫柔地，鮮明地照亮整個房間的高度和闊度。在器械和捲筒底鍍銀平面上曲折和彎曲地映着細長的，橢圓的由白外衣、被單和燈罩顯出的乳白的閃光……

『這怎會這樣的？』他一面想，一面走近手術檯注視着勞謝夫底眼睛。他等待着並且在這雙富有生命力的眼中找到了信賴的表情，可是他怕把這注視再多延長一刻。伊凡諾夫斯卡亞看護站在勞謝夫枕邊，在她旁邊的琺瑯盤中放着預備給麻醉劑的口罩和帶嘴的滴量器，好像一隻玻璃做的公雞。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用紗布掩住口部後將洗乾的手舉起在勞謝夫底準備開刀的腹部上面，一面向西蒙·伊凡諾維契抬起眼睛，在眼中是簡單和像平常一般的率直的表情。

『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您這樣站着，』他說，『您在遞給我器械和握攢大器的時候可以方便些。』

『不別擔心，西蒙·伊凡諾維契，』她回答，『我從前常常替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當助手。』她便伸手去拿消毒紗布。

可是維多利亞看護已經是異常嚴肅的，由於注意緊張緊緊地閉着雙唇，她展開紗布，整個纖細的身體向前伸着來用紗布蓋上勞謝夫的腹部。

『不要那樣嚴肅，』西蒙·伊凡諾維契微笑着說，『是呀，是呀，是您，維多利亞。不要那樣嚴肅地繃着眉。』

可是她並沒有微笑，祇是鬆弛了緊閉的雙唇。

娜泰按照西蒙·伊凡諾維契底記號拿了口罩，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伸手拿了解剖刀。西蒙·伊凡諾維契用眼光測量着怎樣割下去，稍微偏一點，便在已經長合了的舊疤痕旁邊。

一樣東西離開了西蒙·伊凡諾維支，一切的情感都明朗而尖銳化了。其中有一樣是非常明顯的：一個人——姓勞謝夫，懷着他對西蒙·伊凡諾維契的特別的親近的性質——消失了。他沒有了。沒有勞謝夫底熱情底眼睛，沒有他底四方的額角，也沒有他底大而友情的手，有的祇是開刀的地方和關於應該怎樣做的冷靜而明晰的想像。不是爲了去幫助勞謝夫這個人，而是在人體的這一部分需要做些什麼，可以矯正在它裏面已經形成的損傷。

外科醫生進入冷靜、清楚、明晰觀察力的地帶，他便開始施行手術。但是立在他旁邊的人們看出西蒙·伊凡諾維契底臉黯淡了，變成看不透的，甚至是冷酷的。要從這張臉上來猜測病人情形的好壞，以及手術

進行的好壞，是不可能的。

當西蒙·伊凡諾維契走出手術間時，他自己不知不覺地走過走廊的一半，在紅軍戰鬥員的大病房門口的一張小沙發上坐下。在病房裏，像夜間永遠有的現象一般，一些人和平而安靜地呼吸着，另一些人嘎聲着，還有人在夢中呻吟。

西蒙·伊凡諾維契感覺非常輕鬆，好像在巨大的體力急張（那時人身上的一切剛結實而強力地工作過）以後的情形一般。在肌肉中還感覺溫暖。心臟以強力的悸動工作着，但是身體似乎輕鬆些，似乎，肩上的空氣壓力已經小了一些。

『活像是搬運了一袋重東西，』西蒙·伊凡諾維契想。

現在，當手術結束了，勞謝夫底熱情的，友愛的，信任的注視異常地感動了他。這又是那個勞謝夫，他爲了他而激動，要把他從任何苦難中拖出來。他在自己目前看見勞謝夫底消瘦的身體，被薄薄的青灰色的皮包着的骨盤的骨頭突出在外面。他想像要勞謝夫底瘦瘠的背去觸着硬繃繃的檯面是多麼殘忍冷酷而不舒服的事，他想他也沒有要這個受磨難的身體重新恢復元氣而伸直起來的更強力的願望。對於勞謝夫的復發的愛與憐憫的情感比西蒙·伊凡諾維契在施手術前所體驗到的更甚。

『唉，怎麼辦，』他想，『現在，或許，我們會把他拖出來。』

在病房中受傷的戰鬥員靜靜地呼吸着，嘎聲着，在夢中呻吟着……在西蒙·伊凡諾維契面前是一個龐大的，偉大的國家的人民，從自己底父親和祖父世代相傳下來，就和奧西浦夫·華西里一般：（生於一九一七年，俄國勞工，於一九四一年在保衛祖國時在它底邊境的一處地方被殺死。）從奧西泊夫·阿爾海普傳下來，這奧西泊夫·阿爾海碧把自己炸死和火藥庫以及敵人同歸於盡。在他面前是探求着正義的民衆，他們受了許多的痛苦，而從前，在自己整部的歷史上也沒有受過像在這次的戰事中從那恐怖的，舉起手來毀滅他們的敵人底侵略中所受的那樣的痛苦。

西蒙·伊凡諾維契想他在這國家裏非常渺小的一角工作着。在他旁邊並沒有許多對他親近的人：祇有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和幾個同志——醫生和看護們。可是在這個不大的圈子外面形成第二個圈子，它比前者

要廣闊好幾倍：這是些充滿在醫院裏的戰鬥員們。在這圈子裏的人們更迭着：一批到前綫或是到後方去了，另一批又從前綫來了。而在那裏有躺在土地中的那十四個，那土地仍舊在敵人手中；有戰鬥員們，他們底呼聲也傳達到西蒙·伊凡諾維契那裏。

那些人們底整個圈子的力量是——他們不要和毀滅和解，不要對死亡習慣。

西蒙·伊凡諾維契想我們纔開始生活。而整個的問題便是要在這生的激流中尋找着自己的崗位，一面感覺和他的一切生命小部分的接觸。那時每個人就不會有狹窄的思想和頹廢，而有發展和繁榮：生命！

一個女看護兵迅速地走近西蒙·伊凡諾維契：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請您聽電話，」她說，「打了兩次了。」

西蒙·伊凡諾維契從沙發裏站起來。走到值班室拿了聽筒。

「您的一切都好嗎，我的親愛的？」他聽到外科醫生底聲音。「我從家裏打電話給您：我們這一區裏沒有警報，扔了炸彈。他們檢視……」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用平靜的聲音說着。可是西蒙·伊凡諾維契懂得，他在為手術的結果而不安。

「我們一切都很好，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我剛剛完結了勞謝夫的手術……」

「噢，噢……我的親愛的。你現在還是去休息吧。明天從早晨起要一整天呢。那麼，晚安，可是大概是早安：天已經亮了。」

西蒙·伊凡諾維契關了燈，捲起窗簾。

產生了高射砲的遙遠的射擊。後來從莫斯科底另一端傳來的響聲似乎開始逼近了。敵人的飛機在城上飛翔着，正在轟射的砲隊把它們互相傳來傳去。探照燈的青色光綫傾斜着在明亮的天明前的天空上行動着。發光的探索彈的細細的一條綫劃破了醫院上面的天空。

那個被人稱為衛國戰爭的戰爭——是力之突衝：一個是敵意的，努力要剝奪破壞生命，另一個是智慧的力量，它推翻惡勢力的詭計，保衛生命，創造生命，在莫斯科城上進行着。

(蒙 譯)

鐵 霍 諾 夫  
(Н. ТИХОНОВ)



手  
(РУКИ)

冷得這樣，連套了溫暖的無指手套手還覺得冷。四周的林子彷彿都來到那兩邊蜿蜒着塞滿了雪的深溝的坎坷不平的狹路上。樹木用極枝擦着車子，雪屑落到車艙的頂上，極枝搔着油槽的兩側。

他在他的司機生涯中見過無數的道路，但是這樣的路却還沒有遇到過。正巧得在這種路上幹活，彷彿你的身體是雙料的一般。還祇剛剛駛進擁擠的，暗憧憧的，潮濕的泥屋，還祇剛剛在角落裏，在疲乏的同伴們中間靠下頭，——已經又有人來叫了，又是上路的時分了。睡覺我們等會再說。得先工作。路在叫喚着。這裏你說不出：『事情不是白熊，不會逃到林子裏去的。』正巧是會逃走的。稍微打了一個呵欠——車子就會滑到了陰溝裏，得請求同伴們去拉，自己是拉不出來的，想都不要想。可是寒冷呢？似乎北極自己到這個林中道路來做交通指揮員了。

一會兒爬來了迷霧，一會兒從拉多迦湖（Ладога）上吹來了無論什麼地方都不會見過的風，——刺骨的，怒吼的，長久的風，一會兒刮起了暴風雪，兩步以外就什麼都看不清。車輪也不是鐵的，會壞掉的，你要是押隊，還得援救跌進陰溝裏的同伴們，而且，主要的是得把貨載及時運到。

波爾夏柯夫（Большаков）停下了車子，爬出車艙，重重地拍着雪，走向油槽。他爬上車舷，在冬日正午的弱光下面看見，在那凍得滑溜溜的槽壁上不斷的有汽油流出來。

一陣寒顫傳遍了他的脊背：油槽漏了。油槽的縫破裂了。縫裂開了。燃料流了出來。

他站着，望着那無法止住的狹狹的油流。在路上受這樣的苦，却爲了把一只空油槽運到那邊！他記起所有他過去的出事情形，但是這樣的情形却記不起。寒冷灼燒着他的臉。久站和空望是無濟於事的。

波爾夏柯夫在雪裏滑跌着走到車艙，打開了裝着器械的箱子，對他說來這些器械彷彿是刑具。金屬像是燒得白熱了的一樣。但是他勇敢地抓了一柄鑿子，一把鋤頭和一块很像石頭的皂，回到了油槽，爬上車舷。汽油流滿他雙手，並且有點異樣。它用冰火灼燒着，它透進手套，它在制服袖子下首滲出來。

波爾夏柯夫唾吐着，在無言的絕望中敲攏縫隙，用肥皂把它塗起來，汽油停止流動了。

嘆了口氣，他返歸原位。

駛了十公里，波爾夏柯夫又停下車子去看油槽。縫隙又分開了。一縷汽油沿着圓圓的槽壁流下來。得把一切從頭做起。鑿子又響起來，汽油又灼燒着雙手，肥皂帶又在敲攏的縫隙上增大起來。汽油又停止流出。

路是無盡頭的。他已經不去計算他爬出來攀上車舷有多少次數；他已經不再覺得汽油灼燒的疼痛了。他覺得這一切都在夢中：蒼鬱的森林，無盡頭的雪堆，在手上流的汽油。

他心中計算已經有多少寶貴的燃料流出了，根據計算，得出流掉的並不很多——四五十立升，但是如果每隔十廿公里去修補，那麼全部工作都將落空了。於是他又懷着一個失掉對時間和空間的想像的人的頑固把一切從頭做起。

他已經疲倦得覺得他不是乘着車駛，而是站着不動，每隔四十分鐘就抓起鑿子，而縫隙則愈來愈闊，嘲笑着他和他的努力。

突然在拐彎後面展開了空闊的，奇特的空間，巨大的，無垠的，白白的。路蜿蜒在冰上。一只最廣濶的湖像野獸般對着他呼吸，但是他已經不覺得可怕了。

他有信心地開着車，對於林子已經結束覺得很高興。

有時他的頭落向舵輪，但是立即驚醒過來。夢魘壓向雙肩，彷彿背

後站着一個巨人，用戴着厚而軟的手套的大手壓着他的頭。車子頓跳着向前馳去。在受凍的，倦得要死的波爾夏柯夫的內心存在着一種喜悅：他堅決地知道他忍得過的。

他是忍過了。貨載運到了。

……在泥屋裏醫生驚奇地望了望他的擦破了皮的手，弄得不成樣子的，灼傷的手，狐疑地說道：

『這是怎麼會事？』

『補縫，醫生同志，』他痛得咬着牙說。

『難說不能在路上停一停嗎？』醫生說。『又不是小孩子，您自己該明白，在這樣的冷天灑上這麼多的汽油……』

『不能停。』

『爲什麼？這麼急上那去？您把汽油運到那兒去？』

『運到列寧格勒，運到前線，』他回答得很響，全泥屋都聽見。

醫生注目瞅了他一眼。

『這——樣……』他拖長聲音說，『到列寧格勒！我明白！不再有別的問句了。讓我替你包紮起來。得醫一醫。』

『爲什麼不醫？不過祇醫到早晨，——那個時候又要上路了……包着繃帶開起車來更暖和，創痛呢，那我們想法子咬在牙齒裏吧。』

（奚 溪譯）



愛倫堡  
(И. Эренбург)



幸 福

(СЧАСТЬЕ)

當勃良采夫（Брянцев）將軍笑的時候，似乎，生命力就要溢出他的身體。年齡沒有觸及他粗硬的黑髮。他總是高高興興。在那些痛苦的日子，當戰鬥員們因為塵灰和苦痛喘息着退向頓河的時候，勃良采夫說：『我們不久就要出來的』，於是困憊得要死的人們也就微笑了。參謀長，西連柯（Сиренко）上校驚奇地望着他：瞧它，那幸福！

西連柯是不易親近的人，大家都怕他。也許，病痛——胃潰瘍——使他變得殘酷了。他祇能喝牛奶；在一輛參謀部的卡車上，在床，桌子和箱子中間總有一頭禿頭的牛在挪動着，用突出的，冷漠的雙眼望着戰爭的兇相。對工作的熱情幫助上校把疾病對付過去：看着地圖他就精神十足了。他看見地上所有的巒巒，所有的高地和低地；他知道敵人的軍力，研究了他們的習慣和弱點。勃良采夫常說：『我沒有西連柯，就像沒有眼睛一樣』。他以戰鬥為生活，但是他沒有看見過戰鬥。他頹傷地，用破碎的嗓子朝電話筒喊道：『告訴我戰況！』除掉這張給鉛筆劃滿了綫的地圖，他生活中沒有別的東西。他不等人家的信。他的女兒死了；太太呢，他早已同她離了婚。

西連柯努力不望勃良采夫，當那一個讀着長長的信的時候。上校知道勃良采夫的妻子瑪麗雅·伊里尼希娜（Мария Ильинишна）住在伏爾加河畔的一所粉紅色的屋子裏，她的花園裏有蘋果樹。關於這些事情，勃良采夫不止一次講過。他也常常講到他的妻子曾在音樂學校裏工

作，但是現在有病，也常常講到她簡直忘却自己地愛他們的獨子奧列格（Олег）。難爲情地微笑着，勃良采夫加了一句：『他是一個好孩子』……勃良采夫的兒子是一個準尉。西連柯有一次會對將軍說過：『你的兒子是一個戰鬥的人物。祇是你聽，尼柯拉·巴夫洛維奇（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sup>⊖</sup>，他不像你——年紀青青，可是有甚憂鬱』。勃良采夫笑起來：『我追中亞細亞的麥盜追了十二年。他呢，寫寫詩。他在我家裏是像瑪霞（Маша）<sup>⊗</sup>的』……

有普通的大砲互轟。飛來了一顆『箱形砲彈』，高射砲響了一陣。掩蔽處裏燃起了燈。勃良采夫在休息。西連柯讀完了戰報，在電話上同索波爾（Соболь）少校談了一會，突然不安起來。

『一定得捉到一個舌頭<sup>⊙</sup>，』他對勃良采夫說。『他們總想出了什麼念頭。爲什麼他們把坦克調到工廠旁邊的小林子來？』

西連柯用長長的指甲點着一個綠點。他目不轉睛地望着那些紅的，藍的圓圈，箭頭，菱形，螺旋形——對他說來，地圖就是音符：他聽着它。

這是一個燠悶的夏日的傍晚，人們奄奄待斃地等着雷雨。勃良采夫從瓶子裏喝了口溫水，說道：『好，如果他們發動……瞧，我祇擔心斯米爾諾夫（Смирнов）——他的人是受不了轟擊的』……

近半夜的時候進來了很爲興奮的副官：

『將軍同志，偵察員在這裏。拖來了一個曹長。』

勃良采夫高興地叫起來：

『拖他到這裏來！』

霍米亞柯夫（Хомяков）少尉帶進了俘虜。他開始報告了：『將軍同志，在歸程中』……勃良采夫截斷他：『等一會說吧。得先審問他』。

德國人很像一個溺死鬼：慘綠的臉孔，混濁的，無生氣的眼睛。他用慘白的舌頭舐着嘴唇，重複着說：『我什麼都不知道。我是一個會計

⊖ 尼柯拉·巴夫洛維奇爲勃良采夫名字及父名。

⊗ 瑪霞——瑪麗雅的愛稱，即勃良采夫的妻子。

⊙ 舌頭——指敵軍俘虜，可從他身上獲得情報。

』……西連柯有定時的發作毛病；忍不住疼痛，他咒罵起來。德國人抖了一下，舐舐嘴唇，突然說道：

『我家裏有孩子……在三點鐘發動，第三十四團和坦克。祇是別打死我！……』

西連柯立時忘記了疼痛：

『瞧見嗎？工廠旁邊有坦克。很清楚了！第三十四團——這是對付斯米爾諾夫的。』

一切都動起來了。西連柯罵着：『徽章<sup>④</sup>嗎？你們那邊睡着了嗎！叫奧卡(Ока)來。快些！』勃良采夫叫了一聲：『阿廖夏(Алеша)，帶走吧！……』他對西連柯說：

『我到斯米爾諾夫那裏去。我不知道，那邊怎麼對付連絡問題的……就是說，是靠着你了……現在我同謝爾裘克(Сердюк)<sup>⑤</sup>談一談。偵察員在這裏嗎？』

霍米亞柯夫少尉不自然地高聲叫道：

『將軍同志，請准我報告，在越過火綫的時候，在第一百十高地，近衛準尉勃良采夫英勇殉國了。』

他一口氣說完了這幾句話，用手掌揩了揩臉孔。西連柯叫了一聲：『什麼？……』掩蔽處裏是非常的靜；祇有那俘虜在啜泣着。勃良采夫說話了：

『伊凡·謝爾蓋葉維奇(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sup>⑥</sup>，你告訴謝爾裘克——在兩點正發動。我走了……』

西連柯跳了起來：

『尼柯拉·巴夫洛維奇，你怎麼啦？……』

『維里斯』<sup>⑦</sup>軋軋地在窪地上馳了一陣。簡直沒有東西可以呼吸。而那給車燈照着的乾燥的龜裂的土地則彷彿就是白雪。

當大砲撕破了黑夜的時候，天還很暗。過了一會，天空現出魚肚色

④ 徽章——此處不是實在的徽章，係軍隊中的隱語，指某一個聯絡員。

⑤ 謝爾裘克——霍米亞柯夫的名字。

⑥ 伊凡·謝爾蓋葉維奇——西連柯的名字與父名。

⑦ 『維里斯』——汽車牌子。

了，但是土地已給蓋上了煙霧。樅樹林子在燃燒。一股一股的塵土像噴泉似的旋轉着。德國的坦克在四點鐘出動了。

歷史家在描寫戰鬥的時候，可以看見長幅大畫：營，團，師，砲台，機槍巢，坦克的突破，指揮處的發着命令的指揮員們，一處的推進，另一處的失策，進攻和反攻的交替，顛倒的作戰次序，凝住不動的戰利品以及照着這一切的勝利的太陽，冷冷的，莊嚴的太陽。

那一天太陽像煤塊般燙人，但是人們連它的熱力也沒有察覺：激戰就是這種樣子的。戰鬥的參加者不能審視戰鬥。他們看見的是一小塊土地，給砲洞挖得千瘡百孔的田野，四周給拗斷的白樺樹叢，幾座破毀的房子，峽谷，荒地——這需要守住或加以佔領，得爲這去死。

斯米爾諾夫擊退了第一次攻擊。德國人把坦克擲向樹拉夫廖夫（Журавлев）。勃良采夫猜到了這一調動，他來得及把兩營人馬調到伊凡諾夫卡（Ивановка）去。坦克過來了，但是步兵却給擋住。廚子雅柯文柯（Яковенко）看見了自己面前的『老虎』<sup>①</sup>，呆住了。穿甲兵擊傷了七輛坦克，其餘的掉轉頭退去了。在右翼，德國人已經推進到大路。近傍晚的時候索波爾從側翼出擊。用手榴彈，槍刺，槍柄攻擊。勃良采夫光起火來：『砲火落後了！叫謝爾裘克來見我！』過了一小時，他向電話筒喊道：『在風車旁邊。你聽見我嗎——在風車旁邊』。不多一會，轟炸機就在他的頭上飛過。空中進行着自己的戰事，彷彿人們因爲對地球不滿，所以要想征服雲層似的。謝畢列夫（Шепелев）上尉挨到機場；從他的袖口上滴下血；他說：『記下——兩架『密失』<sup>②</sup>。可是皮柳克（Бирюк）給擊下了』……從前是『莫斯科貿易部』的會計的克拉異（Красин）中士給迫擊砲彈擊傷了，爬到一個砲洞；他在那邊死了，臨死的時候他一直覺得他是在家裏，有客人來訪，熙熙攘攘……外科醫生羅承（Ройзен），穿着濺滿了血的罩衫，在朦朧的燈光下面鋸掉拉雪夫斯基（Рашевский）上尉的一條腿；這是一天中的第十六次施手術。納烏莫夫（Наумов）的無線電機散落下來；他的耳朵裏流出血，但是他仍舊一字一字地傳着話。三個戰鬥員帶着俘虜；在

① 『老虎』——指德國虎型坦克。

② 『密失』——德國飛機牌子。

爆炸時，他們大家都貼向地面，過了一會又走，又倒下。華西里葉夫(Васильев)隊長苦笑着：『唉，弗里茨……』他焚燬了一輛坦克，索波爾少校對他說：『我今天就要獲獎了』……別里亞葉夫(Беляев)中尉神經起了騷動，在他的一連裏留下不到二十個人，別里亞葉夫覺得德國人在什麼地方突破了。勃良采夫則填補着缺口，指揮着空中的出擊，調動着部隊，推前和後撤砲火，切斷楔形突入，驅着車子，撥着電話，用他無限的力量鼓勵着大家。

西連柯把戰鬥的各個階段帶進地圖。『又是我落在後面，』他在愁慕中想道。油燈因為爆炸而顫抖着。他標出每一個行動。他知道敵人已經把不久前從別的戰綫上抽來的新的一團人馬調到右翼。他知道，斯米爾諾夫那裏有很大的損失。他知道，勃良采夫一分鐘都沒有喪失過鎮定。西連柯贊嘆地自言自語道：『德國人進攻，可是主動却操在勃良采夫手裏！』突然他離開了地圖：記起了勃良采夫在聽到奧列格死訊時的眼睛。他模糊地暗想：『那麼幸福呢？……』電話響了，西連柯吼道：『告訴我戰況！』

勃良采夫回來的時候已經是遲暮了，那時戰鬥中適降臨了休止。他大笑道：

『你要是到伊凡諾夫卡附近去看一看哪！那邊他們給弄得亂七八糟。總之，沒有一個地方給他們通過。我們一算——擊毀了十九輛坦克，你可明白，有六只「老虎」呢。福明(Фомин)怎麼說？他們調來了嗎？』

『在巴拉雪夫卡(Балашевка)附近發覺了一個蹤隊——三十輛車子。友軍在十九點鐘回答說，俘虜是從以前的部隊裏來的。他們祇在樹拉夫廖夫附近推進了一些——到風車那裏……』

『明天我們去奪回來。你去騎一下吧，即使是一個鐘頭，伊凡·謝爾蓋葉維奇。你的臉色有點異樣。有病嗎？』

『一點也沒有病。』西連柯光火了。『你還是想想自己吧。休息休息。』

勃良采夫坐了下來，用另一種異常溫和的聲調說道：

『我現在試試看叫霍米亞柯夫來。打聽打聽經過……』

他默默地等着霍米亞柯夫，抽掉一根香煙又抽一根。西連柯用報紙遮着臉；怕他的到來會增加勃良采夫的痛苦。

『將軍同志，近衛少尉霍米亞柯夫今天在伊凡諾夫卡附近殉國了。可以交差了嗎？』

勃良采夫挨着西連柯坐下：

『讓我們來討論一下。我有一個關於樹拉夫廖夫的計劃。』

突然他自言自語了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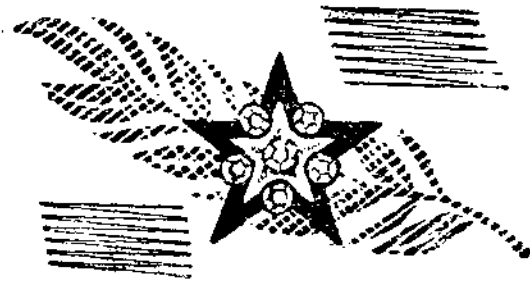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給瑪霞的信怎麼寫法？……』

西連柯看見勃良采夫那對總是活潑而快樂的眼睛充滿了淚水。勃良采夫惶亂不安起來：

『我的眼睛有點痛。得戴眼鏡了………老了，伊凡·謝爾蓋葉維奇……』

西連柯握住他的手。他們開始工作。

(奚 溪譯)



梭羅維姚夫

(Л. Соловьев)



## 西伐斯托波爾石頭

(СЕВАСТОПОЛЬСКИЙ КАМЕНЬ)

老水夫長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華秀柯夫(Прохор Матвеевич Васюков)認爲自己是一個道地的土著的西伐斯托波爾人，說起這件事情來總是帶着驕矜。「在船塢所那裏的我的小屋子還是我的曾祖父留下的！」他說。「在我的院子裏長着一株篠懸木——是祖父手種的……在西伐斯托波爾，誰都難以同我們華秀柯夫一家競爭。祇有皮柳柯夫(Бирюков)家和華爾納蕭夫(Варнашев)家，此外，敢說，就沒有這種家庭了……」

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得不止一次離開他心愛的城——他離開西伐斯托波爾一年，也離開過兩年，有一次他離開了十多年，但是他總是不變地回來，打開熟悉的側門，於是祖父的篠懸木就懷着問候的，愛撫的喧聲替他在脚下攤開了鬆動的，活的樹影的小毯……

一九二〇年，同米海伊爾·華西里葉維奇·伏龍才<sup>⊖</sup>(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Фрунзе)一同完成了光榮的克里米(Крым)進軍後，老水夫長又回到了自己的屋子，牢牢地居住了下來，堅定地希望永遠不再離開西伐斯托波爾……命運之神却不由你作主：西伐斯托波爾給德軍佔領了，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現在却住在高加索(Кавказ)的海岸邊。他暫時登記住在這裏，雖然軍團團長爲表示尊重老人並希望使他免掉

<sup>⊖</sup> 伏龍才——(1885—1925)蘇聯內戰時著名統帥，一九二五年任蘇聯海陸軍人民委員長及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多餘的忙碌和行走起見，在每一次晤面時都向他建議登記為永久居住。

「不，」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回答，「謝謝您的關心，祇不過我在你們這裏是做客，我真正的家——是在西伐斯托波爾。」

頑固的老頭子！他直到現在還不會把他所有的箱子和包裹解開——就這樣坐在它們上面，準備隨時走上歸程，回家。

有一次他對我說：

「我，就像那塊西伐斯托波爾的石頭，我得待在我原來的地方……你聽說過這塊石頭嗎？」

「不，從來不曾聽說過，」我老實承認了。

老頭子沉默了一會，鼻子吐着氣，吹起口髭，過了一會，懷着嘲笑的，寬容的輕蔑責備道：

「你這算是什麼黑海的人？每一個人人都應該知道這塊石頭的。也許，他到了你的手——那個時候你怎麼對付它？」

這樣，我初次從老水夫長那裏得知關於西伐斯托波爾石頭的傳說——黑海的高貴的崇高的傳說。後來我好多次從別的水手那裏聽到這一傳說——在軍艦上，在潛水艇上，在掩蔽處裏，在砲台上……但是石頭本身——不管我怎樣努力——我仍舊沒有機會見到。

……人們講述着：

「……當我們按照最高指揮部的命令撤離西伐斯托波爾的時候，有海軍陸戰隊的部隊掩護我們軍隊的撤退。這是真正的軍人，最優秀的，最剛勇的——這是英雄。他們早就知道他們這最後的一批已經不會離開了；抵擋着瘋狂的法西斯攻擊，他們一對十，一對百地打着，不放棄陣地。我們知道，他們怎樣的完成了他們的責任，——英雄們的光榮是永垂不朽的！

「我們知道並且記得，他們怎樣盡了他們的責任！」

「當然，不應該以為所有這些英雄都犧牲了。一部份突圍到了山裏，到游擊隊那裏，有一些人甚至能夠搭了木排，小艇和漁船到達高加索的海岸。

「……一只這樣的小艇已經在黑海上浮了五天，直對着遠遠的土亞普雪（Туапсе）駛去。在小艇裏有四個人——都是水手。其中的一個



已經奄奄待斃，還有三個陰沉地不作一聲。忠於海軍友誼和光榮的法規，他們不肯丟下在西伐斯托波爾街上給砲彈炸傷的同伴，他們扛起傷者，隨身帶進了海：不讓德國人吹牛，說西伐斯托波爾水手投降他們！三個水手爲了救治同伴已經做了能做的一切，但是他們既沒有外科醫生的刀，又沒有藥物，他們連淡水都沒有，也沒有一塊餅乾——他們靠水母過活……傷者的情形一天一天地，一小時一小時地壞下去，現在，看看他就要死了……

「當他在那邊，在西伐斯托波爾（這是在近「獻給殉國的軍艦」紀念碑的地方）被扛起的時候，起初沒有發覺他的手裏緊握着一塊給砲彈從埠頭的花崗石胸牆上敲下來的小灰石。後來，已經在小艇裏了，水手們在包紮同志的時候才看見了那塊石頭，他們要把它拋進海裏。傷者嘆聲地說道：

「別動……這是西伐斯托波爾的……請放進內衣的袋裏，使它靠着我的胸口……」

「這樣，到最後一分鐘他也沒有同自己的石塊分開。他死得很困難，很痛苦：說着夢話，呻吟着，在人事不省中不斷討水喝。最年青的一個俯身掛過船舷，捉住了一條透明地蒼白的，腰部澄黃色的大水母。他挖出了一塊滑溜溜的血漿——他沒有別的東西可以給他的垂死的友人。太陽却灼燒着，四周數百哩方圓是藍色的暑熱的空間，鹹味的海水的平靜的胸膛耀眼地閃着光。

「那水手死了……臨死的時候神志清楚了幾分鐘，——他把西伐斯托波爾的石頭交給友人們，這樣說：

「我有一個想頭：回轉西伐斯托波爾，親手把這塊石頭放歸原位，用水門汀牢牢膠住，那個時候我的心就會喘過一口氣了。在這以前我是要把它帶在胸口的——讓它灼燒着我，擾亂着我，日夜不給我安寧吧，直到我重又在親愛的西伐斯托波爾港灣上看見我們蘇維埃的旌旗！……可是不成了，不是命運——而是死神先伺隙了我。你們，我的朋友，黑海的同志們，拿下這塊石頭，神聖地保藏着吧。我對你們的最後一句話，我的遺囑，是這樣——它應當回轉西伐斯托波爾，這塊石頭，它應當被放在原位，膠着牢牢的水門汀，並且一定要由水手的手做。現在——

永別了……」

「到傍晚的時候，友人們把他的屍體交給了海浪。在小艇上沒有鐵棒，腳上沒有東西好縛，所以他不是立時就沉下去；他還在水面上發着黑色和擺蕩了好久，彷彿在提醒人家自己的遺囑。

「石頭到了一個留在小艇上的人手裏——到了一個年齡最長，功績最高的人手裏。

「……僅在第十五天，水手們才在頭上聽到摩托的洪洪聲，看見了我們的「MBP」<sup>⊖</sup>。不多一會就駛來了一艘飛行員所喊來的汽艇，把水手們送上了岸，送進了醫院。

「在他們換了衣服的時候，看護一面收受着衣服一面詢問，有沒有特別貴重的東西：錶或是錢，好交給保管處，拿回收據。最年長的一個把那花崗石的碎片遞過去。

「「瞧……交給他們吧……這——是西伐斯托波爾的。」

「看護奇怪起來，但是並不爭論，水手收到了一張寫着「石頭，灰色的，重二百七十克」的收據。

「過了三星期，那水手出了醫院。大家請他回家休一會假。但他請求立即派他上前綫，到海軍陸戰隊，到戰鬥最猛烈的地段去。他請求得執拗而不可拒絕，不久他就到前綫去了。

「他是一個狙擊兵。他擊斃敵人的眼每天增加三個，五個，有時甚至是七個。西伐斯托波爾的石頭總是和他在一起；據說，當那個水手看見了德國人，把他的狙擊步槍瞄準的時候，石頭就開始發熱，灼燒着他的心；據說，水手的襯衫在那石頭躺在他胸膛的地方甚至給燒焦了，變黃了。水手不知道恐怖，不知道疲倦，不知道瞄錯；每天早晨，天還黑的时候，他出去埋伏，直到夜裏才回來。他沉默寡言，他祇給同伴們看空的彈筒。他們明白：四個彈筒——就是說四個德國人，六個彈筒——就是說六個德國人。這些彈筒他放在一只小箱子裏，根據他們來算他狙擊兵的眼。

「他在那個部隊裏做了兩個月，有一次他帶着胸膛上的一顆德國子彈從他的埋伏處爬回來。當他死了的時候，友人們計算他的小箱子裏的

⊖ 是一種飛機的牌子。

彈筒：有三百十一只彈筒。這些彈筒和一封報喪信裝在一個特別的郵包裹寄給遭難的狙擊兵的母親。

『可是西伐斯托波爾的石頭却到了一個海軍偵察兵，一個勇猛的，神情快樂的小夥子那裏，他也是那樣輕鬆而簡單地，像到自己私人的菜園裏去一樣，到德國人的後方去找『舌頭』。這個小夥子甚至設計在德國人的後方認識一個我們的姑娘，在執行戰鬥任務的時候也不放棄同她晤面的機會。部隊的指揮員給弄得很為惶亂和失措，當有一次他最優秀的偵察員竟從德國後方帶了一個太太回來！……妻子給送到西比利亞去，給送到偵察員的雙親那裏去，但是不久他就贖回了自己的罪，從偵察中拖來了一個德國參謀部的少校。

『當那個偵察員受了傷進了醫院，石頭就從他的手裏傳到一個海軍聯絡員那裏。聯絡員的制服不久便飾上了一枚戰鬥勳章，因為他在可怕的砲火下面當着德國人的眼找到一段電綫而恢復了同我們的砲火的聯絡。』

說是西伐斯托波爾的石頭到過砲兵的手裏，也到過機關槍手的手裏，而且被認為是殺敵全部計算的附屬品；它最後落到一個黑海飛行員的手裏。在空戰中那飛行員用砲火擊毀了三架『芬克』<sup>②</sup>，而第四架『芬克』則因為缺乏子彈而施行撞擊，後來，在把自己的弄得變了形的飛機着陸的時候，也祇受了一點小傷。在進醫院以前，他把石頭交給誰，沒有人知道；有人說石頭又到了一個狙擊兵的手裏，有人堅信石頭現在已在潛水艇裏，再有一部份人則罰誓他們在海軍飛行員那裏見過石頭——他們彷彿決定不放走它，要從空中運到西伐斯托波爾，用第一架飛機運……不管它，這塊石頭，在誰那裏——在潛艇隊員那裏也好，在砲手那裏或是在飛行員那裏也好——我們都可以不必為它擔心：它是在牢牢的，可靠的手裏！……

西伐斯托波爾的石頭！……

② 德國飛機牌子。

它在黑海一帶流浪了好久，從一個水手的手裏轉到另一個水手的手裏，最後，它光榮地完成了它榮耀的戰鬥道路。我們站起來立正，同志們：西伐斯托波爾的石頭放到了原位！……

你們記得關於石頭的傳說嗎？它是一九四二年夏天，在那些艱難的，困苦的日子，當我們咬緊了牙齒慢慢地退向高加索和伏爾加的時候，在黑海產生的。但是我們對勝利的信心仍舊毫不動搖，——在撤退的時候，我們仍舊望着西方，替德國人準備着史大林格勒和庫爾斯克，威脅他們以柯爾松—謝夫成柯夫和克里米的潰滅。

我們那時也放棄了西伐斯托波爾……不久黑海沿岸就流遍了關於西伐斯托波爾石頭的傳說。

……後來出了無數關於這塊石頭的故事和傳說。據說，水手們把西伐斯托波爾石頭在整個亞速夫海沿岸，從大岡洛格（Таганрог）到蓋尼切斯克（Геничеськ），帶來帶去，據說，它在著名衝擊的時日也到過諾伏洛西斯克（Новоросийск），也到過赫爾森（Херсон），也到過尼柯拉葉夫（Николаев）。總之，敘說得很多，但是敘說的人中間却誰也不能誇口，說他曾親眼目睹過這塊石頭，在自己手裏握過它。

有些人已經開始尋思，也許事實上沒有，也從來不會有過什麼石頭，全部它的故事——這祇是一種傳說，一種談話的資料。真的——奇怪的事情：四周大家都說着『石頭』，『石頭』，可是它，這塊石頭，在什麼地方，它的樣子怎樣，它藏在誰的身上，——却誰也不知道！

不過，我知道關於西伐斯托波爾石頭的事情比別人要多。在黑海我有一個老友，老水夫長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華秀柯夫，一個著名的，受人尊敬的人，講各色各樣驚人的故事的大匠，無數海上傳說與口碑的保管人。得承認，我早就猜疑大半的故事都是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自己編的，但是自己的猜測我祇藏在心裏，從來不會把它對老頭子說過，怕惹怒和得罪他。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非常關心，希望他的故事聽起來能完全受到人家的相信，他總是由長長的序言開始——這一切是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發生在什麼人的身上。

可是不久前，在一次親密的談話中我失着了。問題就在於我正是在我們軍隊退出西伐斯托波爾不久初次從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那裏聽

到西伐斯托波爾石頭的故事的。那時在海上還沒有人知道這一傳說，僅在很久以後它才變成盡人皆知。它會不會就是從這裏，從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口裏發生的呢？——我暗想，一面乘興用開玩笑的聲調把這層意思對老頭子說了。

我開始這樣的談話算是白費。老頭子鼓起了鬚鬚，光了火，臉漲得通紅。

「這是誰想出了這種蠢話？」他用狠狠的聲音開始，一面用法官的眼睛瞪望着我。「也許，就是你自己？你瞧，想出點什麼來了：誰也不知道這塊石頭，誰也沒有看見過它！……它，這塊石頭，是你的什麼東西——招牌，把它陳列出來給人家看看的嗎？……你以為怎麼樣，任何人都能睜着眼睛看它，祇有真正的水手才能得到它，那個英勇的水手應當把它藏在胸口，永不同它分開。可是你却這樣想，似乎，石頭是完全沒有的，你想見見它！你怎麼見得到，誰給你看？那個英勇的水手連談話都不會同你談話呢！同你談些什麼，你算是什麼水手，心裏毫無信仰，這塊石頭裏對你有什麼好處——它上面沒有寫着什麼，又沒有金印……到街上去吧，拾一塊卵石，去望一個飽吧！你心裏沒有信仰，對你反正是一樣——無論是西伐斯托波爾的石頭，無論是卵石！」

我覺得這些話非常的氣人，我不能閉口無言了。

「那麼您自己，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怎麼曉得它的呢，既然它上面什麼都沒有寫着，又沒有印記？」

「唉，你！」老頭子微笑了笑。「它浴滿了血。爲了它，爲了這塊石頭，曾經流過了多少我們的血啊！……可是你却問，我怎麼知道它的。用我的心感覺到的，瞧！」

於是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就中止了談話，使我明白我爲了自己的信仰淺薄是不配再談石頭的。我就帶着這句話走了，在心中帶着對老頭子的氣忿，甚至私自呪罵着，瞧，我碰到這麼一個老傢伙：差點兒就要給他一頓咒罵，一頓責備了……

我就這樣仍舊保持我先前的意見，老頭子自己編了關於西伐斯托波爾石頭的全部故事，把它放到世上去，可是承認這樁事情他又不情願——人家會認他是一個法螺專家，專門想出各種的諾言來安慰大家的。

二

我斷定關於西伐斯托波爾石頭的全部故事是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自己編造的，這一點我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弄錯——的確，是他編造的！就是說那時我對他說的是實話，他的生氣是白費的？……

事情却是這樣，他的生氣完全不是白費的！……是的，在那一可紀念的晚上，我說的是實話，但是他，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無論如何仍是對的——完全對的！過了不多時候——爲了自己的正當，爲了自己的信仰，老頭子獲得了偉大的，空前的光榮的報償……但是，不必搶前——我挨次的講出來。

有一次，在我們談話之後兩星期，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早晨到市場上去買包裝他的物件的繩子和布袋。克里米的事件狂風暴雨似地在增長着。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一個道地的西伐斯托波爾人——急急準備回返故鄉。

回轉西伐斯托波爾！全部二十二個月中，老頭子祇以這個念頭爲生活——帶着它躺下睡覺，帶着它醒來。

『要是我再年青幾歲哪，』他對友人和熟人說，『要是我第一天就能到西伐斯托波爾哪！可是糟糕——那些軍事委員會的人是不會同情我的。他們說，不行，不是那種年紀……就是說，不得不遲到了。』

但是大家早就知道，如果一個人抱有某種氣吞山河的，崇高的志向——那麼命運和機會總會幫助他的。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沒有遲到，他是最先進入西伐斯托波爾的人之一，什麼軍事委員會的人都不能阻礙他……

他在市場上擠撞着，詢問着繩子，布袋和麻袋的價錢，而全能的命運已替他準備了應術的，神奇的禮物。

當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拿着一束繩子和一個麻布包回轉家裏，走到中央市立醫院的跟前時候，——一個穿白罩衫，圍着絲巾的年輕女看護，從玻璃門裏輕盈地走到了街上。她望了一眼右面，又望了一眼左面，接着，在看見了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之後，就快步直向他走

來。

「對不起，同志！請告訴我，——您是一個水手嗎？」

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先是驚異地，後來是懷着長官的嚴厲目光望了望她。作爲一個老兵，海軍紀律和服從的熱中遵守者，他不喜歡青年，特別是太大膽的——照他的說法是「莽撞」——的姑娘們。可是那姑娘却微笑等着回答；她是矮小的，瘦瘦的，長着一對灰褐色的，神情快樂的眼睛，兩頰有一對小酒窩，總之，她有一付最輕率的樣子（全能的命運這一次也得接受這樣的容貌！）。

「是水手……可是什麼事情？」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終於用嘎聲的，陰沉的水夫長的低音，就是他從前用來震驚心不在焉的水手們的低音，說道。但是那姑娘却毫不懼怕，她臉上的笑容更顯得快活了。

「那麼很早就是一個水手了嗎？您在軍艦上航行過嗎？還是祇在岸上，在港口上？」

聽了這樣的從未聽過的大胆之辭，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甚至呆住了，半嚮無言，對他的高高興興的女對話者圓睜着眼睛。

救了姑娘的僅僅是她的完全的天真——要是別人，爲了這樣的話，也許會利時在原地被變成了灰燼的！

但是無論如何得給這個不相稱地大膽的姑娘一個反擊。

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用一個問題來回答：

「請容許我問，您幾歲了？您那一年生的？」

「十九歲。一九二五年生。」

「一九二五年生！」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感人至深地說道。「那麼，您生的時候，我已經在軍艦的船尾上做了差不多三十年的事了。我十二歲就到海上去的。」

姑娘嚴肅地，尊敬地盯了一眼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輕率從她的臉上消失了，雙眉之間出現了薄薄的皺紋。

「我們的醫院裏有一個軍需人員躺着，」她說。「他請求一定要尋一個老水手，真正的水手。他有一樁海軍的事情，他誰也不肯相信——要水手。」

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當然是去了。他把自己的繩子和麻袋留在

窗臺上和門廊裏，後來就穿上白單衫，跟着那姑娘，從扶梯上走上二層樓。

這裏，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的生活給拗轉來了；作為編講各種驚天動地的大匠，他自己却突然陷入了這樣的奇遇，這樣的故事，以致一下子連相信都不可能。

他跟着女看護走進病房。那軍需員的吊床是在最裏面靠窗的地方。軍需員打着盹，在被下伸出了他的一條夾着木板和石膏的粗大的，僵硬的腿。他的臉很使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喜歡——嚴肅的，已經並不十分年青，大概有三十五歲光景；創傷並沒有在他的臉上留下特別觸目的痕跡，祇在眼窩處有淡淡的黃點和淡青色的影子——就是說，是一個結實的，頑強的人，不肯向疾病投降的。臉修得很光滑，腳趾甲也很清潔——一個嚴整的人，一個很好的老兵！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用不了幾秒鐘就辨清了這一切：水夫長的眼睛——是覽收無遺的。他也在軍需員的臂上察覺了刺花：已經是十五年前刺的古舊的畫——就是說，他早就進海軍界服務了。

姑娘輕輕推了一推傷兵的肩頭。他張開了眼睛。

「瞧，我帶來了一個水手！」她尖聲說道。「最真正的。」

她的眼裏突然又閃出了這樣快活的頑皮神情，以致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甚至稍為呆了一呆，——不要是把他的名字叫到這裏來作為說笑的資料。

……不，完全不是作為說笑的資料！當高興的姑娘出去之後，軍需員說道：

「我有一樁重大的事情請求您，老爹！正經的事情，海軍的事情。不過先讓我們來認識認識。我姓里亞布生柯（Рябушенко）。是汽艇隊裏做事的。」

盯着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的他的目光是緊張的，甚至是探索的；老頭子明白，事情真的非常重大。

他們自我介紹了。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並不認為給軍需員看服務文件是自己的恥辱，軍需員也不認為注意地審查文件是拙笨不堪的事情。



「不錯！」他說。「對的！這一次她沒有弄錯——她把我所要尋的那個人帶來了。她已經帶了很多的人來見我，可是都不是所要的人。可是您，老爹，我看是可以信託的。」

「我不知道說些什麼好，」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客氣地回答。「不久我在世上就要活到六十歲了，直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欺騙過一個人。上帝保佑。」

「請僵向我，老爹，」軍需員說。「這樁事情是不適宜於高聲喊叫的。您，老爹，知道西伐斯托波爾石頭的事情嗎？」

「我，怎麼不知道！」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笑了笑，樣子就像去問普希金他『葉夫格尼·奧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sup>④</sup>讀過沒有，他微笑時的樣子。

軍需員把聲音壓低到耳語聲。

「那末到了它回去的時候，您也知道嗎？瞧，我沒有腿蹲在這裏。非過三個月我不能出去……您這兒瞧，老爹。」

軍需員把手塞到枕頭底下，摸出了一包東西。

他解開布片，以後開始解開粗硬地悉索作聲的羊皮紙，這一切他做得很慢而且當心，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已經凝住不動，屏住了呼吸，把一對一動也不動的圓睜着的眼睛盯住了包裝。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已經會意到，已經明白，但是不敢相信！當軍需員除去了羊皮紙，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臉孔蒼白了一陣，站直了身子，把雙手伸直在兩面褲縫上：他面前是西伐斯托波爾石頭——一塊扁平的花崗石，在切斷的地方富有光澤地閃耀着。

過了十分鐘，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到了街上。石頭放在他襯衫的內袋裏，對着心，老頭子覺得，這塊石頭真的以它自己內部的熱在發着熱。

在廣場上老頭子坐到一條長凳上，預備稍為回想一下。是一個有太陽的芳香的春日，清新的風在嫩葉間喧嘩着；海耀射着碧藍的火焰，在遠方則沸騰着浪沫，海濤轟響着，撞碎在埠頭上……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什麼都沒有看見，沒有聽見，沒有察覺。他的念頭攪亂了；他體

④ 『葉夫格尼·奧涅金』為普希金名作。

驗到惘然和困惑的感覺，很像一個畫家看見了他所畫的肖像竟在畫布上活了起來並且用手指威脅他時所體驗到的感覺。

有一利時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記起了他的繩子和麻袋：遺留在那邊的窗檻上——但馬上又忘却了。還要繩子做什麼用！……

他摸了摸襯衫的內袋。石頭是在這裏，在胸口上——從他的話中神奇地產生的西伐斯托波爾石頭。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石頭的創造主——現在是用他海軍的光榮去負責它全部的道路，負責它的回轉西伐斯托波爾了！傳說是從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開始，命運之神仍命令他去光榮地結束它，——老頭子獲得了自己的創造物的所有權。

他奇特地，混混沌沌地回家，走進自己的小房間裏。他驚奇地掃視了一下牆壁，天花板，飾着花邊布的白窗檻。這裏他住了整整兩年，一點不短少！難道在這種時候，在這裏，挨着胖胖的，熱心的寡婦阿麗娜·費利波芙娜（Арина Филипповна），是他真正的地方嗎？

他從網籃裏取出自己的舊背包。當他拉直皮帶的時候，從變成暗色的搭釦上散落下一層薄薄的鏽灰，——背包早就休息在高加索的岸邊等待它的時機。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放進兩套襯衣、香煙、剃刀、肥皂、面巾、麵包和罐頭食物。此外路上已不再需要什麼了。

把鑰匙交給房東太太的時候，他說：

『請看守着我的東西，阿麗娜·費利波芙娜。要是過了三個月我不回來取它們——那個時候你就把它們拿去自己用吧。我沒有別的承繼人了。』

『出了什麼事情，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女主人叫了起來，一面狐疑地，恐怖地瞪望着他的出門的衣服和肩後的背包。『您這是預備上那兒去？我今天正巧想出了做奶油饅頭——您心愛的東西。』

『多謝，』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用嚴峻的，堅定的聲調回答。『祇不過我已經不能等了。有重大的事情，阿麗娜·費利波芙娜。要是上帝保佑，一切都平安渡過，——那末我們就搬到西伐斯托波爾去住。』

他吻了吻女主人，頭也不回地走了。側門，他像往常一樣，隨身嚴密地把它關上門鎖。

女主人站在台階上，久久目送着他，後來哭了起來，用胸巾揩去淚

水。

這樣，西伐斯托波爾石頭，和它一起的是老水夫長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華秀柯夫，就開始了它上西伐斯托波爾的路。

### 三

#### 『證明書』

茲證明退伍海軍少尉華秀柯夫·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確有任務，需將西伐斯托波爾石頭運至西伐斯托波爾城並將該石按放原位。

在這一定將在西伐斯托波爾衛國戰爭陳列館中佔一顯著地位的驚人文件下面錄着相當的簽名，可是還用得着什麼簽名！——連戰時的國印都有的。

你們要問，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用什麼方法竟能獲得這樣特別的證明書？當然，任何別人就辦不到這樁事情，但是老頭子不是白白在黑海無可非議地服務了整整四十五年的。在艦隊裏，人們善於在一言兩語之後就能互相瞭解；因此退伍的海軍少尉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和他的老友，白髮的少將，在十分鐘裏就談妥了：文件上簽了字並按了印章。

袋裏藏着這張證明書，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動身到刻爾赤（Керчь）的渡口。

留在他後面的一切，——靜謐的沿海小鎮，十平方公尺的小房間，溫情的寡婦阿麗娜，費利波芙娜和她的菜湯、奶油饅頭——這一切都後退得遠遠地，退進了迷霧中，煙塵中，彷彿從那時已經過了整整一年；而前面的道路：刻爾赤，克里米的土地，西伐斯托波爾……却清晰可見，雖然很嚴峻。

不久，在一艘汽艇的日誌上出現了一條關於根據第幾號證明書西伐斯托波爾石頭已渡過海峽的紀事。

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踏進了克里米的土地。

克里米的一切都吐出春天和勝利的氣息！——太陽、海、風、人、

甚至連廢墟本身。就讓城市是被毀掉的吧——但它們是自由的！鄉村被焚燬，但是從深山，從森林裏回來的人們已經在自己的小屋和泥屋周圍忙碌，勞動了——他們填補着牆上的裂洞，用粘土塗抹屋頂，清除水井……

『上帝保佑！』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對一個用腳踏着粘土的留着口鬍的烏克蘭人說，而那一個則拉拉自己的捲起的，濺滿泥的褲子，回答道：『謝謝！上帝也幫助你們——別把他們這些該死的人放出克里米！』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雖然他襯衫上沒有肩章，大家也都把他當作一個軍人，這一點很使他高興。『逃不到那兒去的！』他安慰地回答，『像關在捕鼠籠裏一樣！……』可是春天很快地在變為暑熱的夏天；早晨，太陽一出來，海就開始耀眼欲花——它藍得奪目，岸邊有一條白帶；白天熱而幽靜；夜裏在晴朗的暗色的天空中亮起了春天的星星——像透明的水黓一樣……戰爭用不可瞭解的方法把死和生，花園的芳香和未被收拾的屍體的惡臭，破壞和建設，繁星下面和平的靜謐和排砲的隆隆聲融而為一——而這一切却給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歸結為短短兩個字——『勝利』。

……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夜裏在噸半卡車的車體裏搖晃時所聽到的遠遠的洪洪聲通知說西伐斯托波爾已近了——那是我們的和德軍的大砲在咆哮着。似乎，瘖啞而均勻的洪洪聲是從地心出來，震撼着黑夜。倚着車艙的覆蓋，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站起來環視一下——四周全是黑暗：卡車在峽谷上馳駛。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還站起來好幾次，倚着車艙的覆蓋，不過仍舊不能在暗中辨出什麼東西。但是當車子沉重地吼叫着爬上了高坡的時候，他不站起來也已經看見了火光——不均勻的半圈因為排砲砲火而發生的分散的白光，在赤紅色的煙霧的場景上。

『砲火——砲火！』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對鄰人說。

他也聽到了回答：

『西伐斯托波爾在火燒！……』

## 四

海上陸戰隊的營指揮員讀完了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的證明書之後很爲驚異。

『我聽說過這塊石頭，聽說到很多，』少校說。『但是從來不曾想到，這塊石頭會落到一個和平公民的手裏。』

『落到退伍的海軍少尉的手裏，』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提醒道。

少校急急改正自己的錯誤。

『請原諒，少尉同志，——我說錯了……也許，甚至是對的，它到了您，一個老水手的手裏。謝謝您來到我們這一營裏，——我很光榮！』

這一談話是在昨天還藏着德國兵的掩蔽處裏舉行的，——從德國人那裏祇留下兩頂壓壞的鋼盔，還有一挺給爆炸擊毀的機關槍。上面，我們的砲隊在發着猛烈的砲火：在延長而低沉的砲吼聲中不能辨出單獨的排砲；整個掩蔽處在顫抖着，震慄着，從天花板上散落下泥土。

『轟得厲害！』少校說。『就是說，我們很快就要衝擊了。假使您願意的話，少尉同志，暫時可以替您找到一件工作。我的一個副政治指導員前天受了傷，他是一個會同戰鬥員們衷心談話的大匠。您是一個道地的老水手，一生中見過許多的事情。瞧，您去同大家談談——關於石頭，關於艦隊的傳統，關於我們海軍的光榮。您有四十五年的服務經驗，樣子很結實，威望又高……』

啊，彷彿他——少校是望着水一樣！對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說來，更好的事情是想不到來了。

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在他的老年變成了政治工作人員，變成了鼓動員。過了兩天他已經成爲這一營的愛人了。這早已聞名，水手們在好好的談話中是明白個中意味的——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因爲他的美德很受尊重。當他在德軍砲火下面沿着交通路穿出來的時候，——各處，從塹壕裏，從礮堡裏，從掩蔽處裏，都有人向他喊道：

「老爹，到我們這裏來望望吧，到我們這裏來吧！」

於是他就去看他們——從不拒絕。他坐下了，不慌不忙抽起煙，接着就開始那有條有理的談話。

談話的開始也有很輕鬆的，它一無阻攔地往下流去而以一個非常驚人的故事作為結束，這種故事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總是善於適時地講的。在塹壕裏談起旗子——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報以一個完整的故事。有一次談起了軍艦——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當然也不默默無言。一個小夥子訴苦，說他好久沒有收到家裏的信，——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那裏就有一個關於失信的故事預備好了。戰鬥員們凝神屏息地聽着，小夥子聽着，他的臉亮起來了。「我驚惶得太早了，」他心中暗想。

一個戰鬥員有一次在掩蔽處說道：

「要是我在前綫喪失了一只手或是一條腿，——那我就不回家去見妻子了。我就到西比利亞去。」

對這樁事情，在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的儲藏裏也找到一個有趣的關於殘廢水手的故事，這個水手也是出院之後並不回家，却到西比利亞去，用別人的名義寄給妻子一張明信片：說——您的丈夫英勇殉國了。

「你瞧，他要用這張明信片把所有的聯繫一下子割斷，」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不慌不忙地講述着。

「祇是一樁事情他沒有想到，這個怪漢子，——在這種事情裏，真正的，賢慧的妻子是欺瞞不了的。妻子在明信片上認出了筆跡。」

「啊，這樣的妻子！」戰鬥員們應聲道。

而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則續續講下去——那忠實的妻子如何的到了前綫，從前綫到醫院，從醫院到西比利亞，她如何的受苦，探尋丈夫，最後如何的在托波爾斯克（Тобольск）的什麼地方找到了他，第一樁事情就是為那蠢笨的念頭而給他一頓臭打……

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以教訓結束了他的故事：

「瞧，從這些蠢笨的行動裏得到的祇有對妻子們的不安和加重運輸機關的負擔而已——此外就沒有什麼了。我還要說，一個真正的水手，

在他一息尚存和還在隊伍裏的時候，——是想都不該想到這種事情的。預先葬送自己是一個水手應該引以為恥的。』

戰鬥員們陷入了沉思，記住了教訓。以後在他們中間，這種樣子的談話——說：我覺得明天我會受傷或是會給打死——已經不再發生了……

少校，營指揮員，對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說：

『您講得好故事！有一些戰鬥員甚至記下來。我祇可惜一樁事情——關於您的年齡，否則無論怎樣也不肯放您出營！謝謝您的服務。』

『我替蘇維埃聯邦服務！』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回答，接着滿意地退了職：不是白白的，他不是白吃前綫水手的麵包的！

這時，砲隊愈來愈猛烈地轟擊敵人的防寨，我們的俯衝轟炸機和衝擊機也炸得愈來愈兇；陣地上的空氣呻吟着，嗡嗡着，震慄着。衝擊的日子逼近了。

什麼也不對營指揮員說，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祕密地預備好一柄戰利品的自動槍，幾顆手榴彈，一架手提機關槍。他決定同大家一起去衝擊，甚至還跑在前面。當他這樣決定的時候，——他覺得西伐斯托波爾石頭輕輕地在對着心的襯衣的內袋裏轉動了一下。

垂下了南方的濃密的暮色——飛散的排砲的閃光顯得更清晰了。西伐斯托波爾在它的赤紅的模糊的夜色裏煊染得更濃了。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久久默站着，沒有聽見四周一聲唵嘯，一聲砲轟，一聲吼叫，而這些音響這幾天來已變得這樣習慣，甚至無人注意過它們……望着火焰沖天的西伐斯托波爾，老水夫長想到這個城市的驚人的，不能重複的命運——他記起了納希莫夫(Нахимов)，柯爾尼格夫(Корнилов)，柯希卡(Кошка)，達莎(Даша)⑤和很多在這裏流過血的別人。他也記起了一個不知名的水手，他的骸骨和襯衫的爛片是前天在山坡上樹叢中的石頭後面找到的……

給這些念頭騷動着，他在泥屋裏久久不能入睡，一直轉側着，雖然已經是半夜，戰鬥員們早已打着鼾，在四周用各種聲音唵哨着。最後，

⑤ 納希莫夫，柯爾尼洛夫，柯希卡，達莎等均為克里米戰爭(1853—1856)中俄國的英雄。柯爾尼洛夫在西伐斯托波爾保衛戰中殉國。

睡魔折服了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

他的醒來是很奇特的。大砲默不作聲，機關槍默不作聲，——籠罩着寂靜，像戰前一樣。覺得身體出人意外地輕快和年青，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起來走到屋外去。

夜還沒有終止，整個給月光照得藍藍的。西伐斯托波爾燃燒着，但却發出別的颜色——金色的，不動地鮮明的火焰。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沿着前綫走，哨兵並不喊他，沒有那變換着陣地的坦克，砲台。不知爲什麼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對於這個倒不覺得驚異。彷彿他也是這樣毫不驚異地立正在前綫，在那從迷霧中出現在他的路上的納希莫夫海軍上將面前。

『什麼時候衝擊，巴維爾·斯吉邦諾維奇(Павел Степанович)？快一些才好，否則心會燒起來的，已經不能再忍耐了！』

『已經快了，過兩天，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海軍上將回答。『軍隊準備就緒了。』

那時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才看見，納希莫夫不祇一個人：無數的水兵和陸軍隊列立正站在他背後，像在檢閱式中一樣。

於是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就沿着隊伍走。有幾個人他認得——瞧，比方，還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殉國的軍需主任切爾諾夫(Чернов)：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親身參加過他的葬儀。也有別的熟人；祇是一樁事情使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有點惶惑，他們大家都是死人，是不應當站在地上的，但他們却站在地上，望着在金色的，輝煌的火焰中燃燒的西伐斯托波爾。納希莫夫海軍上將並排走着；對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的問句他回答道：

『西伐斯托波爾的土地對敵人說來——是可怕的，可是對俄羅斯人說來，西伐斯托波爾的土地却是不死的。因此我們大家也就毫無懼怕地去爲西伐斯托波爾而死。』

不死者的軍隊站着，在迷霧中一動也不動地，威嚴地，準備在第一下記號之下就衝去突擊。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向納希莫夫轉過身來，要對他說……

② 巴維爾·斯吉邦諾維奇爲納希莫夫的名字及父名。



但是這時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給一聲可怕的打擊和轟隆聲震得在自己的席子上跳起，呆然木鷄般坐起…泥屋幌動着，油燈隱滅了……

『什麼事？』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問，還沒有完全清醒。

有人回答他：

『德國人用重砲轟擊。要是再往左七米達，那個時候——我們的泥屋就完了。』

夜像往常一樣因為砲轟而隆隆着，咆哮着。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當然馬上明白他沒有走出泥屋到天藍色的迷霧裏去過，並且也沒有看過誰——納希莫夫，不死者的軍隊祇是他在思念到西伐斯托波爾的驚人命運後所做的夢。

但是這個夢無論如何總是特別的。『預言的夢！』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暗想。『在那個世界裏我也許真的會同巴維爾·斯吉邦諾維奇會面吧』……

早晨，同戰鬥員們談話的時候，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重複了一遍納希莫夫的話：

『西伐斯托波爾的土地——它對敵人說來是非常的可怕。可是對我們的俄羅斯人說來它却是不死的。因此我們不怕為它而犧牲。』

戰鬥員們馬上明白——彷彿他們大家夜裏都看見那個夢似的……

## 五

少校在作衝擊之前試想把老頭子阻留在自己的泥屋裏，但是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連聽都不要聽。

『就在泥屋裏有輕傷的人，』他回答。『我呢，准我同全營的人馬一起吧，如果您對我還有點尊敬的話。在戰鬥中，少校同志，同人家談話有時也是有益的。』

可以用什麼去反駁這樣的話呢？而且這些話少校也很歡喜：他自己是一個戰鬥的人物，他會尊重別人心中的軍人勇敢。

於是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就同大家一起去衝擊，並且是跑在前面。西伐斯托波爾石頭躺在他的內袋裏，對着心，好像風障或是鐵甲一

般。

「我不替自己驚慌，」老頭子在戰鬥中對水手們說道。「在我迎面對着法西斯蒂的時候，——我的心是受到保護的，不會中子彈的……如果我轉過了背，——那個時候，當然，事情就完全兩樣了。一個兵士，祇要他一把背向着敵人，就該認為他是死的了！……」

得說明，這一類的談話並不是在掩蔽處，也不是在塹壕裏舉行，而是在進攻中，在這樣的砲火下面，連富有經驗的戰鬥員都在呻吟的時候……。

……我不預備描寫衝擊的烽火漫天的英勇日子：我不會看見。即使我看見——反正我也不會描寫：這裏需要一篇長詩或是一整篇長篇小說。我們還是直接去看看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的命運吧。

在衝擊的第三天，站起來作挨次的躍進的時候，他突然在身前看見了爆炸的剎時的橙紅色閃光，接着，臉朝下，撲倒在頭昏眼花中，在一語不發中——不省人事了。

他的身旁俯下了兩個戰鬥員。其中的一個把耳朵貼向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的心，隨即臉色蒼白地抬起身來。

「唉，華西亞（Вася）！」他說。「弗里茨們毀了我們的老頭子了！我們同他們拚了命吧，華西亞！」

「你取下石頭，」第二個峻嚴地應道。

他們取下石頭，屈着身子奔向前去，奔向砲火與轟響——不能阻攔了。

戰鬥向西伐斯托波爾推進，戰鬥已經在四郊，在馬拉霍夫（Малахов）墓地，在北灣，在市中心街道上震響了，而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却什麼也沒有看見，什麼也沒有聽見。他躺着不動，臉色青白，沒有一點血色。可憐的人，他也沒有聽見最後一響排砲，此後在地上和海上就升起了莊嚴的勝利之寂靜。

但是這一寂靜他是聽到的，在深夜清醒過來之後。他剎時就明白了一切；他給衝動抓住了，要想起來——但是不能夠，要想爬——也不能夠。那時老頭子笑起來了——由於高興，西伐斯托波爾終於解放；也由於氣忿，不是他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親手把那著名的西伐斯托波爾

石頭放在原位。他非常想喝水，可是水已經全部流出了水壺。他仰躺着，望着天，笑着；透過淚水的星星是毛茸茸的。

他陷入了人事不省之中——陷入了一語不發與頭昏眼花之中。

一個快活的聲音在早晨驚醒了他：

『弟兄們，他活着呢——這老頭子！』

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張開了眼睛，喃喃道：

『水……』

在把他放在那裏的轉送車上，神情快樂的救護員解釋道：

『少校同志命令弄到您的屍體。』

『什麼屍體？』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皺了皺眉。『在我自己能夠帶着自己的靈魂出現的時候，要我的屍體做什麼用……石頭放在原位了嗎？』

『沒有，』救護員回答。『爲了這我們才運您的屍體……那就是說，爲了這我們才來運您的，』他更正道。

『少校同志命令，一定要在您的參加和升旗之後。並且要對您鳴砲三響。』

『你預備把我埋葬嗎！』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光火了。『難道可以對活人鳴砲三響——村夫的頭腦！我告訴少校去！……』

他什麼也沒有對少校說——老頭子還說得出嗎，當他在『殉國軍艦紀念碑』旁邊看見了列隊立正着的全營人馬，看見了旗子和親愛的港灣的藍海水。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在車子上站起，揮着手；在隊伍間，雖然他們是立正站着——彷彿捲過了一陣快樂的風：老頭子活着！少校跑步迎來，眼裏滄含着淚水，牢牢地擁抱住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俄羅斯式地吻了他三次。之後，老頭子被小心地擋着抬到埠頭的半毀的胸牆邊，於是在那僅被近衛戰旗的飄動聲破壞的虔敬的寂靜中，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把西伐斯托波爾石頭放到了原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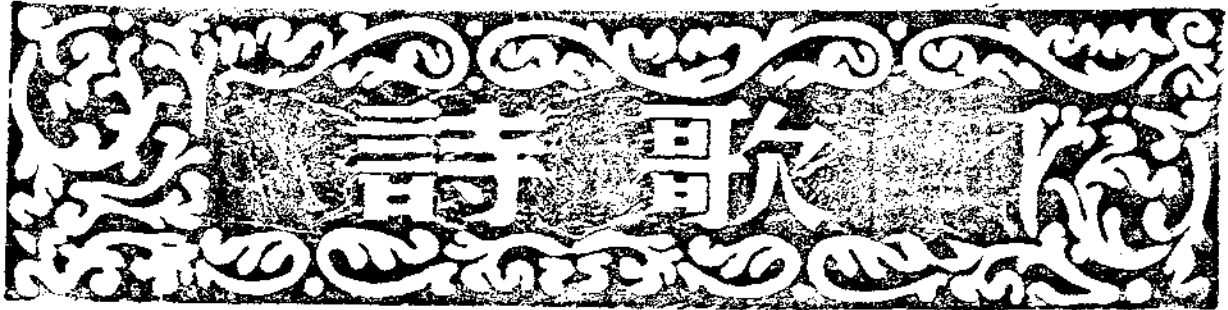
他的使命完成了，責任澈底履行了。

以後的事情——我不知道。普洛霍爾·馬特維葉維奇本人我還來不及碰見，我現在對你們講的這整篇故事是聽一個從西伐斯托波爾飛來的黑海飛行員講的。也許我已經漏脫了很多有趣的細節，也許我已經攪亂

了某些部分，但是我不能——請你們自己判斷吧——對這意義深長的事  
件默不作聲啊！

(嚴 洪譯)





馬爾沙克  
(С. Маршак)



## 屈服的柏林

(ПОВЕРЖЕННЫЙ БЕРЛИН)

「……柏林之網位於易北河與奧德爾河之間，一如將蛛網  
張於兩棵樹之間的蜘蛛一樣……」

——愛利塞·列克柳著「地與人」。

冒着煙的一堆破房……  
就是從這地方  
希特勒發出命令  
像雪崩似的來進攻我們。

柏林……就是從這地方  
一把魔刀戳進法蘭西的胸膛。  
就是從這地方所有無線電

向天空發出惡意的謠言。

奴隸制度和無法無天  
從這地方循着交織的綫  
流到南斯拉夫，波蘭，  
流到克里特島和鹿特丹……

在柏林城上豎起勝利的旗號，  
那豎旗的人應該萬世榮耀。  
就在野獸的老巢  
把殘暴的頑敵打倒。

像鋼鐵的蜘蛛網，  
伸展着柏林的網  
在兩條蜿蜒的河流中央。  
但是它那蛛網的花樣  
被我們人民的大刀長槍  
像閃電一樣，完全砍光。

在這嚴明的清算時光  
有如五月的雷響  
在強盜的老巢之上  
慶祝勝利的火箭齊放。

(凌 譯)

蘇爾柯夫  
(А. Сурков)



## 勝利的日子

(ДЕНЬ ТОРЖЕСТВА)

那天那時，勝利會來到，  
雖然我們並不知道，  
在 Дон-басс 原草，Вол-га 河上，  
却已有勝利的信仰。

通過悲哀，痛楚的時光，  
我們高舉着這信仰，  
肩背不彎，脚步踣得穩，  
進入了敵人的國境。

軍中夜半休息的時辰，  
在鋼鐵肆虐的時分，  
這個信仰像一顆希望  
溫暖殘酷了的心腸。

我們已經等候了很久，  
我們這樣躁急希求  
勝利的時分趕快來臨，  
砲和雪擋不住我們。

於是，今天，恐慌與戰鬥  
到了第四春的時候，  
柏林在烟火之中屈服，  
在我們的腳前俯伏。

火焰還在黑烟中沸騰，  
大砲還沒息止吼聲，  
人們已互相談公論理：  
——世上究竟還有正義！

一條神聖堅牢的法令  
已在全宇宙間確定，  
這公理和正義的法律  
靠勇者的果敢確立。

我們握着復仇大纛，  
穿過那烈火與地獄，  
你是最高真理的化身，  
大無畏的史大林兵。

(陵 譯)



# ★ 藝 術 ★

鮑固斯拉夫斯基, 馬爾蒂諾夫, 西傑爾尼柯夫  
(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Мартынов, Сидельников )

## 俄羅斯民歌 ( 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ПЕСНЯ )

聶克拉索夫 ( Некрасов ) 曾經說過：

「俄羅斯人民不愛哭，但多唱。」

俄羅斯民歌，正像上世紀出色的北方講故事者奧林娜·菲陀莎娃 ( Орина Федосова ) 所下的定義一般，這是「實話」。我們的歌曲是自最古時期直到現代人民的不變的，可愛的旅伴。在它裏面表現出人民性格的最優秀的特色：對鄉土的熱愛，崇高的人性，責任，民族驕矜和威嚴之感。

歌曲在才華的詩人們——無數代的歌手們的嘴裏琢磨着，獲得了完善的古典作品的素質。俄羅斯歌曲——美麗的，絢爛的文字的範本，這文字是有機地與深深地親切的，優雅的，自由地流放的旋律交流着。

在偉大的反法西斯搶掠者的衛國戰爭時期裏，在蘇維埃人民巨大的愛國心旺漲的日子裏，歌曲會作為不能動搖的樂觀，對戰勝敵人的確信的表現物。

我們報紙的戰地訪員們常常報導下列事實的例子：在前綫，在戰鬥

中歌曲表達出蘇維埃軍人的感情。

在一九四二年西伐斯托波爾的英勇保衛戰中最後一個留在海邊岩石上的紅海軍戰鬥員薩維洛夫立直身子，驕矜地昂起了頭，唱了起來：

『海廣闊地伸展……』

此後他停止了歌唱，高喊了一聲：

『西伐斯托波爾將是我們的！』

一顆敵人的子彈中斷了英雄的生命。他是嘴上唱着歌而死的。

我們常常在報上讀到紅軍戰士們唱着歌曲跑去攻擊而獲得了勝利。歌曲鼓舞着，它像戰旗一樣引導着。傳奇裏似的英雄潘菲洛夫中將說起我們的戰鬥員們和軍官們，說他們『一面打德國人，一面唱着歌。』

★

在偉大衛國戰爭的幾年裏我們成立了二十多個新的職業合唱團。比亞特尼茨基合唱隊（Хор имени Пятницкого），由蘇聯人民藝人亞力山特洛夫（А. 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領導的紅軍歌舞紅旗合唱隊（Хор Краснознаменного ансамбля красноармейской песни и пляски），由史維斯尼柯夫（А. В. Свешников）領導的俄羅斯歌曲國家合唱團（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хор русской песни），由柯波林娜（А. В. Копорина）領導的亞爾漢蓋爾斯克（Архангельск）的北方人民合唱隊（Северный народный хор）在創作上都大大地成長了。所有這些歌唱團把親切的，充滿人民力量的意識的俄羅斯歌曲帶給羣衆。

在藝術自發活動的團體裏人民的才能也在生長着，參加這些團體的份子都是在工廠，作場和機關裏頑強地勞作着。在這些團體裏，在繼續發展着人民藝術的優良傳統。我們首先要指出都拉州的一個集體農場的合唱隊，就在那個鄉村裏偉大俄羅斯作家屠格涅夫（И. С. Тургенев）曾經聽過民間歌人的歌唱，並把他們的藝術銘記在神奇的故事『歌者』（“Певцы”）裏。（『獵人日記』）在莫斯科由樓尼柯夫（И. Д. Лимьков）領導的包括七十人的史大林汽車廠的工人合唱團擁有巨大的聲譽。

★

比亞特尼茨基合唱隊的每一件新工作證明它製作可能的廣闊。這個

團體在不斷地成長着，豐富着，更廣更深地發掘出俄羅斯民間作品的寶藏。還在不久之前在莫斯科恰伊柯夫斯基廳裏所表演的節目上是完全真實的。

俄羅斯民間婚禮——『相見禮』和『交談禮』的場面在新節目中是佔着中心的地位。這一類上演的計劃都很順利。俄羅斯婚禮曲是充滿着詩意的魅惑，無可爭辯地是屬於民間音樂天才的最優秀的創作一類的。與這些創作有關的儀式是漂亮的，而且還鮮明地表現出俄羅斯人民的天賦。團體在適當的世俗儀式的環境裏演唱婚禮曲，給觀眾以極大的藝術的享受。它的演唱是忠實的，直接的。因此新娘的慟哭，哀傷的歌曲以及打諢的警語是如此地使人深銘不忘。

婚禮歌的彙編是由精通俄羅斯民間文學專家卡什明（П. М. Казьмин）所作。他能找到與歌詞優美地和諧的精確而絢爛的對照。導演奧爾洛夫（Д. Н. Орлов）沒有陷入過分的戲劇化，以短短的幾筆創造了引人入勝的舞台劇。在合唱的歷史裏，和導演的共同工作這還是第一次。奧爾洛夫的工作無可爭辯地給團體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合唱團的藝人們覺得自己在舞台上更有把握，更自由，形像變得更有表情。

民間婚禮的場面是精密而可愛地準備起來的。這在各方面——在歌曲材料的選擇方面，在聲樂技巧的磨練方面，在外表的服裝方面（由伏洛聶士各村運來的民族服裝是漂亮的）都可以感到。

節目中包括查哈洛夫（Вл. Захаров）的新歌，我們對於他們會獲得廣泛的聲譽這一點是不用懷疑的。其中的第一首——『史大林頌』——是以莊嚴的，讚美詩的體裁寫成的，並以極端的樸素和親切演唱出來，這種樸素和親切對於民間的頌歌是意味深長的。第二首——『我有何罪』——是以天真，同時都又是狡猾的純粹民間幽默的親切與溫柔而引人入勝。這兩首歌詞都是由久已與合唱團合作很有成果的才華詩人伊薩柯夫斯基（М. Исаковский）所寫成的。

古老的，音調緩慢的歌『我的國土，可愛的國土』是卓越的。合唱團以演唱這首歌而再次顯示自己聲樂的技巧，這技巧的基礎是由它的創立人比亞特尼茨基（М. Е. Пятницкий）所奠定的。

在不久之前合唱團的樂器組還很小，並且以伴奏的主要形式演出。

現在它已是一個正式的管絃樂隊，它的演出是愈來愈有趣了。應用民間教會的樂器——玉飾，風笛和符拉第米爾角笛——是具有巨大的意義的。管絃樂隊的音響在變得愈來愈明朗和獨特。在新節目裏完成了兩首由樂隊的領導赫伐多夫（В. В. Хватов）出色地編製而成的俄羅斯歌：『善良的壯士想出來了』和『滑稽的舞蹈女』。

由烏斯金諾娃（Т. А. Устинова）排練的『少女的輪舞』乃是演奏會的真實的渲染。這是一種完全獨特的，首次出現在我們音樂台上的東西。伏洛聶士州所有的輪舞是民間舞蹈術的一種奇蹟。動作的輕快，當舞蹈者傲然地，宛如天鵝似的浮沉着的時候，有一種特殊的，純粹俄羅斯的優雅，民族服飾的繪畫似的美，——所有這些都留給人們以難忘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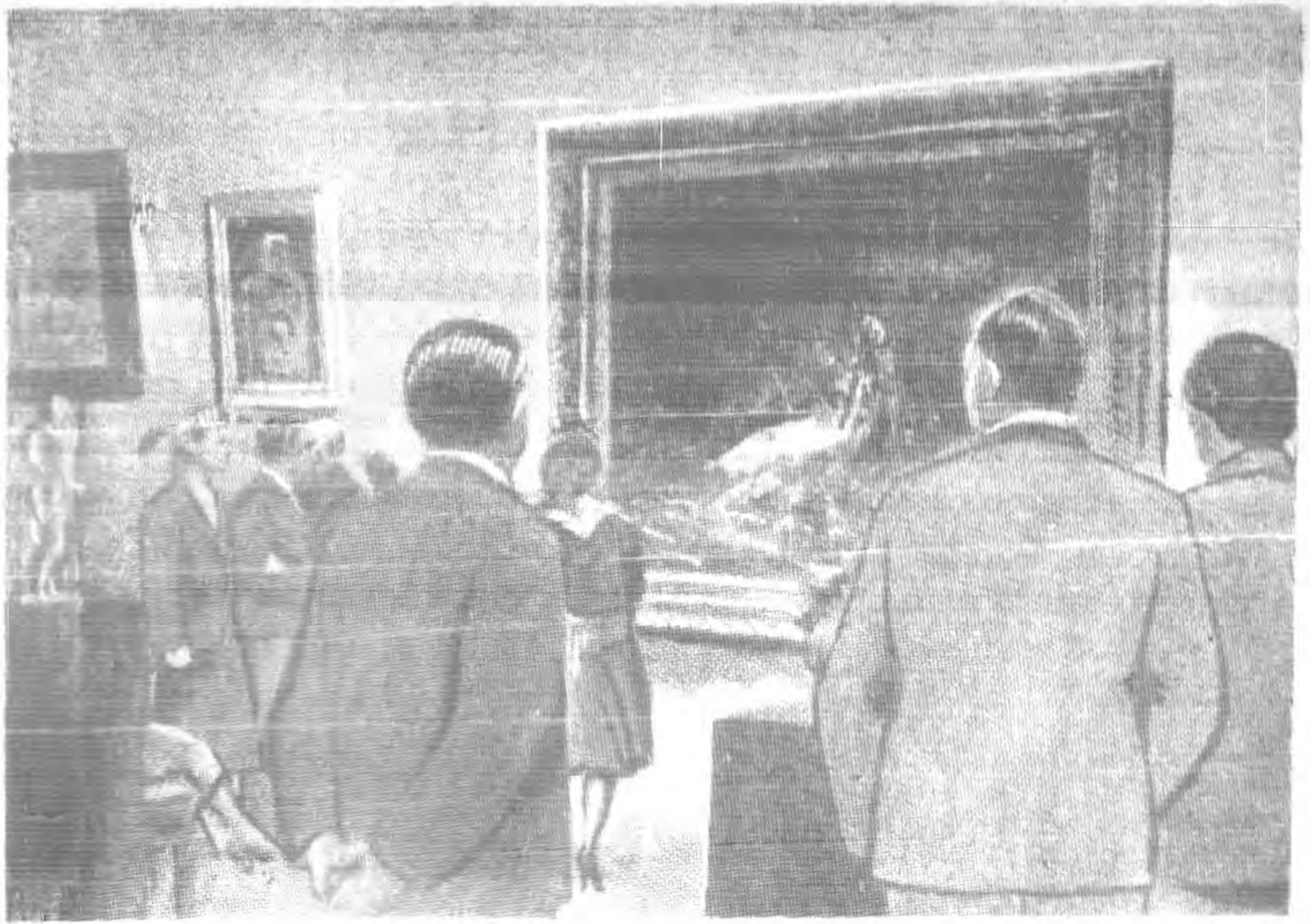
比亞特尼茨基合唱團的新節目是才華的團體的巨大成功。只有在對合唱團的領導者們和全體人員的民間創作的熱情和熱愛的情形下才能在演唱民歌時達到難以做製的質朴和透澈，準確地重製民族輪舞舞蹈者的獨特性。這些優點被歡迎普亞特尼茨基合唱團的聽眾們所鑑賞。



由彼得·格列波維契·雅爾柯夫（Петр Глебович Ярков）所創辦和領導的莫斯科州俄羅斯民歌合唱團是忠於民間作品的優良傳統的最古老合唱團體之一。合唱團創立於一九一九年，在過去的二十五年中，它小心地保持並宣揚俄羅斯的民歌。根據它歌唱的節目，根據表演的性質，這個合唱團顯示具有巨大的人種誌學的價值。『在雅爾柯夫領導下的合唱團，我認爲是真正的人民合唱團，』偉大俄羅斯作家的兒子，著名的人種誌音樂家托爾斯泰（С. Л. Толстой）在自己的批評裏寫道，『合唱團所演唱的歌曲忠實地傳達出新舊的生活狀態。它們從藝術的觀點說來是寶貴的，而且也是人種誌學的材料。』高爾基在『致友人們的信』裏把雅爾柯夫的合唱團稱爲『有趣的合唱團』，並熱烈地把它跟某些舞台歌曲的傷感的演奏者作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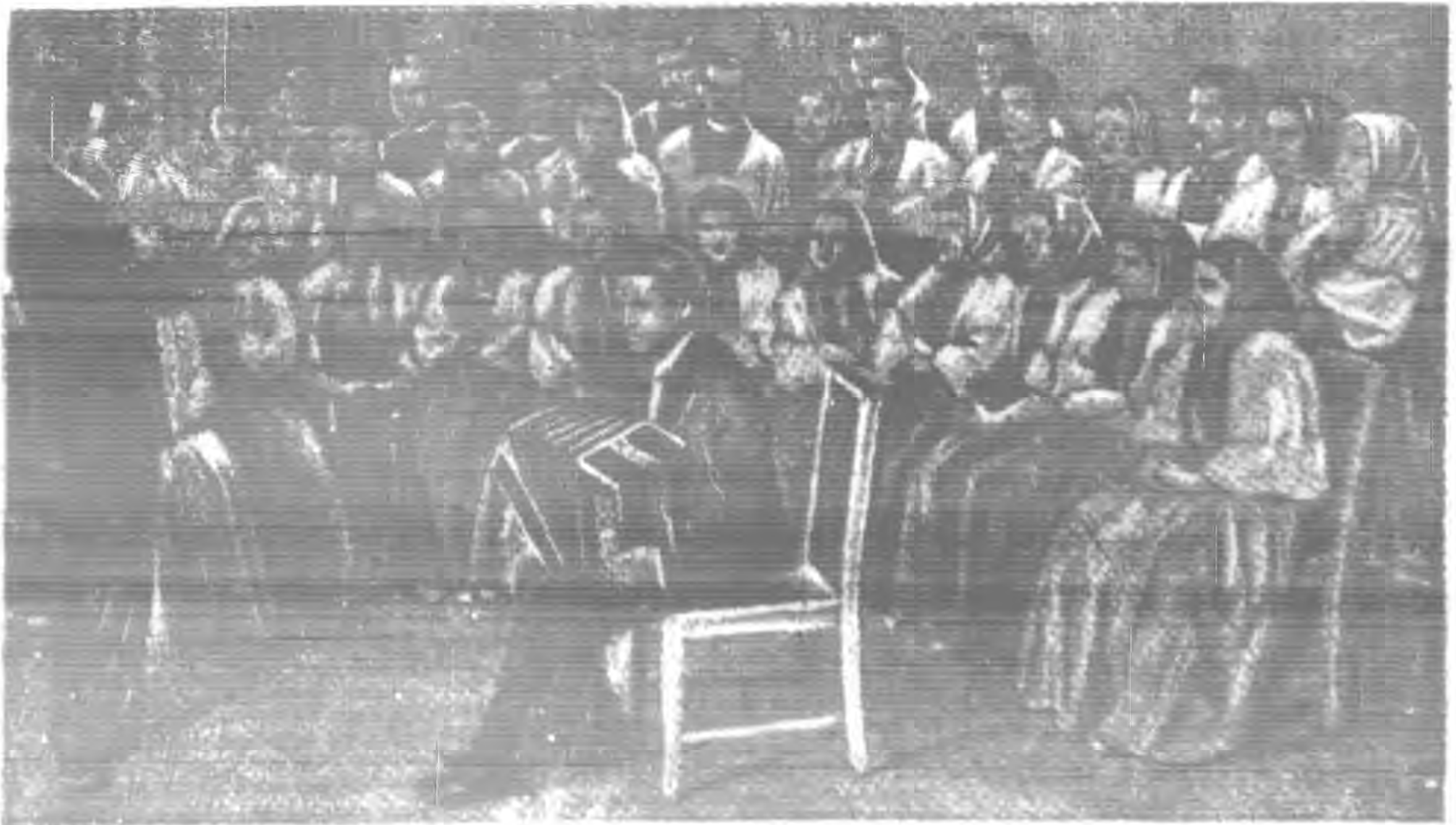
合唱團在自己面前定了一個宗旨——保持俄羅斯民歌的獨立性質，顯示它的獨特性以及跟其他斯拉夫各民族的民間歌曲的區別。俄羅斯民歌在它的演唱中顯出了它所有的美。合唱團努力表達民歌的性質，風格





莫斯科特列佳柯夫美術館揭幕。圖示：參觀者在觀賞著名俄羅斯畫家列賓之畫『沙皇伊凡謀殺其子』。

На открытии Третьяковской галереи в Москве, эвакуированной на военное время в тыл. На фото: посетители перед знаменитой картиной Репина «Убийство царем Иваном своего сына».



史大林汽車工廠文化宮中的俄羅斯民歌合唱隊。圖示該隊在林柯夫領導下舉行預演。

Хор рус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песни Дворца Культуры автозавода имени Сталина — один из лучших в Москве.

，姿態，所有在它古老的演出上是特徵的音樂上和語言上的特點。合唱隊歌唱民歌，像古時歌唱它一樣。在合唱隊演唱時歌曲活起來了，它們是質朴的，鮮明的以自己藝術的直接性使人獲得確信。

雅爾柯夫的合唱隊服務於莫斯科附近，演出於紅軍戰士們之前，到聯邦的遠地作演唱旅行。俄羅斯的歌曲在它的演出時大家都聽得很滿意，每次演出都引起潮樣的熱烈的反響和來信。

合唱隊不久之前從遠東旅行演出歸來，它在那邊在一個月裏舉行了一百次以上的音樂會。它曾在恰伊柯夫斯基的音樂廳裏演奏過戰事的，抒情的歌曲。

自現代歌曲裏引起注意的是關於在莫斯科城下擊潰德軍（「我們的潘非洛夫將軍把德軍驅逐出莫查伊」）和「頓河羅斯托夫城裏的故事」。關於史大林格勒城下的英勇的戰役的歌曲「伏爾加，你氾濫得好廣闊」是演唱得非常的動聽。這支歌敘述德國佔領者怎樣跑到史大林格勒城下，史大林格勒人怎樣跟紅軍戰士們一同起來保衛生身的城市和俄羅斯偉大的河伏爾加，敘述怎樣爆發了歷史上空前未見的戰役。

合唱隊的領導者，莫斯科州過去的勃朗尼茨基縣的七十歲的農民雅爾柯夫是俄羅斯歌曲專家和熱心致力民間作品的收集者。他像所有民間才華的歌手一樣，沒有受過專門的音樂教育，但却出色地體驗到俄羅斯民歌的旋律，小心地保存着它。關於自己，雅爾柯夫這樣說，「我愛所有形式衆多的民間作品。俄羅斯歌曲是由數世紀來創作而成的。我的任務是在於保存它們並完整無損地帶給蘇維埃人們。我遵守列夫·尼柯拉葉維奇·托爾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我跟他遇見過不只一次，——的勸告：在歌曲裏只反映真實。」

對於民歌的合唱隊很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個性，保持各區歌曲固有的特徵。多面性和多樣性對於民歌是特徵的。某些地方的領導者企圖「修正」自己的合唱隊，模倣比亞特尼茨基國立合唱隊或其他著名的合唱團。結果民歌遭到多餘的音樂上的調整，而民歌的合唱團却轉變為職業的團體。雅爾柯夫合唱隊避免了這個。它過去是，現在也還是莫斯科和莫斯科附近歌曲文化的表揚者和保存者。在為保持民間作品的純粹和它與民間文學的密切關係的鬥爭中必須尊重這爾合唱團的經驗。（波人譯）



阿爾巴托夫  
(Алпатов)

## 俄羅斯藝術的節日

(ПРАЗДНИК РУССК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一九四一年秋天特列季雅可夫美術館 (Третьяковская галерея) 裏的畫件很當心地包裝入箱，裝進火車，運送到深遠的後方去。德國人在轟炸首都。美術館的大廈被炸壞了。搶救美術館的寶藏——也就是說從殘酷的敵人手中搶救出可謂俄羅斯藝術最貴重的東西。在那些嚴酷的日子，我們文化的命運並沒有被忘記。十一月六日史大林同志在他的演說中，與傑出的俄羅斯學者，思想家，作家和音樂家並稱地會提到列起賓 (Репин) 和蘇里柯夫 (Суриков) ① 的名字。

莫斯科失去美術館——這首都最著名的，最可愛的陳列館，已有四年了。最後，久久等待的日子來臨了。重新陳列着自己寶藏的美術館於本年五月十七日起在觀眾面前打開了自己的大門。幾乎全部的俄羅斯繪畫又在這裏呈現於我們的眼前了。

想起俄羅斯藝術幾乎有一千年的歷史你就覺得驕矜。這是一段值得尊敬的期間，特別是沒有忘懷的話；它會廣泛地散佈在整個俄羅斯土地上，而在古老的基輔 (Киев) 在大諾符戈洛德，(Новгород великий)，在莫斯科，在彼得堡 (Петербург) 以及在廣大無際的俄國許多邊疆地方留下了痕跡，在一千年中，俄羅斯的藝術生長，鞏固和發展起來，並且不止一次地「改變了自己的路綫」，但在全部這個時期內，偉大傳統的承繼却沒有中斷過，俄羅斯藝術永遠是俄羅斯的。

① 兩人均為俄國著名畫家。

俄羅斯民族文化在它發展和生長的過程中沒有因中國的長城而與世界中心隔離。但是從人民生活中發生的俄羅斯藝術之最貴重的東西，却是由俄羅斯人民在它自己的生活經驗的基礎上創造起來的，雖然由於各種條件它還不能直接地，完全地表現自己。

俄羅斯人民很早就顯出自己是生活的建設者和創造者；巨大國家的組成，不倦不怠地守衛國境，人民的團結一致以及對國家的愛護等等都證明了這一點。在生活的創造中，在爲了將來的藝術而作的忘我鬥爭中一直有俄羅斯人的親愛助手和忠實的旅伴。人民把自己的親切的思想交給藝術，在藝術中他們看見自己以及自己的成就，看出自己的優點和弱點；給自己的後代留下他們過去的歷史。藝術在蘇聯始終佔着重要的地位，它在生活鬥爭中真正地幫助了人們。偉大的俄羅斯藝術家終是走在自己同時代人的前面；他們不單是事物的表現者，他們並且創造了形象，而爲後代照亮了道路。



我們走進了美術陳列館的大廳，這裏是獻給基輔和諾符戈洛德之藝術，獻給魯勃廖夫（Рублев）和喬尼西（Дионисие）畫派的。從這些紀念品中透露出多麼高超的技藝啊！然而，它們却是在俄國的幼年時代，當游牧民族的不絕侵襲以致土地荒蕪，民族力量枯竭時的作品。雖然許多聖像都顯得不像活人的容貌，而是奇特的，天神的輪廓，但這種藝術完全含着人的氣味。這裏可以看到各種的畫像：有慈愛的母親；賢明的老翁；肩上伸着翅翼的捲髮少年；手執武器帶着勇敢和確信自己事業的正當的目光的戰士等等。

古代俄羅斯的繪畫——是卓越的，富於表情的藝術，是具有普遍的，敘事詩般之形式的藝術。點與影，綫條與輪廓，是它表現的主要方法。當本世紀初，在記事冊和煤灰下面發現了古俄羅斯的繪畫時，大家都因它的色彩之華麗而大大吃驚了。這裏有拜占廷人（Византиец）的粗野冷酷的色調，也有東方的金色光彩，也有清潔的和明亮的色彩之調和。在美術館中被當作優秀範本的古俄羅斯繪畫的光榮名聲遠遠地傳播到了外國。

在美術館的另外一間大廳中新的，奇特的繪畫和色彩呈現在我們的



眼前了。這裏陳列着十八——十九世紀的繪畫。

十八世紀時，在俄國的面前放着一個重大任務。就是俄羅斯的文化，其中也包括藝術，必需迎頭趕上西歐的前進國家。充滿了啓蒙時代之前進思想的寫實主義繪畫代替了古舊的聖象畫。在十八世紀的下半年代，當俄羅斯藝術家在西歐學習時，他們已經顯出是肖像畫的特出技師了。而在彼得大帝之前俄國人差不多還不知道肖像畫，這可見俄羅斯藝術家的成就是如何驚人了。

初看時以爲那時的肖像畫家只對大禮服，天鵝絨，綢緞，勳章帶和交際花的腰帶等感到興味。但是在俄羅斯藝匠的最優秀作品中却表現出自己的人民特點的作風。羅果托夫(Рокотов)的婦女畫像中就留有感情的深刻，思想的沉着和集中，列維茨基(Левицкий)和舒平(Шубин)則是以自己對生活的快樂和興奮，性格描寫的真實和準確來吸引人的。這個時期的肖像畫有許多仍表現得不够，有時還顯得生硬，甚至很粗糙，但是它却有巨大的生活力和色彩的光輝。

★

特列季雅可夫斯基美術館中關於十九世紀的寶藏是非常充實並且有巨大藝術風味的。參觀者在這裏可以看見俄羅斯古典畫家的特別興奮和親切的繪畫，他們的作品可使俄羅斯民族覺得驕矜。伊凡諾夫(А. Иванов)列賓，蘇利柯夫，謝洛夫(Серов)的作品特別引起了觀衆的注意。

十九世紀初葉，藝術在俄國獲得了廣大的社會基礎。季潑連斯基(Кипренский)專注地，衷誠地描繪出普希金時代之人物，衛國戰爭的英雄，著名的俄國婦女等。西爾魏斯特爾·斯切特林(Сильвестр Щедрин)在意大利發展了自己光輝的，銳敏的風景畫之天才。魏聶基安諾夫(Венецианов)在俄國的鄉村裏找到了顯明的絕妙的詩味。再後，菲陀托夫(Федотов)用了純粹俄羅斯的幽默和色彩描畫出城市階級的生活狀態和習俗。勃留洛夫(Брюллов)的天才對於同時代的人也有深刻的印象。我們覺得他的強烈的肖像畫比他那出名的，但有點不自然的大風景畫要好得多。和勃留洛夫同時的還有一位傑出俄羅斯畫家亞歷山大·伊凡諾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他在當時並不怎樣

有名，但在後世人的目光中却聲譽日高了。藝術工作中所表現的清廉正直使他達到了英雄的典型，謙遜使他得到藝術家的高貴稱號。作為學術院的畢業生，他保持了當時少有的觀察世界的自由和藝術風味的廣泛。他一生的作品——是偉大壯麗的「基督在人間」。他的圖畫和「基督出現」的草稿——是高度的，完美形式的模範。他的風景畫在色彩方面被後代視為珍寶。亞歷山大·伊凡諾夫的聖像畫無疑地，也是十九世紀最佳的作品。

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俄國社會發展時，政論，文學和藝術在解放運動中都佔有着自己的地位。現代俄羅斯的生活，社會力量的鬥爭，未來的探求，過去的回憶等等也迷惑了俄國的藝術家。在他們的繪畫中都顯露出對於人民力量的信仰，對於他們崇高使命的信仰。為了需要赤裸裸的事實，寫實派的畫家們準備捨棄前期的華美的繪畫。早期寫實派的繪畫以嚴峻的，簡潔形式與色彩的吝嗇出眾。後來，就是現在，俄羅斯人愛好真實的特性才在藝術中全力地表現出來了。在我們面前的寫實派油畫中呈現出全部俄國的生活。它們提出了尖銳的現代的問題，號召前進。彼洛夫(Перов)的繪畫充滿了對人民的深刻同情。這時期的肖像畫也是很著名的，彼洛夫和克拉姆斯柯依(Крамской)創造了全部俄羅斯名人，清廉，正直和道義的人的畫展。

不多一會就是至今最著名最受大眾喜愛的畫家：列賓，和蘇里科夫的作品了。

懷着巨大繪畫天才的列賓在年輕時就孜孜不倦地畫下了一切當時所發生，所激動的事物：這裏有富豪的強制勞動，有俄國革命的圖畫，有伊凡雷帝的悲劇，有薩波洛齊亦人的自由快樂的放蕩生活，有他同時代的傑出人物之畫像。在所有這些繪畫中都反映出十九世紀末葉俄羅斯人的世界觀和思想鬥爭。從蘇里科夫的油畫中我們瞧見了俄羅斯歷史的偉大和輝煌。他的主人公是——人民，活動地點是——廣場，他的社會現象是——人民運動，主要的方法——是偉大莊嚴的構圖，強烈的色彩，列賓和蘇里科夫的創作是十九世紀下半葉俄羅斯寫實主義的頂峯。

與列賓，蘇里科夫並列的還有整代的寫實主義藝術家。其中有格(Ге)，有華斯聶卓夫(Васнецов)，有聶斯傑洛夫(Нестеров)，

有魏列希查金（Верещагин）等。列維丹（Левитан）在自己的畫中第一個傳達出「俄羅斯性格的面貌」，它的歡樂而抑鬱的微笑。

★

二十世紀初葉俄羅斯繪畫中更強烈地顯出了重建藝術語言，探求新的繪畫方法之需要。現在，經過了十年以後非常明顯的，年青的一代不但提出了新任務，並且發展了，深入地研究了自己「祖先」的遺產。這種青年藝術的代表之一，謝洛夫（Серов），成爲列賓最喜愛的學生並非是偶然的。謝洛夫會把駭人的洞察力，尖銳的性格去和彩色的愛撫的眼睛配合起來而受到廣泛的同情。他的同輩，符盧培爾（Врубель），多病而敏感的，真摯的，熱情於探求巨大紀念畫的畫家，致力於列蒙托夫的爲哀愁所困憊，但却渴望着美的，長着翼膀的悲傷的「魔鬼」的題材。

「藝術世界」中的一羣畫家重新發展了十八世紀繪畫中的美豔特性，他們鼓勵並且在書本圖案和舞台裝置的藝術上獲得成了功。

十月革命把新生命吹進了俄羅斯的藝術。它給畫家打開了一條建立深奧的人民真理的藝術之新道路，它使畫家們積極參加了社會主義的建設。一切俄羅斯藝術的最優秀傳統在它發展的新階段中充實起來了。許多革命前的俄國寫實派畫家在年青的蘇維埃藝術中佔有顯要的地位是並非偶然的。聶斯傑洛夫（Нестеров）以自己卓絕的畫像走進蘇維埃藝術中來。安德列亦夫（Андреев），戈果里紀念像的作者，獲得了列寧像的專家的地位。在許多蘇維埃畫家的繪畫和彫像中反映出過去四分之一世紀全部蘇聯人的生活：這裏有內戰的圖畫，有工業化的巨大熱情，有新的建築，有和平的集體農場的勞動，在最近的作品中則有偉大衛國戰爭的事件，游擊隊之鬥爭，英雄城市——列寧格勒和史大林格勒的命運等。

蘇維埃藝術家在改善自己技巧的工作上獲得了顯著的成就。革命以前佔着低微位子的彫刻藝術，現在却以自己巨大的成績而驕傲了。蘇維埃的圖表更處於特別高的水準上。

★

特列季雅可夫美術館之開幕正值蘇聯慶祝堅苦鬥爭而獲得的勝利的

時候，現在，當分別了四年以後，我們重新看到遷回首都的蘇聯藝術之寶藏，我們更感到它們的可貴和可愛。

特列季雅可夫美術館之開幕——這是俄羅斯藝術的偉大節目。

(烈 譯)



傑爾薩文教授  
(К. Державин)

## 列寧格勒的舞劇

(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БАЛЕТ)

「睡美人」(Спящая красавица)，「唐·吉訶德」(Дон-кихот)，「齊才爾」(Жизель)，「蕭邦舞曲」(Шопениана)，以及「伊凡·蘇沙寧」裏(Иван Сусанин)和「聖誕前夜」裏(Ночь перед рождеством)的舞蹈等——列寧格勒舞劇團經過三年的休息後，就這樣在基洛夫(Киров)劇院中又與自己的觀眾們相會了。

彼得堡(Петербург)曾是世界舞蹈的中心，從它的舞台上，俄羅斯舞孃「用靈魂來演出的飛舞」(普希金語)使俄羅斯藝術的光輝傳到了巴黎和倫敦，布埃諾斯·艾里斯和紐約去。列寧格勒以自己的舞劇而感到驕矜。俄羅斯舞匠蘇維埃後代光榮地承繼了並發異了它世代的傳統。

這裏形成了優秀藝人的新的流派，這裏第一個上演了新舞劇——阿沙菲亦夫(Асафьев)等的「冰女」(Ледяная дева)，「巴黎的火焰」(Пламя Парижа)，「巴赫奇沙拉依泉水」(Бахчисарайский фонтан)。現在，在蘇聯的一切舞劇院裏我們都可以遇到列寧格勒舞蹈文化培養出來的學生，在他們的演技中立刻就看出綫條的特別清晰，動作的特別高雅以及它和獨特的舞蹈作風。

基洛夫劇院中初期上演的舞劇獲得了極大的成功。「睡美人」的華

麗的故事，「唐·吉訶德」的優美舞蹈，「齊才爾」的抒情的悲劇，「簫邦舞曲」的悠揚的音樂，都顯出了蘇聯舞劇團表演方法之豐富和多方面。它的技巧也並不減色。它不但保存而且還發展了自己的舞蹈技術。

列寧格勒重新看見了自己無與倫比的飾齊才爾的——烏蘭諾伐（Уланова），它高興地歡迎這位蘇維埃頭等舞孃的以新的，悲劇和抒情姿勢而豐富起來的藝術。更值得鑑賞的是杜琴斯卡雅（Дудинская）的爐火純青的舞技，維且斯拉伏伐（Вечеславова）的優美和微妙的談諧，巴拉平娜（Балабина）的傳染性的樂天和大胆的技術，基麗洛伐（Кириллова）舞蹈的嚴密的簡潔，謝列斯特（Шелест）的柔和而自由的莊麗，安妮茜蒙伐（Анисимова）的雅緻和多情，——這是觀眾們首先感到的快樂的印象，薛爾蓋亦夫（Сергеев）的高度的造型的技術，樹勃柯夫斯基（Зубковский）的熟練，加潑朗（Каплан）的英俊的，羅曼蒂克的舞蹈，羅布霍夫（Лопухов）藝人的壯嚴的姿態，也都是很成功的。其他為古典的男女演員，特種舞蹈者，合奏者也都幫助了舞劇團得到成功。

從前，舞劇團的藝術是專門鑑賞家的特權享受。但蘇維埃舞劇團都是為廣大人民觀眾服務的。衛國戰爭時它的代表總是前綫，戰艦上，醫院裏和紅軍住舍裏的最受歡迎的賓客，這並不是偶然的。人民愛護並看重這種高貴的藝術。俄羅斯舞蹈上的創造和改進是列寧格勒舞劇團的特別功績。創造舞劇的新風格和它的新內容也是這歌舞團的功績。列寧格勒貢獻給舞蹈藝術許多指導和創造的意見，奠定了它的現代美學的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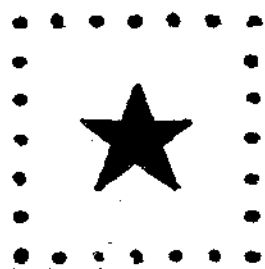
在基洛夫劇院的演員面前——開始了工作的新階段。本季中我們將重新看到「天鵝湖」（Лебединое озеро），「胡桃夾子」（Щелкунчик），「枉費心計」（Тщетная предосторожность），「勞倫西亞」（Лауренсия）以及專為列寧格勒寫的新劇：「加亞南」（Гаянэ），（哈哈都良音樂，安妮茜蒙伐亞導演）和「淑魯斯加」（Золушка）（普洛柯菲亦夫音樂，謝爾蓋也夫導演）。舞蹈專校也恢復了自己的工作。

在基洛夫舞劇院的新指導者的面前放着重大的任務——就是幫助發

屢蘇維埃舞蹈團體所富有的創造力。這種創造力，已像過去的演出所顯示的，它對光榮的過去。具有責任感而在自己高貴的藝術上有一種走向新的道路的憧憬。這裏就存在着成功的保證。

列寧格勒熱愛自己的優秀的舞劇團。在歡迎蘇聯最佳舞蹈劇院遷回聶瓦河畔的時候，我們對於這個復興列寧格勒文化和它創造力的新證據感到慶幸。

(烈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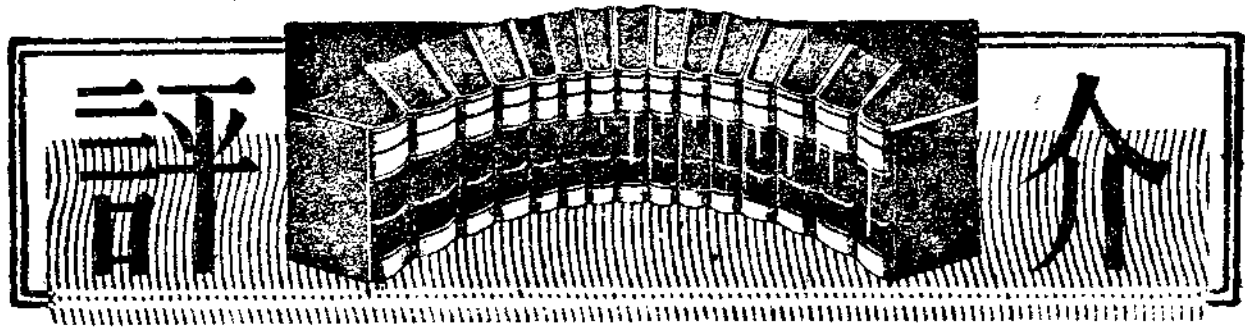






舞劇「胡桃夾子」第三幕中之一場。演員爲列比奧斯卡雅與魯德慶柯。  
Сцена из 3-го акта балета «Щелкунчик». Солисты —  
Лепешинская и Рудченко





卡拉干諾夫  
( Караганов )

## 蘇聯文化在國外

( СОВЕТ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ЗА РУБЕЖОМ )

蘇聯民族的文化始終吸引着外國進步輿論的注意和同情。在戰時，對於蘇聯文化的興趣更是無限地生長着。它的友人也與日俱增。大家對於那企圖過並現在仍舊企圖破壞蘇聯人民與其他民主國家之一切聯繫，其中包括文化聯繫的反動批評之對於民主事業的無數禍害也更加明瞭了。

紅軍的勝利不但顯示出蘇維埃武器的品質，並且表示了蘇維埃觀念，蘇維埃文化的力量。外國智識份子廣大階層不會不看到蘇聯的高度文化正是蘇聯人民所以能在反希特勒鬥爭中起着非常作用的物質和精神準備的重要條件之一。

外國的作家，記者，評論家，觀察家現在都極重視蘇聯文化和藝術所起的教育意義，這種文化和藝術產生了英雄一代的自覺意識，在這些英雄之中有亞力山大·泡克萊斯金（Александр Покрышкин），有奧列格·柯賽伏亦（Олег Кошевой），有淑雅·柯斯莫台米羊斯

卡雅 (Зоя Космодемьянская) ——有許多國外所熟悉的名字。

在外國，對於反映勝利人民之生活和鬥爭的戰時蘇聯藝術，文學及科學感到特別的興趣。譯成英文在美國，英國出版的劇本「俄羅斯人」以及西蒙諾夫的其他論文，小說，葛洛曼的中篇「人民不死」，梭波列夫的故事，愛倫堡的素描，華西列美斯卡雅的中篇「虹」，波里亞柯夫的速寫「在敵人後方」等書都獲得極高的評價。芝加哥「太陽」報評論「在敵人後方」這本書時寫道：「讀了波里亞柯夫的這本書後，就明白俄羅斯戰鬥質素的基礎和原因了」。在外國報紙上有幾百篇的文章說到蘇維埃書本是怎樣幫助傳播紅軍和蘇聯人民之鬥爭與勝利的真理。但是蘇聯藝術的作用並非僅將蘇聯的真理傳播至國外而已。

在注意蘇維埃書本和影片——主要是把它們作為究研並了解蘇維埃國家的來源——的時候，外國的讀者和觀眾可以在這裏發現具有全人類意義的前進文化和高度藝術。所以蘇維埃文化的思想和原則就變成了注意和究研的對象。

在外國科學界中現在時常討論這些問題，如國家的科學計劃，科學的人道主義及它與人民之聯繫，科學在經濟和國防的實際需要上所負之任務等。作家和評論家則討論着藝術之目的及其真實性的問題，研究着戰時藝術家的任務，他與人民之關係以及為人民自由創作的技巧等。不難發覺，這種問題的提出正反映了蘇維埃科學及藝術觀念的影響。

前進的外國文化事業家對於蘇維埃藝術代表以現代的，自己人民的語言來說話的技巧推崇備至。英國作家普利斯特里勸告自己的同輩們拋棄那腐朽的文藝創作的技巧和方法，提倡學習愛倫堡的「準確而急切的語句」，他的「幽默和憤怒」，他的「銳利的目光」。普利斯特里在一九四三年倫敦出版的集子「戰火中之俄羅斯」的序言裏寫道：愛倫堡的寫作好像戰士們——海軍和兵士們的說話。散佈在他周圍的爆炸沒有壓毀他，却喚起了他的力量」。

在許多評論蘇維埃作家的書本，影片和劇本的文章中都着重指出，蘇維埃藝術在為進步思想而作的鬥爭中培養了堅毅和英勇，培養了對法西斯主義的深刻憎恨，協助了鞏固民主國家的戰鬥同盟與友誼。

文藝評論家納爾遜·貝爾在華盛頓「郵報」上寫道，西蒙諾夫的劇

本「俄羅斯人」「在美國和其他聯合國家中，正像它在祖國一樣，是鼓動反法西斯情緒的強大工具」。約翰·加斯納，美國「基爾德」劇院上演此劇的演出部主任說，「這個劇本不但可作紅軍的武器，而且是各洲各國的協約軍的武器」。

當紋達·華西列芙斯卡雅的小說「虹」在美國出版時，「紀事報」（舊金山）勸告那些「太不了解納粹黨徒之殘忍」的美國人去讀讀它。「這是加強我們靈魂和決意的鋼鐵」——傑克·康洛在芝加哥「太陽報」上這樣評論這本書。

蘇聯戰鬥宣傳畫家和漫畫家的工作在外國也獲得了一致的公認和好評。

當英國情報局命令增加宣傳畫和「塔斯之窗」以備張貼並陳列於英國的工場中時，畫家和評論家菲列浦·克勞斯在「俄羅斯的戰鬥宣傳畫」一文中寫道：

「俄羅斯畫家的作品被張貼在遠離自己祖國數千里外的英國工廠的牆壁上，給那些受着完全兩種教育的人們觀看，而它却比英國自己的藝術家之作品更能教育和感動英國人，請想一想，這樣的繪畫品質是如何高超啊！」

許多學者，作家，評論家和軍人們的批評都證明蘇維埃文化在愛好自由民族的反希特勒鬥爭中起着動員的作用。因此，一般民主的人士對於蘇維埃作家，作曲家，學者，畫家的作品在戰時廣泛地傳播於國外的這一事實都很高興。

在最近兩三年中英國，美國和瑞典的大出版公司刊行了幾十種蘇聯作家的新作品，其中有葛洛曼的「人民不死」，戈爾巴朵夫的「不屈的人們」，蕭洛霍夫的「憎恨的科學」，愛倫堡的「巴黎的淪陷」，卡維林的「兩個上尉」等等。每一本蘇維埃著作的出現都會引起許多反響——報紙和雜誌上的論文，批判，介紹等。

外國的劇院在戰時也上演了許多蘇維埃劇本，例如「俄羅斯人」，「瑪辛加」，「遼遠的」，「侵略」等。出版了許多關於蘇維埃戲劇的有趣著作：唐教授（美國）的「戰時俄國的戲劇」，瑪克里奧德（英國）的「新蘇戲劇」，凡·蓋齊琴（英國）的「蘇維埃戲劇」。

蘇聯影片擁有數百萬的觀眾。在英、美和其他國家的幾十個城市中成功地開映了關於列寧格勒和史大林格勒，關於烏拉爾，關於蘇聯醫學的影片。例如「二十五年來的蘇聯」一片單在美國就有五百萬觀眾，在英國——有二百萬。

專門雜誌上都刊載着蘇聯學者的論文和科學著作。學術院會員卡比察，布爾琴柯，克萊洛夫，岳菲，巴夫洛夫斯基，巴赫，維諾格拉陀夫，謝妙諾夫等被選為外國學術院，研究院和科學團體的名譽會員。

最後，戰時的蘇聯音樂也獲得了它空前廣泛的傳播。著名的外國樂隊指揮司托柯夫斯基（Стоковский），顧謝維茨基（Кусевицкий），托斯卡尼尼（Тосканини），卡洛司·蔡威斯（Карлос Чавес）都把蘇聯作曲家的作品排入自己的節目中去。

叔斯達柯維赤的第七交響樂的問世是蘇維埃音樂的大勝利，是音樂史上的大事件。

「叔斯達柯維赤——是俄羅斯人民及它無盡止的創造力的光明火炬。」顧謝維茨基這樣寫道，「這就是為什麼它的音樂會如此豐富和完整，並且能夠和那像他一樣生於世界動盪時代的悲多汶天才的普遍性及博愛性相比擬」。

對蘇維埃文化的巨大興趣是很明顯的。它在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中，在鞏固民主國家人民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上所起的積極作用是不庸爭辯的。

然而在美國和英國仍有少數人，他們在文化發展的道路上拼命想破壞與蘇聯的關係。這種企圖無疑的——是想在文化方面恢復早就破產的，而為大眾所厭棄的孤立蘇聯的政策。文化上的慕尼黑後裔們不願承認他們的政策已毫無希望地破滅了，而一味堅持着他們的腐朽和破產的論調。

這些人特別想責備蘇維埃文化的「缺乏真實性」。假使蘇聯作家寫了一些關於希特勒「新秩序」的恐怖，說他是親眼目睹或親身經歷時，那末，在英國天主教的報紙「真相」上就會出現一個什麼「專家」的揚·蘭勃林斯基並且大叫說：「誇張其辭」！這種「專家」並不祇一個。英國「星期泰晤士報」的著名音樂評論家歐耐斯特·紐曼和英國樂隊指揮

傑拉爾德·阿伯拉罕，他是一九四六年在倫敦出版的一本關於蘇聯音樂的書的作者，責備蘇聯的大作曲家說，他們似乎是迷惑於宣傳而忘記了藝術，忘記了藝術家的本份和客觀性。類似的念頭甚至在奧林·陶斯，「紐約泰晤士報」的音樂評論家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奧林·陶斯否認了叔斯達柯維赤的第七交響樂之成就，他斷言說這個交響曲是並不優美的，而蘇維埃人所以喜愛它，只因為他們的生活離開優美雅緻還很遠。陶斯認為這個交響曲能在美國獲得成就是因它在政治宣傳的目的下故意和勉強的廣告之結果。

紐曼，阿伯拉罕等等一面責難蘇維埃藝術的缺乏真實性的傾向，一面企圖散播著名的「純藝術」的理論，這種理論的本質始終是違反它的本來傾向而作為一切反動思想之掩護的。

這種傾向非常公開地表現在芝加哥「時代」什誌的文藝觀察家的文章中，他在虛偽的「客觀」立場上責備敘達·華西列美斯卡雅說，她所著的「虹」裏的德國人都是「否定的人物」。當然，這種批評家的真意不是華西列美斯卡雅作品之藝術真實性或是它的文藝價值——他們主要是反對該書的思想傾向。他們對於敘述弗里茨·廖勒怎樣在瑪依唐納克死營裏幹了劊子手的工作以後，再給自己的孩子們寫些美麗的家信的那種戲劇、無疑的，會給以高價之批評的。在「客觀的多面性」的假面具下，他們庇護，遮瞞了希特勒的罪惡。

這種批評家要不是反動的，親法西斯份子的宣傳家，就是那些同樣反動的文藝團體的說教者。而不論前者或後者，很明顯的，都不懂藝術的真實性，不了解真正藝術的偉大在於描寫人民的痛苦和憤怒。但這些批評家的「不承認」也不會影響那個事實的，就是蘇維埃藝術仍舊繼續着莎士比亞，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等等的傳統並實施那他們的創作據之而發展起來的原則。

正當蘇維埃文化特別積極地協助反法西斯主義之鬥爭並幫助展開各民主國家人民的互相了解時反動批評家却更頻繁地攻擊起蘇維埃文化來，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伊斯特」和「瑪克柯米克·派脫遜」的報紙也正是從這種立場出發而反對蘇維埃藝術。

必須指出，在這些反動份子的直接並有計劃之進攻的同時，在外國

報紙和文藝上仍舊可以看到一些言辭，它們對於蘇聯非常同情，但却完全不了解蘇聯文化生活的要點。不論有意或無意，這種論調終是妨礙各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和文化聯係之生長的，因為這是對蘇聯散播新的和支持舊的誤解。

例如在英國和美國有許多評論家和文學家，他們承認蘇聯文化的偉大及它在戰爭中的意義，但他們認為這個文化的發展正和紅軍的勝利一樣，是由於「俄羅斯民族精神」的非常特殊性。這些人不願意看看俄羅斯人民在最近十年來，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後生活上和意識上所發出的重要變化。

但是生活的邏輯——打擊了一切有意或無意的誹謗或減低蘇維埃文化意義的企圖。某些人的惡意和另外一些人的誤解都不能抹殺那個事實，就是蘇維埃人民創造了那在反法西斯鬥爭中成為強大武器的偉大的文化。蘇聯人民一面豐富着他們自己文化的寶藏，忠實於俄羅斯文化的偉大傳統，一面吸收着，研究着，利用着一切世界文化上最優秀的成就。幾十萬的蘇聯人正在研究西方和東方的文學，音樂，科學，美術，研究着外國的語言。

不分民族的界限，蘇聯的文化活動家站在發展全人類文化的立場上努力從事研究外國古典的和現代的作品。他們對於偏見和時運的結論是完全陌生的。

蘇聯人民對於其他愛好自由民族的文化興趣和這些民族對於蘇聯文化的興趣是蘇聯和外國文化聯繫更積極發展的前提。這些聯繫——是未來世界文化及戰後民主國家有效合作的必要條件之一。

(烈 譯)

巴夫連柯  
( П. Павленко )

## 和作者的討論 ( С П О Р С А В Т О Р О М )

Н. 葉密良諾娃 ( Н. Емельянова ) 底中篇小說「外科醫生」( Хирург ) 引起了讀者們的熱情的討論。自然，這篇小說描寫得非常好，人們都懷着極大的興趣去讀它。何況它底主題是屬於「動人」的一類的，它以材料的不爲人熟知和它底異乎尋常的尖銳性來吸引讀者。

葉密良諾娃底這本書——是將蘇聯醫生底藝術肖像示人的最初試舉之一。

葉密良諾娃將自己人物的生活世界局限於醫院範圍及醫藥藝術的技術問題內，這是法則嗎？在某幾種情形下——是的，可是在這個情形下（在這裏，甚至從題目上斷定，也是描繪着一位醫生的肖像——是帶着大寫的字母）這顯出是不對的。

這本書由著名的外科醫生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 ( Пет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 底助手——西蒙·伊凡諾維契 ( Семен Иванович ) 外表上有許多地方模倣自己的領袖開始，因爲他像醫院裏所有的人一樣，愛慕他，要肖似他，還更要具有他底特有的熟練，這一點暫時尚未成功。

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在這本書中實在施行了幾次超絕的手術。它們被用成熟藝術家底簡少而富有表現力的言語描寫着，從這位藝術家那裏，什麼也滑不過去，甚至連傷兵底「活生生的像綢一般發光的骨頭底碎片」這一個細目，都被看穿蘊底而新穎的注視觀察着。

可是西蒙·伊凡諾維契，雖然不是立刻，但也動了一次非常好的手術，大體上，從一般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不壞的醫生。

讀完這篇小說後，十分坦白地說，您不能說出——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究竟在那一點上是這樣地有力，而西蒙·伊凡諾維契在那一點上比他弱。可是您不能說出這一點，因為連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她沒有把我們領入外科藝術的登堂入奧，也沒有領入它那玄奧的『神祕之神祕』，這一點在這種情形下是完全必需的。

這比一切都重要，因為固定在手術櫃前的主人公們祇有在自己的藝術中方能表現自己，此外他們便沒有什麼方法來表現自己了，但是這本書應該向我們顯示一所藝術家的醫生與思想家的醫生底創造的實驗室。但是將自己的主人公們禁錮在醫院的狹小的世界後，作者描寫他們，如同一幅描繪家族的肖像一般，在同一背景上，一列看待，好像按着秩序，一個挨一個，並不是視他們和主要主人公的關聯之重要性而定。作者在每個人物身上放了同樣的努力與完成的精細，而不將他們分別為第一重要，及第二重要的人物，讓主人翁自然而然地在生動的多樣的生活之中來行動。

冷靜而嚴峻的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在這裏並不比鐵霍腦娃（Тихонова）醫生，伊凡諾夫斯卡亞（Ивановская）看護，紅靨的杜娘霞（Дуняша），或是年老酗酒的看護兵佛洛勞夫（Фролов）較為不重要。讀者的同情因此分配在忘我地為生命而戰鬥的衆人——醫師與傷兵中間，而且正是這些傷兵們違反了作者底目的，（假如由題目和開始一章的暗示來判斷他們，）變為這書的中心主人翁了。坦克的毀滅者卡里奴虛庚（Калинушкин），垂死的勞謝夫（Лосев），飛行員茲華根赤夫（Звягенцев），畢斯考夫（Песков），和無名的少校——他們大家都比那些，在原質上，應該付予最大注意力的人：外科醫生及其助手，顯得更為豐富，鮮明，更為活潑，更為有人性。他們顯得活潑而鮮明，因為他們從醫院的牆外面隨身帶來實際生活之印象、生命的戰鬥與自己在其中的成功，他們不祇是傷兵——這是他們暫時的狀況——他們最重要的是戰士，是勞動者，是建設者。

讀者們毫無疑問地希望『向他們暴露些彼得·亞歷山得洛維契所具



有的真正的，奇異的豐富的學識、經驗、智慧、觀察力、透視人類本領——這在人類肉體及心靈機構上是同樣有關係的——他將這一切給予自己心愛的學生，而不因此變為貧乏。」作者在這書中這樣說，當然，讀者認為他在任何機緣下將是這些心愛學生中的一個。但是他的這個希望錯誤了。葉密良諾娃底關於外科醫生的小說可惜並沒有成為一個長篇小說，…結果祇成了一篇獻給自我犧牲地服務人羣的人們的壯麗的素描。

葉密良諾娃底奇妙的文字，是嚴肅而成熟的，她底銳利的眼光，她底將經驗與物事緊握而聰明地銘刻的本領，——她傾全力於這方面，祇來描繪發生的現象，而不解釋它們心靈的一面。

他不將自己的作品建築於深奧，而祇是像一個聰明而善於觀察的嚮導，領着我們走過H醫院的各個病房，沿途講述在途中遇到的一切，作者的確以生動的文字——這文字和每天非聽不可的比較起來是如此的悅耳——和對人類廣泛的征服的愛（有人用它治病，有人被它醫治）來敘述的那樣東西的學識使我們得到巨大的欣喜——我們要放掉這篇中篇小說不是不無惋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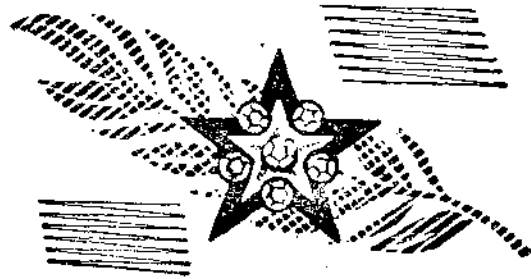
最富同情的外科看護齊娜達·泊拉東諾夫娜（Зинаида Платоновна）、伊凡諾夫斯卡亞看護，病人：柴道洛虛諾依（Задорожний）、瑪依奧洛夫（Майоров）、米特洛欣（Митрошин）、勞謝夫、卡里奴虛庚、茲華根赤夫、陸軍少校、紅醫的杜娘霞、冷淡的佛洛勞夫、紅臉的姑娘、匿名的前綫醫生、對我們是同樣地親近和可愛的。這都是些良善，忠實，正直的人們，用自己終生的時光來啓示須要怎樣愛自己底事業。

他們被記憶着，這本書以這種方法使一些並不期望便多的讀者們喜歡，他們讚美它，他們是對的。那些指望要看見一本長節小說——一篇富有戲劇性的作品的——的讀者們這中篇小說不會令他們喜歡，他們也是對的，因為作者為描寫底造型所陶醉，而離開了主人公生活的靈性的一面。

在這平凡的作品中，有許多葉密良諾娃作為是有問題或不充分的而來加以注意的地方，或許並不惹人注目，但是在這本以藝術方法的豐富和多樣化來悅人的書中，立刻引人注意到這些用來做非常質素的事業的

手段和作者雖具有技巧和才能，可是她自己還不知道，本來她利用了它們是可能做成的。作者還沒有確信她能夠創造性格，而祇拘拘於寫主人公底天才日記的工作。她——還祇是一個記述者，而不是建設者。

（檢 青譯）



# 紀念最近逝世之蘇聯作家

台米羊·別德納

(Демьян Бедный)

卓越的俄羅斯詩人台米羊·別德納——原名葉菲姆·阿歷克塞亦維赤·普里德伏洛夫(Ефим Алексеевич Придворов)——死了。

台米羊·別德納以一八八三年出生於一個農民的家裏。他以自己革命詩人的熱情的字句為勞動人民獻身地服務了三十五年以上。

從自己文學活動的最初幾步起，台米羊·別德納就把自己的創作跟布爾雪家，為勞動者的事業鬥爭不倦戰斗的輝煌才能。

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台米羊·別德納的創作極度發展。他的歌曲，短詩，寓言，長詩，他的宣傳畫上的詩體說明在民間擁有巨大的聲望。在內戰時期台米羊·別德納站在紅軍的隊伍裏，以非常的精力和氣質進行鼓動啓蒙工作，鼓勵紅軍戰士們跟外國干涉者與白衛軍們作鬥爭。

俄羅斯民間詩歌優良傳統的承繼者，清晰和準確短詩的大匠，民間言辭出色的專家，台米羊·別德納成為最受人愛戴的蘇維埃詩人之一。千百萬蘇維埃人們知道並且喜愛他的短詩，歌詠他的歌曲。



維克的出版工作緊密地聯繫着。從一九一〇年起在『星報』(“Звезда”)和『真理報』(“Правда”)所刊載的台米羊·別德納的詩篇，寓言和小品文裏就顯露了他那政論詩人，工人階級熱烈的煽動者，辛辣的，針貶的諷刺

在蘇聯社會主義改革的時期裏台米羊·別德納以最優秀的作品對勞動的偉績作最熱情的號召。

在偉大衛國戰爭的日子裏台米羊·別德納的戰鬥詩句在『真理報』和其他中央報紙上發着激勵和號召的呼聲。他爲宣傳畫所寫的說明詩浸透着深深的愛國的感情，對敵人的憎恨，對蘇聯人民勝利和他們的事業是正義的不可粉碎的信心：

『我們會打敗敵人。我以千古不朽的信心相信我的人民。』他在一九四一年艱苦的日子裏寫道。

台米羊·別德納在自己光榮的戰鬥路程上創造了許多傑出的作品。蘇聯政府曾以紅旗勳章和列寧勳章獎給他，很看重詩人對人民的功績。

台米羊·別德納的短詩，長詩和歌曲將長存於民間。對於傑出的革命詩人的記憶將永存於人民的心中。

## 特 烈 涅 夫

(Константин Андреевич Тренев)

出衆的蘇維埃作家康斯坦丁·安特烈葉維奇·特烈涅夫死了。

作爲一個小說家——刊登在高爾基的『約言』(“Заветы”)『俄羅斯富藏』(“Р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тво”)，『大眾雜誌』(“Журнал для всех”)以及其他出版物和後來在一九一四年所出版的單行本的許多小說的作者，——的特烈涅夫的文學活動開始於一八九八年。

高爾基對特烈涅夫的作品估價極高，會同他保持多年的文學上的和私人的友誼。

特烈涅夫的文學天稟在蘇維埃政權時代充分地顯露了出來。

特烈涅夫擁有一個劇作家的廣泛的聲名。他的劇本『劉波芙·雅洛娃雅』(“Любовь Яровая”)在蘇維埃的戲劇文學裏乃是新的語言。它在蘇聯各處的劇場演出並在過去的差不多二十年中擁有觀衆始終不變的愛好。

特烈涅夫的其他劇本——『普格喬之變亂』(“Пугачевщина”)，『聶瓦岸上』(“На берегу Невы”)，『中學生』(“Гимназисты”)——曾在蘇聯最優秀劇場的舞台上成功地上演過。

特烈涅夫的戲劇作品是以詩意出衆的，它們是用優美的俄羅斯語言寫成的。

特烈涅夫總是頑強而沉思地在文字上用功夫，他號召青年文學家們對文字作執拗的工作。

特烈涅夫把許多精力和注意奉獻給社會工作。他曾爲蘇聯作家協會的主要會員，莫斯科蘇維埃代表，在過去數年中他領導蘇聯作家協會劇作組及莫斯科職業劇作家委員會。

他以親切的，高爾基式的態度對待青年作家，並以自己創作上的忠告幫助許多開始從事文學的工作者。

政府對特烈涅夫的文學活動評價極高：他曾獲勞動紅旗勳章與「榮譽章」。

一九四一年他因劇本『劉波芙·亞洛娃』而獲史大林獎金。

直至最後的幾日特烈涅夫仍未會放棄文學工作。在偉大衛國戰爭的幾年裏，他寫了一部關於卓越的俄羅斯司令官庫杜淑夫的劇本『統帥』（“Полководец”）。

特烈涅夫的死是蘇維埃文學的重大損失。

特烈涅夫對祖國的愛，他對自己與對同志們的嚴格，他對人民的責任感，他那對蘇維埃文學發展的不倦的關心將永遠留在他的朋友們以及全體蘇維埃文學工作者的記憶裏，作爲對自己人民作真實服務的傑出例子。

## 魏 列 薩 耶 夫

〔 Викентий Викентьевич Вересаев (Смидович) 〕

蘇維埃著名作家維凱基·維凱基也維赤·魏列薩耶夫（史密陀維赤）在生命的第七十九年上逝世了。

魏列薩耶夫以一八六七年出生於都拉（Тула）一個醫生的家庭裏。維凱基·維凱基也維赤於一八八五年開始文學活動。還在上世紀的九十年代他就以自己才華地與鮮明地反映俄羅斯社會前進階層的情緒的作品『無路』，『疫病』獲得廣大的聲望。

作爲進步俄羅斯智識份子傑出的代表，魏列薩耶夫在自己全部光榮



的路程上以藝術家和政論家正義的字句對激動廣泛勞動階層的社會政治問題作熱烈的呼應。

作為學識淵博的人，醫生和教育上的文獻學者，維凱基·維凱基也維赤創作了許多真正吸引無數讀者的注意和生動的興趣的名貴作品。他的作品『醫師手記』(“Записки врача”)，『在轉變中』(“На повороте”)，『戰爭中』(“На войне”)，『向生命』(“К жизни”)勇敢地，真誠地，尖銳地提出了真確的實際問題。作家本身的豐富經驗，崇高的原則性，炯眼的觀察供給這位

出色的文字巨匠的作品以可靠的和生氣勃勃的巨大力量。

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魏列薩耶夫發表大批作品，在這些作品裏反映着蘇聯實際情形的新面目。魏列薩耶夫在自己的小說『絕路』(“В тупике”)顯示舊俄智識份子的階級分化，並以極大的同情描繪內戰時代共產主義智識份子的形象。他的小說『伊聖卡』(“Исанка”)是獻給蘇聯青年的。

魏列薩耶夫以優秀的語言寫成的，以確當和正確的性質而顯得特出的藝術作品乃是數十年來俄羅斯社會生活的編年史。

魏列薩耶夫在文藝學與藝術翻譯的部門上會作過不可抹煞的和有成效的工作。他那獻給普希金和戈果理的大著述，他那關於托爾斯泰和陀思托也夫斯基的著作是四海聞名的。他曾發表許多古希臘詩人作品的藝術翻譯。魏列薩耶夫在晚年順利地進行『伊里亞特』與『奧德賽』新譯本的工作。

蘇聯政府對魏列薩耶夫的功績估價極高，爲了多年來出色的文學活動會獎給他勞動紅旗勳章，發給他史大林獎金。

關於維凱基·維凱基也維赤，傑出的作家和人物的紀念將永存於我們的心裏。他的一生將是一個藝術家爲勞動者的事業作忘我服務的例子。

(波 人譯)

## 作者介紹

**葉密良諾娃** (Н. Емельянова) 這位女作家是不久以前，印行她的中篇小說『外科醫生』後才聞名的。她寫過很多短篇，我們在上期本誌中曾登過她的短篇『乾釘子』。

**鐵霍諾夫** (Николай Тихонов, 1896 年生) 他是在革命和內戰之後帶着兩本小小的詩集『遊牧羣』(“ Орда ”) 和『緯素』(“ Брага ”) 走進俄羅斯詩壇的，這位青年詩人在這兩本詩集裏反映出流血戰爭(對德國人的戰爭和內戰)的金鑿鐵音，他本人就是這戰爭的參加者。他描畫出新的人物，有意志有行動的人物，他們像破城槌似的穿過了時代的颶風。

鐵霍諾夫和他的人民一起通過戰爭和鬥爭的一切試煉。作為一個各方面有教養的人，軍事學和戰爭史問題上的大博學者，熱烈的政論家，他在現行的同德國法西斯蒂進行的衛國戰爭開始的時候，就馬上變成了前綫報紙編輯室裏的同人。和數百萬的列寧格勒居民一起，鐵霍諾夫通過了英勇的列寧格勒的試煉的隊列。從那裏向整個蘇維埃國家傳來了詩人的剛勇的聲音，那邊他寫了一首關於列寧格勒人的剛勇和忠誠的著名長詩——『基洛夫和我們同在』(“ Киров с нами ”)。在衛國戰爭時期中，詩人出版了很多詩集和短篇小說集。他受有史大林獎金的得獎者的稱號。去年他被選為蘇維埃作者協會的主席。

鐵霍諾夫的最後一本集子為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列寧格勒的故事』。其中輯入作家居住在被圍的列寧格勒時所寫的短篇。

**愛倫堡**（Илья Эренбург, 1891年生）伊里亞·愛倫堡是著名的蘇聯作家和政論家，他的名字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他是無數長篇小說的作者，其中最著名者為：『胡里奧·胡倫尼托和他的學生的歷險』，『尼古拉·庫爾勃夫的生和死』，『讓娜·聶伊的愛』，『十三根煙筒』和『夢的製造廠』。

伊里亞·愛倫堡作品中最完善的乃是『巴黎的淪陷』，其中他描繪出一九三九年法蘭西的悲劇。熟知那他住過多年的法蘭西的生活，作為德國法西斯蒂佔領法蘭西的目擊者，作家提供了法蘭西悲劇的實在圖畫，描出了背叛法蘭西的社會與政治界人士的幕後一面——這些叛徒們的罪行現在顯露在戰爭縱火者的法庭上。爲了這一華麗的小說愛倫堡獲得了一九四二年的史大林獎金。

愛倫堡還寫了許多關於共和西班牙的文章，他是莫斯科學報的特約記者資格觀察着這個西班牙同法西斯反動勢力的鬥爭的。

在蘇維埃人民作衛國戰爭的時期中，愛倫堡寫了很多如火如荼的政論文章，發表在莫斯科學報章和國外報章上。好些這些論文是收集在『戰爭』一書裏。

**梭羅維姚夫**（Леонид Соловьев）年青蘇聯作家。在七次世界大戰時他寫了兩個以單行本出版的中篇：『黑海海軍』和『伊凡·尼古林——俄羅斯水兵』。他也寫了不少主要是獻給水手生活的短篇。

**馬爾沙克**（С. Маршак, 1887年生）著名蘇聯詩人，特別以替兒童寫的詩和小品文而聲名遠振。最近幾年來他出版了很多詩集。

**蘇爾柯夫**（Алексей Сурков）比較起來是一個年青的詩人。他是很多流行歌曲的作者。在最近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寫了很多詩篇，出了七個集子。他的詩在蘇維埃人民中間獲得了廣大的聲譽。這些詩的大部分都收集在一九四四年出的『憤怒的心之歌』中。



# 目 錄

(第十五期 一九四五年七—八月號)

## ~~~~ 小 說 ~~~~

- 葉密良諾娃 外科醫生..... ( 蔘 譯 )..... 3  
鐵霍諾夫 手..... ( 奚 溪譯 ).....92  
愛倫堡 幸福..... ( 奚 溪譯 ).....95  
梭羅維姚夫 西伐斯托波爾石頭..... ( 嚴 洪譯 )... 101

## ~~~~ 詩 歌 ~~~~

- 馬爾沙克 屈服的柏林..... ( 凌 譯 )... 123  
蘇爾柯夫 勝利的日子..... ( 陵 譯 )... 125

## ~~~~ 藝 術 ~~~~

- 包固拉斯基 俄羅斯民歌..... ( 波 人譯 )... 127  
馬爾蒂諾夫 西傑爾尼柯夫  
阿爾巴托夫 俄羅斯藝術的節日..... ( 烈 譯 )... 132  
傑爾薩文教授 列寧格勒的舞劇..... ( 烈 譯 )... 138

## ~~~~ 評 介 ~~~~

- 卡拉干諾夫 蘇聯文化在國外..... ( 烈 譯 )... 141  
巴夫連柯 和作者的討論..... ( 榆 青譯 )... 147

紀念最近逝世之蘇聯作家…… (波 人譯) …… 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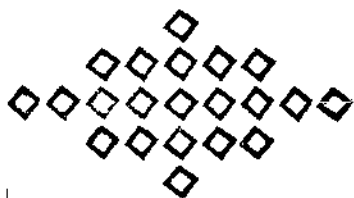
台米羊·別德納

特烈涅夫

魏列薩耶夫

作者介紹…… (編 者) …… 155

插圖：勝利旗幟飄揚於柏林德國國會大廈的上空 30—31；  
德國無條件投降簽字80—81；特列季雅可夫美術館  
揭幕與莫斯科一合唱隊130—131；舞劇『胡桃夾子』  
之一景140—141。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 15

蘇 聯 文 藝

第 十 五 期

★ 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出 版 ★

編 輯 者 施 維 卓 夫

發 行 者 蘇 商 時 代 書 報 出 版 社

上 海 斜 橋 弄 六 十 號

前 第 一 區 公 署 警 務 處 登 記 證 C 字 一 一 一 〇 號

每 冊 定 價 元 \$ 5 0 0 0 \$

#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Н. И. Швецова

№ 15, Шанхай

Июль 1945 г.

## ПРОЗА

Н. Емельянова	— Хирург	3
Николай Тихонов	— Руки	92
Илья Эренбург	— Счастье	95
Леонид Соловьев	— Севастопольский камень	101

## СТИХИ

С. Маршак	— Поверженный Берлин	123
Алексей Сурков	— День торжества	125

## ИСКУССТВО

Проф. С.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 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песня	127
И. Мартынов, В. Сидельников		
М. Алпатов	— Праздник русск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к открытию Третьяковской гал- лерей)	132
Проф. К. Державин	— 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балет	138

## КРИТИКА и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А. Караганов	— Совет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за рубежом	141
П. Павленко	— Спор с автором (о «Хирурге» Емельяновой)	147
На смерть Демьяна Бедного, К.А. Тренева и В.В. Вересаева		151
КОРОТКО ОБ АВТОРАХ		155

НА ОТДЕЛЬНЫХ ЛИСТА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нимки: Флаг победы над зданием немецкого рейхстага в Берлине — стр. 30-31, подписание акта о безоговорочной капитуляции Германии — стр. 80-81; Фото: на открытии Третьяковской галлерей и один из лучших хоров в Москве — стр. 130-131; сцена из балета «Щелкунчик» — стр. 140-141.

